



当代西方经济学经典译丛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和约

的经济后果

◎[英]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 著    ◎张 军 贾晓屹 / 译

华夏出版社



## 由戴维·费利克斯最新作序

该书推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问世……是研究凯恩斯经济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使我国经济学界更有条件深入研究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两次大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进程。

——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 范家骧

本书是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的最重要的经济学文献。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这是一本伟大的书……凯恩斯以渊博的学识、准确的判断以及对经济事件最终原因的独到见解写作了本书……本书风格铿锵有力，妙语连珠，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其中的尖刻嘲讽透露出凯恩斯在道义上的愤慨。

——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 哈罗德·拉斯基

### 关于本书

1919年，凯恩斯参加了巴黎和会，身份是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和首相劳合·乔治的顾问。他曾试图减少协约国对德国的巨额赔款要求，遭到失败后辞职并撰写了本书。书中，凯恩斯对《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及世界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杰出的、预言性的分析，对劳合·乔治、乔治·克雷蒙梭、伍德罗·威尔逊作了细致深刻的描绘，因此，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本政治经济学巨著，它把人们对经济学的认知和接受程度提高到了一个更新和更高的水平。

### 关于作者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其一生对经济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一度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和“战后繁荣之父”。他的主要著作有《和约的经济后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货币论》、《货币改革论》等。

戴维·费利克斯是纽约城市大学的历史学名誉退休教授，他的著作包括《凯恩斯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批判的人生》。

(上架建议：经济)

ISBN 978-7-5080-4528-3



9 787508 045283 >

定价：28.00 元

当代西方经济学经典译丛

# 和约的经济后果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英]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 著   ◎张 军 贾晓屹 / 译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约的经济后果/(英)凯恩斯著;张军、贾晓屹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1

(当代西方经济学经典译丛)

ISBN 978-7-5080-4528-3

I. 和… II. ①凯… ②张… ③贾… III. 凡尔赛条约(1919) — 影响 — 经济 — 研究 — 欧洲 IV. D819 F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3031 号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by John Maynard Keynes.

Copyright © 2003 b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20 by Harcourt, Brace and How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35 Berrue Circle, Piscataway, New Jersey 08854.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英文版由 Transaction publishers 于 2003 出版。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 Transaction publishers 授予华夏出版社,版权为华夏出版社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7-1259

## 和约的经济后果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著

张 军 贾晓屹 译

策 划: 陈小兰

版权策划: 吕 娜

责任编辑: 罗 云

出 版: 华夏出版社(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70×970 1/16 开

印 张: 14.25

字 数: 148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新版序言： 凯恩斯主义的后果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卓越的才能和伟大的预言揭开了有关巴黎和会及其决议的大辩论的序幕：“我们中间几乎没有人明确认识到西欧最近半个世纪所赖以生存的经济组织具有极其不寻常的、不稳定的、复杂的、不可靠的、临时的性质。”凯恩斯继续说：“在这一毫不稳固甚至是错误的基础上，我们不切实际地追求社会的进步，粉饰我们的政治纲领，继续我们的仇恨和野心……”凯恩斯这样描述巴黎和会的情景：“巴黎是一个梦魇……意义重大的决策混合着不切实际的成分，轻率、盲目、傲慢、混乱的叫嚣声四起——古典悲剧中所包含的一切要素都具备了。”

对我们而言，这只是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但是，凯恩斯不仅仅是一位经济学家，他还是一位社会和政治哲学家、一位善于演讲的心理学家、一位广泛参与社会实践并有深刻见解的

## 2 和约的经济后果

用诗一样的文字来描述他的经济学，字里行间暗示着为什么他能取得伟大成就。他运用自己的非凡才能，将看似互不相关的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得出远比这些因素的简单加总更伟大的成果。他成为了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甚至更伟大的人。

从1919年6月底到10月中旬，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凯恩斯写作了本书，时年36岁。当然，他当时手里有已经收集好的统计数据以及在6月上旬辞职前所写的一些极富说服力的备忘录。在6月5日他的生日以前，他作为巴黎和会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为英国政府服务。这一天，巴黎和会的决定——特别是德国将承担巨额赔款的决定——令他大为震惊，他写信给首相戴维·劳合·乔治：“我要逃离这场恶梦。我在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他不再抱有希望，“您能找到一条道路，使‘和平’条约成为一个对各方有利的文件……战争失败了”。他以一种稍带乐观的精神写下了这本书，希望能够纠正——或者至少可以缓和——这些毁灭性的错误，使其不像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严重。

IX 虽然凯恩斯已经辞去了财政部首席秘书的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助理秘书，仅次于常任秘书），但是，他的辞职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一种损失。事实上，作为一个掌管17名雇员的官员，凯恩斯的职责是向英国的盟国提供资金。凯恩斯当时的表现让一位英国史学家认为他是“临时的天才人民公仆”。然而，当美国加入战争并缓解了英国的战争财政支出时，这一功能就消失了。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凯恩斯唯一能做的就是查看美国对英国到底能慷慨到什么程度。在和会上，自从劳合·乔治在

制定关于重要政治问题的条约时把财政部排除在外后，凯恩斯的职位虽然引人注目，但是却没有实权了。当劳合·乔治所制定的政策在任何一位经济学家看来都违反了基本的经济学常识的时候，凯恩斯对此却无能为力，只能旁观。一个执行令人生厌的决定的未来，带来的不仅有私人的厌恶，还有专业上的平庸，而一个离开政府的未来则意味着心安和各种回报。凯恩斯可以回到他在母校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基地，从1909年1月19日起，凯恩斯就是国王学院里一位广受欢迎的经济学讲师。从1911年10月起，在他28岁那年，他成为《经济学杂志》这一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的权威经济学杂志的编辑（在战争期间，财政部慷慨地允许他可以每周从事一天编辑工作）。在其他行政职位上，他是第二掌管财务者，现在，他成了国王学院的第一掌管财务者，也是学院财务重大扩张的推动者。他还日益成为成功的私人投资者，在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上屡屡得手，并多次以此来补偿在商品市场上更加冒险的投资。在20世纪30年代，他转战华尔街，并赌美国经济将会复苏，结果他赌赢了，从而变得非常富有。同时，他获得的机会远远超出了他那强制性的工作环境所能接受的范围，但是他还是加入了两家保险公司，并管理它们的投资组合。他成为其中一家的主席，同时也是另外一家的董事。当然，他也投入到更多著作的写作当中。

本书尽管与当时的精神相悖，但仍然是凯恩斯职业生涯中另外一个巨大的进步。和会的决议与仍然极为仇视德国侵略者的协约国舆论保持一致，凯恩斯对此决议一直持抗议态度。本书自身已经开始逆转仇视德国的舆论，首先是在美国——尽管



#### 4 和约的经济后果

仅仅是部分逆转——其次是在英国，但是从来没有在法国取得效果。凯恩斯写信给一位法国经济学家说：“我不愿意欧洲国家之间的血海深仇继续下去。”如果本书弹奏出了不和谐的音符，那么就会被众多的人听到，这将是巨大的成功。本书被翻译成12种语言，在6个月内就卖出了10万本，这确立了凯恩斯对政府的巨大影响力。

经济学在当时是一门新的、仅仅被半承认的社会科学，本书使经济学的地位提高了，更被人们所承认和接受。直到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会影响经济的、随机地导致经济繁荣和萧条的政治决定和政策决定，在制定时都完全没有考虑经济和各行业的从业者。尽管争议很大，但即使是那些拒绝接受本书主张和事实的人，也对本书非常重视，开始经常有人向经济学家咨询。凯恩斯本人也积极推动提供给政府的经济建议的制度化。因此，在1930年，他建议成立一个顾问机构，该机构将成为内阁办公室的经济部门，他自己也会在其中任职。

XII 对凯恩斯同样重要的是，本书为他赢得了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里那些和平主义者和拒服兵役的朋友们的原谅——他们鄙视凯恩斯在战争期间为政府工作，这些朋友包括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伦纳德·伍尔夫夫妇、E. M. 福斯特和利顿·斯特雷奇，画家瓦内萨·贝尔（弗吉尼亚的姐姐），凯恩斯的前情人（现在是瓦内萨的情人）邓肯·格兰特，著名的馆长和艺术讲师罗杰·弗莱。战争期间，喜欢无情地讽刺别人的斯特雷奇就曾严厉批评凯恩斯“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了最大的屠杀”。现在，斯特雷奇宣读着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的宽恕：“最亲爱的梅纳德，你

的书今天收到了，我一口气就把它看完了。”还说书中的论证“极具决定性，极度令人恐惧”。谈及政策制定者，斯特雷奇准确地预言这本书将对他们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不幸的人们努力要去做做的就是抛弃他们过去的行为。”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凯恩斯的论证都是无可辩驳的。英国政府私下里发动它们低迷的商业企业和二流的评论家攻击凯恩斯，说他偏袒德国。后来的一篇驳论于1946年以《凯恩斯先生的迦太基式和平或经济后果》为名出版，由于当时的氛围、作者的勇敢和邮政纳粹逆流，这本书得到了远超出其应得的关注，其作者是小艾蒂尼·曼托，一位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的儿子。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写成此书，在战争的最后几天，他死于自由法国的军事行动中。通过模糊的抽象概念，这位年轻人论证说，德国战后赔偿金的转移支付是可以完成的，就像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进行的大规模转移支付那样。但是美国有钱（和丰富的资源），而德国没有，这就好像推论尼亚加拉瀑布可以像它下落那样很容易地逆流而上。除了这些公开的挑剔以外，凯恩斯的书远远超过了单纯的债务赔款问题，它是关于欧洲甚至世界文明的书籍。

XIII

凯恩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兴起非常敏感，他认为，脆弱的欧洲体系正处于西欧迅速发展的各种运动的威胁之下。“战争揭示了所有事物消耗的可能性……劳动者阶级不愿意再这样忍受下去”，这将导致资本家的财富被没收。尽管凯恩斯同情工人，但是他对“俄国残忍嗜杀的贤哲”无半点喜爱，他还告诫大家警惕通货膨胀的威胁，不久，通货膨胀果然肆虐整个欧洲。“没有

## 6 和约的经济后果

XIV 比放任货币更精明、更确定的推翻现有社会基础的方式了。”在从一个接受自由竞争精神的新古典主义者向半社会主义者——以他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这本巨著为代表——转变的过程中，《和约的经济后果》捕捉到了凯恩斯精神世界的一个静止画面。

热血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抓住了和会的关键所在。提到和会的领导者（包括无能的意大利总理维托利奥·奥兰多、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以及可以理解的无情的法国总统乔治·克雷蒙梭）时，凯恩斯批评道：“明显的事实是，在四大巨头的眼里，诸如饥饿和分裂等欧洲最根本的经济问题丝毫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进一步详述道：“战后赔款是他们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议题，而他们把它作为一个神学问题、政治议题、选举手段来解决，他们从各种角度来看待这一议题，但是恰恰漏掉了他们所掌握的各国的经济未来这一角度。”当然，凯恩斯也产生了专业性的偏见。毕竟，表现出愿意为零星的国土和仇恨而牺牲任何生活标准和生命这一愿望的是普通公民，而不仅仅是他们的领导人。有时候，凯恩斯对赤裸裸的现实有些矫枉过正了。

XV 所有问题的核心都是战后赔款。德国动摇了欧洲体系并因此导致了战争，被判承担全部罪责及所有战争费用。虽然德国负有战争罪责，但是由于战争费用过于巨大而且德国资源有限，协约国领导人无法明确列出对德国的惩罚。他们把这个问题留给了临时成立的赔款委员会，由此带来的最终赔款数字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更严重的经济低迷。然而，凯恩斯正确地解读了种



种迹象，预测出了赔款总数或者说是需要的赔款总数，并宣称这一总数大得令人难以置信。1921年，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裁减计划后，委员会要求德国支付330亿美元，这一数字是德国国民收入的4倍。在最终的正式文件里，其中的215亿美元被定义为免息债务部分，在最重要的125亿美元赔款后面支付。当委员会认识到要求支付330亿美元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后，它把215亿美元的债务免除了。所宣称的庞大赔款数额只是对协约国尤其是法国舆论的一种抚慰。虽然125亿美元远远少于初始的数字，但仍然不是德国所能赔付得起的。“我敢大胆地预言，复仇的情绪将不会被平息。”凯恩斯预言道。他继续谈到，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出现——后两者正在形成——合在一起导致了“保守力量和拼命挣扎的革命力量之间的最终战争，在这场战争面前，最近的德国战争的恐怖就显得不值一提了，而且不论最终的胜利者是谁，这场战争都会摧毁我们这一代的文明和进步”。

在这种环境下，德国不可能也不会支付125亿美元的赔款，因为在账目上这是不可能的。的确，德国1921年支付的分期赔款是固定的，大约是其国民收入的10%，对德国来说没有太大的困难，并没有超出它的能力。然而，协约国不会允许德国赚到这笔钱，因为德国必须通过与它主要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盈余来积累赔款，而这些国家不会允许德国有这些盈余，因为这对它们来说就意味着贸易赤字，从而会引起破产和失业。直接的后果就是加深了德国的贫穷和暴力——希特勒作为赔款的抗议者获得了早期的名声。间接的后果包括以1924年的道斯计

## 8 和约的经济后果

划为标志的协约国政策的变化，这一计划授权德国暂缓赔款并向德国提供贷款。1924 ~ 1931 年，在这个由美国倡议的计划的虚假保证下，德国可以从私人投资者——其中很多都是德国的敌对国的投资者——手里以两倍于普通利息的代价借到钱，以此获得偿还赔款的能力。这是一个政府版的庞氏骗局。于是，  
XVII 在更长的时期内，在 1931 年，由于胡佛延缓偿付的合理化，赔款停止了，问题消失了。世界深陷于大萧条之中，并逐渐步入凯恩斯曾经诅咒的和平协定所导致的战争。

当时形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的行动。正是协约国拖欠美国的 110 亿美元战争债务使得赔款问题如此的严重和致命，因为美国固执地坚持要求用现金赔付。由于战争的破坏，就像德国无力偿付战争赔款一样，协约国也无力偿还欠美国的债务。但是，作为战胜国，它们至少可以在形式上和军事上来实施它们的决议。非常明显，法国在政治上也试图努力削弱德国的实力。所有这些经济和政治因素导致了 1923 年对鲁尔区的占领和德国的恶性通货膨胀，后者被道斯计划所中止。正像凯恩斯所说的，正是战争债务使得战争赔款问题成为如此严峻的现实。他只能辩称：“欧洲如果想渡过难关，需要美国的宽宏大量，同时，欧洲自己也必须做到宽宏大量。”然而，无论欧洲还是美国，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宽宏大量。

考虑到英国经济的弱点，美国在和会中的行动的重要性远  
XVIII 甚于凯恩斯所愿意承认的。当时，美国除了拥有巨大的黄金储备外，其工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总产值的 40% ~ 45%，相比而言，英国占 10.5%，法国占 8%，德国占 11%。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在苏联的威胁和以前错误的教训下，美国非常明智地通过马歇尔计划给予欧洲无偿的援助。1919年，出乎美国人民意料的是，他们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伍德罗·威尔逊没有能够领导美国加入他自己首先倡议的国际联盟这一事件上。美国囿于国家利益而不愿意承担欧洲战争的费用，抽身于其国际责任之外。1922年1月31日，美国国会建立了世界大战外债委员会，以确保执行机构抓紧外债的赔款工作。几周以后，《纽约时报》伦敦版作出评论：“欧洲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视野之外。”不能期望美国的农场主能够理解一个“其不满和争吵在他们看来只是遥远世界奇怪的低语的欧洲”。为了自我保护，协约国只能反复强调它们对战争赔款的要求。

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巧妙地准备了1913年这个战前最后一个和平年份的德国进出口数据，以表明德国的形势。他列举了 XIX  
“谷物等（包括黑麦、燕麦、小麦、啤酒花）”，以及天然锌、瓷器、棉花和润滑油，“书籍、地图、乐谱……钢琴、风琴和各种零件……氯化钾……电器商品（安装、机械、灯具、电缆）”，并从中推论出“德国所能赔付的最大数额”是100亿美元。这是1921所作的对实际赔款要求的最好预测。他更加准确地补充道：“在任何现实环境下，我不相信德国能支付那么多。”

卓越的经济论证能够说服读者，但是作为一个政治评论家（1923年，凯恩斯还成为自由主义观点报刊《国家》的一个活跃的、流行的作家主席），凯恩斯不可避免地用布卢姆斯伯里风格来写作本书。与舆论一致的仇恨相左，他坚持把和会看做“人类意志和欲望的复杂斗争……集中于四人”，使他们成为



## 10 和约的经济后果

“人类的缩影”（事实上，他们的国家迟早都会抛弃这四个领导人）。伍尔德·威尔逊是一个“又聋又哑的堂吉诃德先生……他没有计划，没有方案，没有建设性意见，从而使他从白宫发布的命令无法符合现实情况。他可以为这些事情发表布道似的演说……”他对所处的环境反应迟钝，“在面对像劳合·乔治先生那样从不会犯错误、像传媒业者一样对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很敏感的人的时候，威尔逊还能有半点机会么……”但是在宏伟的历史巨变中，劳合·乔治处于弱势，而伍尔德·威尔逊像凯恩斯一样，代表着即将到来的时代的理想。

本书最弱的部分是第7章。如同德国一样，凯恩斯一直在为不可能的事情作斗争。实际上，他在写作这章之前就生活在该章所描述的环境中，但他拒绝让这段经历来指导他的行为。1919年4月17日，他兴奋地从伦敦写信给他的母亲：“直到今天内阁通过一项复原欧洲的宏伟计划，我一直呆在这里。”当然，内阁并没有通过这个计划。劳合·乔治直到那时才开始器重凯恩斯，他聪明地认识到，战争赔款和经济形势被扰乱了，因此拼命抓住凯恩斯这有着一线希望的备忘录。无疑，劳合·乔治没有希望实现凯恩斯的那些理想，但是他可以用它们来平衡法国对战争赔款的极端需求。就像人们很快所熟知的那样，凯恩斯的计划固执地假定美国将会放宽协约国拖欠它的战争债务，并以此为担保使德国可以发行国债来支付其不可能偿付得起的战争赔款。削减协约国的战争债务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而美国也并没有为如何拒绝这种债务削减而烦恼，威尔逊总统指出，美国国会将不会为德国的国债提供担保，而这种担保对于使德

国国债合法化是必不可少的。事实就是如此。

第7章一再建议“呼吁美国的慷慨……完全免除协约国的战争债务……”同时还需要10亿美元的国际贷款以及由穷困的欧洲和吝啬的美国所提供的同样数额的担保基金。凯恩斯还建议德国和俄国加强联系，这样不但能稳定两国的形势，而且可以向欧洲提供俄国的小麦。但是德国走上了一条疯狂的道路：1922年，德国和苏联签订了《拉巴洛条约》，这一互助条约的签订让法国震惊，让英国愤怒；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作好了准备；德国资助后共产主义的苏联。凯恩斯的想法在1919年看来完全是异想天开，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凯恩斯拥有天才的洞察力。

即使欧洲能恢复得比凯恩斯所预料的更快一些，凯恩斯对“复仇”这一深层经济问题的看法仍然是正确的。战后恢复和虚假基础上的繁荣所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国际经济仍然被战争赔款和债务严重扭曲。由于其高关税政策，美国在1920~1929年获得了106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再加上30亿美元的战争债务偿还（最初需要110亿美元），从而聚敛了巨额货币财富。这种行为后果就是强化了欧洲经济的弱点和美国证券市场的泡沫。1929年10月24日，美国证券市场的崩溃打击了美国的经济（其农业正在经历萧条），也拖累了本就脆弱不堪的欧洲和世界经济，从而引发了大萧条。

凯恩斯的能力在本书中开始展露，同时在写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前的这段时期内逐渐显现，当时强烈需要能够改正巨大经济缺陷的政策，这一动力使得凯恩斯终于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给出了这些政策的必要理论根据。

## 12 和约的经济后果

人们可以不同意理论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没有人——确切地说是没有经济学家——对其进行过验证，但是它所传递的信息的确是令人兴奋和有效的。不同于消极地让经济规律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教条自行发挥作用，凯恩斯建议采取扩张性政策来抵消萧条所产生的通货紧缩，在新的环境下，灵活地采用相反的措施来对付通货膨胀。这意味着凯恩斯发现了一条政府行为影响经济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政治上具有决定性意义。这在政府领导和自身利益指导下的私人行为动机之间产生了新的平衡，称之为半社会主义或准自由的企业。凯恩斯的新理论把政治溶入了他的理论体系，其要点是减少失业、鼓励消费和生产性投资。它的确发挥了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和马克思把世界在他俩之间进行了划分。苏联以掌握了自身经济命运自诩。凯恩斯的经济学为西方社会的道德和领导能力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大萧条严重动摇了人们对自由企业经济的信心，而凯恩斯的新经济学理论帮助修复了这种信心。在凯恩斯主义中，政府性计划是为了阻止高失业率、高消费和生产下降的循环，而苏联的经济安全却变成了导致经济瘫痪的关节点。在更长期的竞争中，我们知道到底谁将会胜出。

戴维·费利克斯



## 推荐序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凯恩斯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了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在商讨签订《凡尔赛和约》时，他对该和约中十分苛刻的经济条款作了深入分析，并预见到其不利后果，为此，他创作了《和约的经济后果》，这是他早期的一本重要著作。该书出版后广为流传，并有各种文字的译本问世。凯恩斯因此成为“世界性人物”，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当时经过四年多的大战，不论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战败国，还是以英法为代表的战胜国，均遭战火摧残，人员伤亡惨重，财产严重受损。在巴黎和会上，战胜国没有意识到当务之急应是着手欧洲经济的重建工作，而是拘泥于传统惯例，将战败国德国的战争赔款作为和会的中心经济议题。为了惩罚德国，英法等国向德国索取巨额赔款。此外，为了防止德国东山再起，

## 14 和约的经济后果

它们企图从外贸、金融、资源、国土等方面限制德国的恢复与发展。

赔款是巴黎和会的核心经济议题，自然也是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进行分析的重点章节。他以翔实的数据论证了德国能够支付的最大赔款数额为 100 亿美元，而赔款委员会 1921 年确定的最终赔款金额却高达 330 亿美元，是德国国民收入的两倍多。凯恩斯认为，这项巨额赔款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虽然短时间内德国可以部分矿产和物资作为赔偿，但从长远来说是要依靠加大出口、实现顺差、取得外汇或黄金来进行赔偿。加大出口直接损害了英法等国的经济利益，因而受到了重重限制，终于在 1922 年岁末由于德国无力偿还赔款而不了了之。这是，由于赔款的压力，马克剧烈贬值，德国出现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德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早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凯恩斯就看到，以巨额赔款和压制德国重建与发展的做法非常危险，它会增加德国人民的仇恨。在书中，他写道，“我敢大胆地预言，复仇将不会被平息”，它会导致“保守力量和拼命挣扎的革命力量之间的最终战争，在这场战争面前，最近的德国战争的恐怖就显得不值一提了，而且不论最终的胜利者是谁，这场战争都会摧毁我们这一代的文明和进步”。凯恩斯不幸而言中了。《凡尔赛和约》的不当处置可以说埋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根。

凯恩斯在其《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对《凡尔赛和约》的缺陷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补救办法，如修改《凡尔赛和约》的有关条款、解决各国之间的债务、进行国际贷款、改

善与俄国的关系等。由于《凡尔赛和约》已是既成事实，以后的经济进展和国际事态的演变证明凯恩斯的论点是正确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国尤其是西德的经济迅速恢复和长足发展大致上是受到《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的论点的推动。因此，该书是研究凯恩斯经济思想的一部重要著作。本书中已经表露出的凯恩斯认为政府应对失业、通货膨胀、贸易失衡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思想，推动了系统论证这些思想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问世。此外，由于凯恩斯亲身经历了巴黎和会，书中对主要与会者在和会上讨论的场景等都有生动的描写，因此也具有历史参考价值。

感谢华夏出版社邀请张军先生翻译《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这使我国经济学界更有条件深入研究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两次大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进程。

范家驹

2007年12月12日

## 前 言

本书作者在战争期间临时供职于英国财政部，1919年6月7日之前一直是财政部在巴黎和会上的官方代表，也是最高经济委员会中英国财政大臣的代表。当对和约草案进行实质性修改的希望完全破灭后，他辞去了财政部的职位。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作者将论述他反对和约——更准确地说是反对和会对待欧洲经济问题的整个政策——的根据。这些根据都具有公众特性，并且基于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

J. M. 凯恩斯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

1919年11月

本 PDF 电子书制作者：

## 阿拉伯的海伦娜

爱问共享资料首页：

<http://iask.sina.com.cn/u/1644200877>

内有大量制作精美的电子书籍!!!

完全免费下载!

进入首页，点击“她的资料”，你就会进入一个令你惊叹的书的海洋!

当然，下载完了你理想的书籍以后，如果你能留言，那我将荣幸之至!



# 目 录

新版序言 1

推荐序 13

前 言 17

第1章 绪 论 1

第2章 战前欧洲 7

第3章 巴黎和会 21

第4章 条 约 41

第5章 赔 款 81

第6章 和约之后的欧洲 157

第7章 补 救 175

译后记 207

第 1 章



绪 论

## 2 和约的经济后果

- 3 具有适应环境的能力是人类的特性。我们中间几乎没有人能明确认识到，西欧最近半个世纪所赖以生存的经济组织具有极其不寻常、不稳定、复杂、不可靠以及临时性等性质。我们想当然地把我们最近拥有的一些非常特殊的暂时的有利条件看做是天然的、永久的、可靠的，并据此来制定计划。在这一毫不稳固甚至是错误的基础上，我们不切实际地追求社会的进步、粉饰我们的政治纲领、继续我们的仇恨和野心。我们甚至认为，我们手里有足够的筹码，以至于可以去加剧而不是缓和欧洲大家庭内部的文明冲突。德国人在疯狂的幻想和愚蠢的自以为是的鼓动下，彻底颠覆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然而，英法当局却冒险用这样一个和平条约去继续摧毁由德国人首先开始破坏
- 4 的欧洲秩序。这一和约一旦付诸实施，必将进一步摧毁已经被战争动摇和破坏了的脆弱的、复杂的秩序，而它原本应当重建的。仅仅凭借这样的秩序，欧洲各民族就可以各得其所、安居乐业。

在英国，生活的表象丝毫没有让我们感觉或认识到一个时代已经终结了。我们忙于恢复所丢失的以前生活的那些细枝末节，唯一的不同是我们很多人看上去比以前富裕多了。我们在战前花费数百万的地方，如今花费数亿也丝毫不感觉不到心疼。很明显，我们的经济能力还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因此，我们不仅仅期待能够重新享受 1914 年那种舒适的生活状态，甚至希望生活能够更加舒适和富足。各个阶级的人们都据此规划自己的生活，富人们花得更多存得更少，穷人们花得更多干得更少。

但是，可能只有英国（和美国）才能够这样丝毫感受不到形势的变化。欧洲大陆已经天翻地覆，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巨大的变化。这已经不仅仅是关于“生活是否过度奢侈”或者“劳工制造的麻烦”这类性质的问题了，而是关于生或死、关于生存下去或者死于饥荒的问题，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文明令人恐惧的最后挣扎。

对于一个战后六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巴黎度过的人来说，一次偶然的伦敦之行会带来不同寻常的体验。英国仍然置身于欧洲之外，欧洲大陆那无声的震撼并没有波及到它。英国是和欧洲大陆分离的，并不是欧洲血肉之躯的一部分。但是欧洲大陆上的国家本身是牢不可分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荷兰、俄罗斯、罗马尼亚和波兰的脉搏一起跳动，它们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这些国家盛衰与共，战争又让它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我们英国，虽然在战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尽管与美国比起来要少一些），但是我们在经济上是独立的，而这些国家可能会一起衰落。巴黎和会所具有的破坏性的意义就在于此。如果法国和意大利准备利用它们暂时的战胜国权利去毁掉现在已经战败投降的德国和奥匈帝国并以此来结束这场欧洲内战的话，它们自身同样会走向毁灭，因为战胜国和战败国被背后的精神和经济纽带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密不可分。无论如何，对于一个英国人来说，以协约国最高经济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参与巴黎和会必然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因为他必须以一个欧洲人的角度来关心和展望问题。

#### 4 和约的经济后果

在欧洲的神经中枢巴黎，他必须完全抛弃英国式的先入之见，  
6 并且注定要被一些其他更加可怕的幽灵所纠缠。巴黎是一个梦魇，那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病态的。灾难迫近的感觉充斥于各种无聊的场所；世人在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无助和渺小；意义重大的决策混合着不切实际的成分；轻率、盲目、傲慢、混乱的叫嚣声四起——古典悲剧中所包含的一切要素都具备了。坐在装饰得富丽堂皇的法国宫廷里，看着威尔逊和克雷蒙梭那一成不变的相貌和神情，人们不禁会问：他们非凡的面容是他们真实的面孔么？或者这只是一些奇怪的戏剧或者木偶戏的悲喜面具而已？

和会的每一项进程都同时透露出极其重要而又极其不重要的气氛。每一项决定似乎都关乎人类社会将来的命运，但是空气中却充斥着这样一种声音：这些条约都是臆想的、徒劳的、没有意义的、毫无作用的、与事件本身无关的；人们会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就像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或者哈代在《君王们》中所描述的那样，事件会朝其注定的结局行进，丝毫不受议会里那些政治家们想法的影响：

#### 岁月的精神

7 仔细观察所有眼界宽广、自我克制的人  
远离现在被魔鬼所驱使的人们  
通过内在的考虑，一无所留  
强大中包含的是报复  
软弱中包含的是无力的愤怒



### 同情的精神

为什么把意志变成如此无意义的行为

### 岁月的精神

我已经告诉汝，它无意识地工作着

就像一个人着魔般毫无判断

在巴黎，最高经济委员会的相关部门几乎每个小时都能够收到有关整个中欧和东欧的痛苦、混乱和腐败机构的各种报告。从德国财政部代表的报告和奥地利关于国力已经耗竭的无可辩驳的证据那里，我们可以得知，同盟国的处境和它们的敌人是相似的。在总统府那间炎热、干燥的房间里，四个大国用空洞无聊的阴谋来达到它们的目的，偶尔造访这个房间只能加深噩梦般的感觉罢了。虽然欧洲的问题在巴黎显得非常严重和紧迫，然而，偶尔回一次伦敦就会发现，伦敦对此却漠不关心，因为在伦敦，这些问题都非常遥远，与我们自身的麻烦相比，这些都是次要问题。伦敦知道整个巴黎乱作一团，但是这丝毫不能引起它的兴趣。在这种情况下，伦敦人看也没看就接受了和约。8

但是本书作者是受了巴黎而不是伦敦的影响而写作本书的，他虽然是英国人，但是认为自己同样是一个欧洲人。因为最近经历了太多，所以他不能对这些天进一步展开的宏大的历史性事件熟视无睹。这一历史性事件将会彻底摧毁欧洲的伟大制度，但是也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第2章



战前欧洲

## 8 和约的经济后果

9 1870 年以前，小小的欧洲大陆的不同部分都专业化地生产着自己的产品，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欧洲是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其人口也与这一状况相适应。

1870 年以后，形势发生了大规模的、空前的变化，在此后的 50 年里，欧洲的经济状况变得活跃和奇特起来。由于可以从美国得到充裕的粮食供应，人口对食物需求的压力得到了平衡，这是人类有史可查以来第一次逆转了人口与粮食之间的关系。虽然人口数量增加了，但是粮食的获取实际上却比以前更加容易。与工业一样，随着产品规模越来越大，农业的利润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随着欧洲人口的不断增长，一方面，有更多人移民到其他国家从事耕作；另一方面，在欧洲，有更多的工人可用做从事工业品和资本品生产的后备力量。这些资本品和工业品或将用于移往海外的人口建设新家，或将用于修建铁路和制造轮船，以便更加方便地将远方的粮食以及原材料运到欧洲。一直到大约 1900 年，工业上单位劳动力所产生的购买力年复一年地高于食物数量的增长。可能是在 1900 年前后，这种情况开始出现逆转，由于自然资源的约束，单位投入的产出出现递减这一规律开始重新凸显出来。但是谷物的真实生产成本上涨的趋势被其他方面的进步所平衡。其中，一件新奇的事情是，热带非洲的各类资源第一次被大规模地开发，含油种子的大规模交易使欧洲人的餐桌上增加了一种全新的、廉价的人类基本食物。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这个早期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经济上的理想之国和乌托邦里。

在这些欢乐的年代里，我们丧失了政治经济学的建立者们

所具有的那种包含深刻思想的世界观。18世纪之前，人们并不抱有虚妄的希望。18世纪后期，这种幻想开始流行起来，为了平息这些幻想，马尔萨斯揭露了一个恶魔<sup>①</sup>。在半个世纪里，所有严肃的经济学著作都对这个恶魔作出了清晰的展望。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这个恶魔被我们控制住并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现在，这个恶魔很可能又被我们重新释放了出来。

在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上，1914年8月以前的这段时期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时代！虽然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工作辛苦、生活水平很低，然而，所有迹象都表明，他们对这一分配状况相当满意。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在能力或其他方面具有过人之处的人来说，脱离这种境地而成为中产阶级或者上层社会中的一员是完全可能的，此时他们就可以享受到低廉的价格，生活方便而舒适，这种生活之愉悦远远超过其他时代那些富甲一方、权倾天下的君主。伦敦居民早上可以一边在床上喝早茶，一边用电话订购世界各地的商品，这些产品质量优异，并且会一大早就被送到顾客的家门口；同时，他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投资于世界各地的自然资源和新企业，不用费力甚至不用承担什么风险就可以获得预期的成果和收益；或者他一时高兴，或得到什么信息，就可以把他的财产托付给那个洲大都会的市民。如果他愿意，他可以立刻乘坐舒适又廉价的交通工具去任何国家或地区，并且不需要护照或是其他手续。他可以派仆人去附近银行的办公场所非常方便地获得珍贵的金属，然后就可以带着

---

<sup>①</sup> 即人口增长快于食物增长。——译者注



## 10 和约的经济后果

这些贵金属出国，即使不了解该国的宗教、语言和习俗也没有关系，并且稍被干预就会大惊小怪地认为自己受到了严重侵犯。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这种情形是正常的、自然而然的、永恒的，这种状况发展的方向只能是进一步改进，除此而外，对这一发展方向的任何偏离都是不正常的、诽谤性的、可以避免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种族与文明的冲突、垄断、贸易壁垒、排他，这些行动和政策就像是这个天堂里的毒蛇，但是对英国人而言，这些与每天刊登在报纸上的娱乐新闻没有什么区别，它们看上去对我们每天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没有任何影响，而实际上，基于它们的国际化进程已经快要完成了。

我对战前就已经存在的欧洲经济生活中一些重要的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加以阐述，将有助于理解我们强加给我们敌人的和平的性质和后果。

### I. 人 口

- 13      1870年，德国大约有4 000万人口。截至1892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5 000万；到1914年6月30日，人口增至6 800万。在战前的几年里，每年大约增长85万人，其中移民国外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小到可以忽略不计。<sup>①</sup> 迅速增长的人口只有在一国的经济结构进行广泛转型的时候才可能维持。德国从一个

---

<sup>①</sup> 1913年，从德国移往国外的移民有25 843人，其中19 124人移往美国。——原书注（除非特别说明，本书页下注均为原书注）

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变成了一台巨大的、复杂的工业机器，这台机器的平稳运行依赖于德国诸多国内外因素的平衡。只有让这台机器开足马力不停地工作才能在国内为其不断增长的人口创造就业岗位，才能使它们有能力从国外购买维持其生计的物品。德国这台巨大的机器就像一个陀螺，只有旋转得越来越快才能维持平衡。

在奥匈帝国，人口从1890年的大约4 000万增长到战争爆发时的至少5 000万，与德国的趋势相同，但是程度较轻。每一年新出生的人口比死亡的人口多50万，然而，其中每年有大约25万人移往国外。

为了理解当前的状况，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了解德国制度的发展已经将中欧变成了一个多么不同寻常的人口中心。战前，德国和奥匈帝国的人口总数不仅大大超出美国人口总数，而且几乎等于整个北美洲的人口总和。这么多的人口拥挤在如此狭小的区域内，为中欧军事实力的加强奠定了基础。同样数量的人口——即使是爆发战争也没有使其人口有明显减少<sup>①</sup>——如果被剥夺了谋生的手段，则对欧洲的秩序将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14

俄国人口增加的程度比德国还要严重。1890年，它的人口还不到1亿，到战争爆发时，其人口已经达到了约1.5亿；<sup>②</sup>1914年以前的几年里，俄罗斯每年出生人口超过死亡人口的总数达到了惊人的200万。俄罗斯人口的这种过度增长，虽然在

---

① 与1914年相比，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和死亡率的上升，1918年末的德国人口净减少了约270万人。

② 包括波兰和芬兰，但不包括西伯利亚、中亚和高加索地区。

## 12 和约的经济后果

英国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但仍然是近几年来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了。

- 15 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常常是由像人口增长或者其他根本性经济因素的长期变动所引起的，但是由于这些变动具有渐进性，所以容易被同时代的人所忽视，而被归罪于统治者的愚蠢或者无神论者的狂热。过去的两年里，俄罗斯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社会发生了巨变：宗教信仰、财产基础、土地所有权、政府组织形式以及社会统治阶级这些似乎最为稳定的要素都被推翻了。这一巨变更多地应该归因于人口持续扩张这一深层影响，而不是列宁或尼古拉斯。在突破社会习俗的束缚上，社会过强的繁殖能力这一破坏性力量可能比思想的力量或者独裁政府的错误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 II. 组 织

那些人们所赖以生存的精密组织，其存在部分地依赖于系统内部的要素。

- 16 俄罗斯、德国和奥匈帝国境内生活着将近三亿人，它们之间的边界和关税冲突已经降至最低限度。各种货币都与黄金挂钩，以保持稳定的货币基础，从而彼此之间也保持稳定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资本的流通和贸易的发展，但是只有当我们今天失去这些有利条件之后才能认识到其全部的价值。在这个巨大的区域内，居民和他们的财产几乎是绝对安全的。

欧洲人民从来没有在这样一个广阔的、人口众多的区域内

如此长时期地享受过秩序、安全和统一等因素。这些因素为这台巨大机器的交通运输、煤炭分配、对外贸易等的组织化铺平了道路。而交通运输、煤炭分配、对外贸易等都是在新增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地区建立工业生活秩序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甚至于不需要用数字来进行详细证明。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煤炭的数字来证明，煤炭对中欧的工业发展就像对英国的工业发展一样是至关重要的。德国1871年的煤炭产量是3 000万吨，1890年上升到7 000万吨，1900年上升到1.1亿吨，1913年达到了1.9亿吨。

欧洲的经济体系是以德国为中心支柱建立起来的，德国以外的欧洲的繁荣主要依赖于德国的繁荣和德国的企业。德国不断加快的增长速度为其邻国的产品提供了出路，这些邻国又可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从德国企业那里交换回它们所急需的产品。

德国与其邻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统计数据不可胜数。德国是俄罗斯、挪威、荷兰、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奥匈帝国的最大出口对象国，是英国、瑞典和丹麦的第二大出口对象国，是法国的第三大出口对象国。德国是俄罗斯、挪威、瑞典、丹麦、荷兰、瑞士、意大利、奥匈帝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是英国、比利时和法国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国。

英国现在的情况是：德国是仅次于印度的英国第二大出口对象国；同时，德国也是英国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仅次于英国从美国的进口。

除了德国西边的几个国家，没有哪个欧洲国家的对德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比例少于1/4；至于俄罗斯、奥匈帝国和荷

兰，这一比例就更大了。

德国不仅仅通过贸易为这些国家提供基本必需品，而且还为其中一些国家提供了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德国战前对境外的投资总计高达 62.5 亿美元，其中将近 25 亿美元投资于俄罗斯、奥匈帝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sup>①</sup> 通过“和平渗透”体系，德国不仅向这些国家提供资金，而且向这些国家提供它们同样急需的组织管理。这样一来，莱茵河以东的所有欧洲国家都并入了德国的工业轨道，它们的经济生活也相应地被调整了。

但是，仅有内部因素而没有外部因素和一些常见于欧洲的总体规划的通力协作，是不足以维持欧洲人口的。上述很多情况都是假设欧洲已经真正成为一个整体，而不仅仅适用于中欧。但是，接下来论述的都是整个欧洲体系将会共同面临的问题。

### III. 社会心理

欧洲的社会与经济是按照能够确保获得最大资本积累的形式组织的。虽然大部分人口的日常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社会的组织框架却将收入增加的很大一部分分配给了最不可能把这笔收入用于消费的阶级。19 世纪的新贵们并没有带来巨大的消费支出，与即期消费所带来的乐趣相比，他们更喜欢投资所带来的权力。事实上，恰恰是财富的分配不公使得固定资产和

---

<sup>①</sup> 在本书中，所有原本以英镑表示的数额，都按照 5 美元兑 1 英镑的比率换成了美元表示的数额。



资本的巨额积累成为可能，这种积累把那个年代与其他年代区别开来。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最主要理由正在于此。如果富人将他们的新财富都用于自我享受，那么这个世界在很早以前就会发现，这种社会制度是无法忍受的。他们像蜜蜂一样储蓄和积累财富，虽然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狭隘的个人目的，但是这丝毫没有减少他们对整个社会所作的贡献。

对人类大有裨益的固定资产的大规模积累，在战前半个世纪里大行其道。在一个财产被平均分配的国家里，这样的事情是永远不可能发生的。在那个年代建立的铁路，就如同埃及的金字塔一样，是一座让后世子孙仰慕的丰碑。工人们不能自由地把与他们所付出的劳动等值的报酬用在即时享乐上。

这一卓越制度的发展是建立在双重误导或者说欺骗的基础之上的。一方面，劳动者阶级因为无知或无能为力，或是被强迫、劝说，或是被风俗、惯例、权威以及已经建立的社会规范所哄骗，从而接受了这样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劳动者只能获得由劳动者、自然、资本家联合生产的蛋糕的很少一部分。另一方面，资本家阶级却可以将蛋糕的大部分据为己有，理论上，他们并不需要消费这些产品；而事实上，众所周知，他们只消费这些产品的很少一部分。“储蓄”责任成为很重要的道德组成部分，并让资本的不断积累成为真正的宗教信仰。围绕着蛋糕永远不会被消费这一现实，所有清教徒式的本能都产生了。在其他年代里，清教徒式的本能是远离俗世的，它不在意产品的艺术性，也不贪图享乐。如此一来，蛋糕越做越大，但是却并没有明确最终结果如何预期。居民们被劝告，他们应当延期消

费而不是完全放弃消费，应当培养从安全和期望中获得快乐。储蓄的原意是为自己的养老或是为子女考虑，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说法，蛋糕的优点在于，它永远都不会被你或者你的子孙后代所消费。

我这样写并不是在贬损那一代人的实践。社会于无意识之中，却知道所做的是什么。与消费的欲望比起来，蛋糕实在是太小了，如果把它分给大家，没有人会觉得这种分割能让他们的状况更好。社会不是为了当前小小的快乐而工作，而是为了人类将来的安全和改进——事实上就是为了“进步”。如果蛋糕没有被瓜分，而是让它像马尔萨斯所预言的人口那样成几何比例增长，或者至少以复利的方式增长，也许，终有一天，蛋糕会大到足够被大家所分配，那时候，后代人就可以享受我们的劳动成果了。到那时，就再也没有过度劳动、住房拥挤和食品缺乏这样的事情了。人们在满足身体的基本需要而且生活舒适之后，就会把能力投入到更为高尚的事业中去。但是，如果蛋糕和人口都以几何比例增长的话，两者就会相互抵消。19世纪的人们沉迷于蛋糕以复利方式增长这一令人眩晕的优点，而忘记了人类的繁殖能力。

这种状况有双重隐患：其一，人口的增长恐怕仍然超过积累的增长，我们的自我牺牲增加的是人口数量而不是我们的快乐；其二，在这场吞噬一切希望的战争中，蛋糕恐怕会被提前消耗殆尽。

但是，这些想法离我现在要说的太远了，我只是想指出，积累以社会不平等为基础这一原理是战前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我们当时所理解的社会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想强调的是，这一原理基于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因此是不可能再 22  
现的。对于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够享受舒适生活的人类来说，进行如此巨大的积累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战争揭示出：所有事物的消耗都是可能的，对许多欲望的克制是无意义的。如今，骗局被揭穿，劳动者阶级不愿意再这样忍受下去；资本家阶级也对未来失去了信心，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去追求和享受更多的消费自由，因此加速了其财产的消耗。

#### IV. 新旧世界的联系

战前欧洲的人民喜欢积累的习惯是维持欧洲平衡的外部因素中最重要的必要条件。

欧洲所积累的剩余资本中，很大一部分被出口到国外，在那里，这些投资使得新的食品来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的发展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得旧世界对于新世界的自然资源和未开发的潜力产生了需求。这一因素现在成了最重要的因素。旧世界非常节俭地使用每年所应该获得的贡品。旧世界的剩余资本 23  
促进了新世界的发展，这种发展又为旧世界带来了廉价而丰富的供给，而事实上，旧世界并没有把这些供给所带来的利益推迟到将来才享受。但是，对国外的投资所带来的货币收益中，更大的一部分被用于再投资，并积累起来作为准备金，以应付将来有可能变坏的日子，那时，欧洲勤劳的工人再也不能如此便宜地购买到其他大陆的产品，而欧洲历史文明与其他气候和

环境下不断增长的人口之间原来的平衡也将受到威胁。因此，全欧洲的人民，不管他们在国内延续文明还是冒险在海外发展，都同样受益于新资源的发展。

然而，甚至在战前，旧文明与新资源之间的平衡就已经受到了威胁。欧洲的繁荣建立在美国大量可供出口的剩余粮食的基础之上，以欧洲出口品的劳动生产率衡量，欧洲国家所购买到的食品的价格是非常低廉的。由于欧洲早期的资本投资，它们每年都可以获得大量的供给而不需要为此付出任何代价。第二个因素看起来并无危险，但是由于海外人口的增长，主要是美国人口的增长，第一个因素已经不那么保险了。

当美国的处女地刚刚开始投入生产的时候，这些大陆上的人口比例自身以及与之相应的对当地产品的需求，与欧洲相比是非常少的。早在1890年，欧洲的人口是南美与北美总人口的3倍。但是到了1914年，美国国内对于小麦的需求已经接近其产量，只有在获得特大丰收的年份美国才会有剩余粮食出口的时间越来越临近了。事实上，据估计，美国国内目前对小麦的需求已经超过1909~1913年美国小麦平均产量的90%。<sup>①</sup>到那个时候，粮食短缺的倾向将更多地表现为粮食实际价格的持续

---

① 甚至从1914年以来，美国的人口就已经增加了大约七八百万。如果他们每人每年消费的小麦不少于6蒲式耳，那么与当前美国国内的需求相比较，其战前5年的小麦产量中只有1年有充足的剩余。由于胡佛的保护价格，美国小麦1918年和1919年大丰收，这给我们解了燃眉之急。但是，美国不可能为了向没有支付能力的欧洲提供小麦而继续实施这种会极大增加美国人民生活成本的措施。

上升，而不是数量上的短缺。也就是说，如果将世界看做一个整体，小麦并不缺乏，但是为了获得足够的供给量，必须要支付一个更高的实际价格。在这种形势下，对中欧和西欧来说，所能发现的最为有利的因素就是俄国和罗马尼亚可供出口的剩余粮食能够满足需要。 25

简而言之，欧洲对于新世界资源的要求权变得不稳定了。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最终实现了自我证明，并使得欧洲必须年复一年地用更多数量的其他商品换取等量的面包。因此，欧洲无论如何都无法承受任何主要供应来源的解体。

为了尝试描述1914年欧洲的经济特征，理应提及更多的因素。我已经挑选了三四个最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加以强调——过多的人依靠这个复杂的、虚假的组织而生存，劳动者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心理上的不稳定，欧洲食品供应的不稳定，以及欧洲在食品供给上完全依靠新世界。

这场战争如此强烈地动摇了这一体系，以至于威胁到了所有欧洲人的生活。欧洲大陆的很大一部分身患重病、垂垂将死；它的人口大大超出了可以维持生计的数量；它的组织被破坏，交通体系四分五裂，食品供给能力也被极大地削弱了。 26

尊重约定和彰显公正是和会的任务，而重建人民生活和医治战争创伤也是和会的任务。执行这些任务时既要审慎，又要有古代圣贤所认为的胜利者应该拥有的宽宏大量。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们将研究和约的真实特征。





第 3 章



巴黎和会

## 22 和约的经济后果

27 在第4章和第5章里，我将会仔细研究对德和平条约的经济和财政方面的条款。但是，如果我们检查影响条款准备的个人因素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些条款的真正由来。在尝试这一任务的过程中，我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动机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旁观者很容易犯错误，并且他们也无须对最终的决断负责任。然而，我在本章里有时似乎会擅用历史学家常有的自由，而对于我们同时代的人，尽管我们对自己所述的内容知之甚详，仍然不敢擅用这种自由。人类意志和决心的复杂斗争从来没有停止，在191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这种斗争前所未有地集中于四个人身上，并构成了人类竞争的缩影。如果读者记起要理解世界的命运，理解人类是如何地需要光明来照亮这种复杂的斗争——即使这光明是片面且靠不住的——那么读者就能原谅我擅用这种自由。

28 我在这里所涉及的一部分条约是由法国所领导的，也就是说，这些非常极端而且不容置疑的提议通常是由法国首先提出来的。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策略。当大家都认为妥协是最终结局的时候，就会经常审慎地以极端的立场开局。与其他多数国家一样，法国一开始就预料到会有两次妥协：首先，要与它的盟国的意愿相一致；其次，在和平会议过程中要与德国相协调。这些策略都被事实所证明。克雷蒙梭在与会的同僚中获得了为人稳重的好名声，因为每当他的大臣有非常极端的提议时，他经常会以一种智慧的、公正的神气加以阻止；在美国和英国的批评家有些忽视争论的关键所在的时候，当法国的盟国过于一味批评、好像它们是站在敌人的立场上为敌人讲话因

而遭人抱怨的时候，很多条款已经通过了；在与其国家利益关系不密切的地方，英国和美国的批评就减弱了，因此很多条款就通过了，对此法国自己也毫不在意。而且，由于最终决定时德国是无权参与讨论的，这就完全丧失了修改和约中的错误的机会。 29

除了这些手段之外，法国还有一个政策。尽管克雷蒙梭可以轻率地否决其内阁成员的主张，或者在讨论的话题与法国利益无关时他会闭上眼睛，显出一幅疲惫的神态，但是他知道哪些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对此他绝不让步。如果说和约的主要经济条款代表了一种智慧的理念，那么这是法国的理念，是克雷蒙梭的理念。

克雷蒙梭至今为止都是四名与会者中最杰出的一员，他非常了解他的同僚们。只有他一人既有主见又仔细地考虑了事情所有可能的后果。他的年纪、性格、智慧和外貌合在一起使他在嘈杂的环境中显得客观而坚定。人们不会轻视克雷蒙梭，也不会不喜欢他，但是对于文明人的本性却可以有不同的观点，至少，可以允许有一个不同的期望。

克雷蒙梭的外表和举止逐渐为世人所熟知。在四人会议上，他身上穿一件上等的厚重黑色绒面呢子方尾外套；手上永远戴着一副灰色的皮质手套；靴子是由上等的黑色厚皮革制成，但却是乡村样式，有时候前面会很奇特地用搭钩而不是带子系着。在总统府那间举行四人会议例会的房间（不同于楼下他们举行没有侍从的私人会议的较小房间），他的座位是壁炉对面半圆形空间正中的那把铺着锦缎的方形椅子，奥兰多阁下在他的左边， 30

再左边靠着壁炉的是威尔逊总统，与威尔逊相对的在壁炉另一边的是劳合·乔治。克雷蒙梭从不带文件和公文包，也没有私人秘书侍奉左右，旁边只有几个手里拿着合适物件的部长和官员。他走路的样子、手势和他的声音都充满活力，但是，他仍然表现出老态，尤其是在被刺之后，就像一位非常年迈的老人在为重要事情而储存体力。他很少讲话，法国的提议都是让部长或官员去说明；他经常闭着眼睛靠在椅子上，表情冷漠得就像是羊皮纸那样；双手带着灰色皮质手套交叉着放在胸前。他话语简短，或是下判断，或是冷嘲热讽，这通常就足够了。他有时会提出一个问题；有时会斩钉截铁地推翻他的官员们的话，丝毫不顾及他们的颜面；或者用几句尖刻的英国话来显示自己的固执己见。<sup>①</sup> 但需要的时候，他从不缺乏演讲和激情。在突然迸发出一番话后，通常紧接着就是一阵猛烈的咳嗽声。他的话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与其说是因为有说服力，不如说是因为他说话时的力量和给人的惊奇感。

偶尔，劳合·乔治在发表完英文演讲、等待翻译成法语的时候，他会穿过壁炉前的地毯走到威尔逊总统的身边，在私人谈话中用某种从个人偏好出发的辩论方式来证明他的观点；或者试探着寻找折中的解决办法——这通常是恐慌和混乱的信号。威尔逊总统的顾问们会过来围住他；过一会儿，那几个英国专家会一个一个地凑过来询问结果，或者看看事情进展得如何；

---

<sup>①</sup> 克雷蒙梭是四人中唯一能使用和理解两种语言的，奥兰多只懂法语，而劳合·乔治和威尔逊只懂英语；奥兰多和威尔逊不能直接交流，这在历史上关系重大。

法国人也会过来，怀着狐疑，深怕别人瞒着他们安排什么事情；直到屋子里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同时用英语和法语交谈。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幅场景——人群汹涌、声音嘈杂、群情激奋，威尔逊总统和乔治首相是这一切的中心；一群人一会儿同意让步，一会儿又反对让步；所有的声音和狂躁都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所讨论的问题都不是真正的问题，早晨会议里的重要问题全都被忘记和忽略了。克雷蒙梭沉默而冷淡地远离这一切——因为没有涉及法国安全的问题被提及，他带着灰色手套，坐在那把锦缎的椅子上，没有灵魂也没有希望，看上去非常苍老和疲倦，他用一种嘲讽得近乎顽皮的神情远远地观望着这一幕。等到最终安静下来、大家都回到座位上时，他们才发觉克雷蒙梭已经离开了。 32

克雷蒙梭对于法国的忠诚就如同伯里克利对于雅典的忠诚一样，对于他来说，唯一有价值的就是法国，其他一切都毫无意义，但是他的政治理论却是俾斯麦式的。他对法国抱有幻想，对包括法国人和他的同事们在内的人类却很清醒。他的和平原则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首先，对于德国人的心理，他坚信，德国人除了威胁之外什么都不理解也无法理解，因此，在谈判中，他没有丝毫的怜悯和慷慨，没有什么利益是他不想占有的，他可以为了任何利益而自贬身份，丝毫不顾及名誉、尊严和仁慈。所以，在克雷蒙梭看来，根本没有必要与一个德国人谈判或试图和解，只需要对他下达命令即可。德国人根本不可能尊重你，无论如何都不能阻止他欺骗你。我们所不能确定的是，克雷蒙梭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这些特性是德国人所特有的，或者 33

他是否认为其他国家的人是根本不同的。因此，他的哲学是：国际关系中不存在多愁善感。其次，他认为，国家是真实的存在，你热爱其中的一个，而对其余的则漠不关心甚至仇视。你所热爱的国家的荣誉是令人向往的，但是通常情况下，你的邻国需要为此付出代价。最后，为了追求权力而运用策略是难免的，这场战争以及它所追求的目的都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新鲜东西；英国像此前的每一个世纪一样，打垮了它的一个商业对手；德国和法国为荣誉而长期战斗的历史重要篇章也宣告终结了。为了审慎起见，我们需要简单地说一下愚蠢的美国人和虚伪的英国人的“理想”，但是，如果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会存在像国际联盟这样的机构，或者除了一个用来重新平衡各国利益均衡的精巧公式之外还存在某种意义上的民族自决的原则，那就是非常愚蠢的了。

然而，这只是一般原则。在追溯那些克雷蒙梭认为的为了法国的权力和安全所以和约必须具有的实质性细节的时候，我们应该回到在他生命中发生过的事情的历史原因。在普法战争之前，法国与德国的人口大体相等，但是德国的煤炭、钢铁与航运仍处于发展初期，法国的财富远在德国之上。即便是在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之后，两国之间在真实资源方面也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自此之后，两国的相对位置就完全改变了。到1914年，德国的人口比法国多出70%左右；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制造业和商业国家，它在技术上的熟练程度及其生产未来财富的技巧无人能及。相反，法国的人口却停止增长甚至有下降的趋势，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它在财富及财富创造



力方面已经远远落后了。

因此，尽管法国在当前这场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而且是在英国和美国的帮助下才取得的），但是在克雷蒙梭看来，法国的地位还是不稳固的。他认为，欧洲的内战将来会经常爆发，至少是循环发生的事情，将来事情的状态会是这样的：过去几百年里几个大国之间的战争在今后同样会发生。从这种对待未来的观点来看，欧洲的历史将会是永久的竞争，法国赢了这一轮，35 但是这绝对不会是竞争的最后一轮。由于相信人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本质上旧的规则也永远不会改变，由此而怀疑国际联盟所代表的那类教义，法国和克雷蒙梭的政策理论上是合乎逻辑的。如果和约基于威尔逊总统“十四点计划”的思想，采用宽宏大量和平等对待的原则，只会缩短德国恢复的时间，并且加快德国再次携更多的人口、更优质的资源和技术来胁迫法国的那一天的到来。因此，保证是必要的；而每增加一次保证，德国的愤怒就会增加一层，从而相应地，德国复仇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这就有必要进一步用条款来压制。假如接受这种世界观而抛弃其他世界观，那么将暂时的权利最大程度地强加于战败者身上这种迦太基式和平就是不可避免的。克雷蒙梭丝毫没有装作被“十四点计划”所束缚，只是有时为了保全威尔逊总统的脸面，才在必要的时候尽量让别人来居中调和。

因此，法国的政策是尽可能地使时光倒流，要将1870年以来德国所取得的进步一笔勾销，要用减少其领土和其他措施使德国的人口减少。但是，最主要的是德国的经济体系，德国依靠它可以积蓄新的力量，因此，这个建立在钢铁、煤炭、运输36

之上的巨大网络必须被摧毁。假如法国可以控制——哪怕是部分地控制——德国被迫放弃的经济体系，那么这两个争夺欧洲霸权的对手之间力量不平衡的局面将需要很多代人才能得到矫正。

因此，这些层层追加的条款的根源是为了破坏高度组织的经济生活。我会在第4章仔细研究这些条款。

这是一个老者的政策，他最生动的印象和最丰富的想象力是关于过去的，而不是关于将来的。他是从德国和法国的角度去看问题，而不是从人类的角度，也并不考虑欧洲文明需要进步到一个新的秩序层面上。他对这次战争的观念与我们是不同的，他从不期待或是希望我们处在新时代的开端。

然而，所争论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理想的问题。在本书中，我的目的是要说明迦太基式和平事实上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能的。虽然这派的思想也关注经济要素，然而，他们忽略了更深层次的、将会支配将来的经济趋势。时光不能倒流。如果将中欧恢复到1870年的状况，那么必须对欧洲结构进行约束，如果放任人类和精神力量超越国家和种族的限制，不仅会摧毁你和你的那些“保证”，而且会摧毁你的制度和社会现存的秩序。

这种政策通过什么手段取代了“十四点计划”？威尔逊总统又为何会接受这一结果呢？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是非常困难的，这取决于性格和心理的要素，也取决于环境的细微影响，而且这些要素和影响是很难被觉察的，也更加难以描述。但是，如果个人的行为有关大局的话，那么威尔逊总统的失败就是历史上有决定性意义的道德事件，我必须尝试去解释它。当威尔逊

总统乘坐华盛顿号油轮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他在世界人民的心中和希望中占据了何等重要的位置！在我们胜利的初期，他是到达欧洲的一个何等伟大的人！

1918年的11月，福煦将军的军队和威尔逊总统的言论一下子带领我们逃脱了曾吞噬我们所关心的一切的险境，形势之有利超出了我们所有的预期。我们的胜利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在战后的安排上丝毫都不用担心。敌人放下了武器，因为他们相信，基于和会的一般性质，对方会签订一份庄重的和约，和约的条款会保证一个公平和宽容的安排；他们还怀着一个重建被毁灭了的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威尔逊总统亲自来欧洲完成最后的工作，也是为了确保这些承诺的兑现。 38

威尔逊总统离开华盛顿的时候，他获得的声望及其在世界上的道德影响力在历史上无人能及。他大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言论对欧洲人民的影响远远超过他们自己的领袖；敌对国的人民相信他会执行与他们所签定的契约；同盟国的人民不仅仅认为他是一个胜利者，甚至几乎将他看做先知。除了道德上的影响力之外，各国之间的关系也在他的掌控中。美国军队在数量、纪律、装备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欧洲的食品供应完全依赖美国，在财政上更是全仰美国的鼻息。欧洲不仅仅欠美国的债务已经超出它的偿还能力，而且将来需要美国的一系列援助以使欧洲免于饥饿和破产。从来没有一个圣贤拥有如此多的能够让世间君王臣服的武器。在威尔逊的马车来到欧洲各国首都的时候，人群是多么的拥挤！带着好奇、焦虑和希望，我们哪怕只是匆匆地看一眼这个来自西方的人的容貌和风度就满足了，他为治 39

疗欧洲大陆文明的伤口而来，并为我们建立未来的基础。

幻想破灭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就是那些最相信和会的人也不敢再说起了。难道这是真的吗？他们问那些刚从巴黎回来的人。和约真的像看起来的这样差吗？总统到底怎么了？是怎样的软弱和不幸导致了如此惊人的、意外的背叛呢？

然而，原因非常普通和人性化。威尔逊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先知，他甚至不是一个哲学家；他只不过是一个慷慨大度的人，其他人有的缺点他都有，但是他缺少一些重要的智力上的准备，这些在应付和会上那些狡猾阴险的演说家的时候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在权力与人性的巨大冲突中出人头地，在给予和索取迅速转换的游戏中成为胜利者，而对于这样的游戏，威尔逊根本没有任何经验。

我们对威尔逊总统确实有一个错误的看法。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孤独和冷漠的人，我们相信他意志坚强、固执，我们并不认为他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但是他对某些主要问题的理解还是很清楚的。我们认为，这与他的坚韧结合起来，就能够扫清一切纷繁复杂的计谋。除此之外，他还很客观，有风度，像学者一样知识广博。著名的“十四点计划”显示了威尔逊非凡的语言能力，这表明他似乎是一个品德高尚、富有想象力的人。从他的肖像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有风度的人，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这使得他在美国这个仍未忽略政治家艺术的国度中威望日隆，并且登上了总统的宝座。我们不必过于苛求，以上所提及的加总在一起，已经足够应付眼前的事情了。

第一次近距离地观察总统消除了我的一部分幻觉，但并非

全部。他的头部和容貌如同他在照片里的样子，就像被刀细微地切割过一样；他脖子上的肌肉和头部的骨骼都非常特别。但是，就像奥德修斯一样，总统坐着的时候看上去比较有智慧。他的手虽然强壮有力，却并不够灵巧。总统给我的第一印象表明，无论他的其他方面怎么样，他的气质远不像是一位学者，而且他甚至没有克雷蒙梭先生和巴尔弗先生那一代人中那个阶层的人所具有的高雅和有教养的绅士风度。更为严重的是，他对于周围的环境不太敏感，或者说根本就不敏感！在面对像劳合·乔治先生那样从不会犯错误、像传媒业者一样对周围每一个人都很敏感的人的时候，威尔逊还能有半点机会么？英国首相用普通人所没有的六七种感官判断人们的性格、动机和下意识的冲动，能察觉到每个人在想什么，甚至接下来要说什么；而且辅之以心灵感应，能将意见和要求相调和，来满足他周围听众的虚荣、爱好和私利。看看这些，我们就能够意识到，可怜的威尔逊在这次和会上简直就是在做盲人猜谜的游戏。从未有人走进客厅、为成就首相而甘做一个如此完美的、命中注定的牺牲品。总之，旧世界是邪恶的；旧世界的铁石心肠会让最勇敢的武士最锋利的宝剑卷刃。如今，这位既聋又哑的堂吉诃德先生走进了一个山洞，洞中的敌人握着明晃晃的轻巧的剑。

但是，如果总统不是一个像哲学家一样的统治者，那么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毕竟，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大学里度过的。无论如何，他都不是一个商人，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党派政治家，而是一个有力量、有人格、有身份的人。那

么，他的气质究竟是怎样的呢？

一旦找到线索，问题就清楚了。总统就像是一个不尊奉英国国教的基督教牧师，或是一位长老会教员。他的思想和气质在本质上是神学的，而不是理性的，有着那类人的思想、感觉和表达方式所具有的所有优点和缺点。英格兰和苏格兰以前有过这类高尚的楷模，但是现在没有了，不过这样的描述将会使普通的英国人对总统有一个清楚的印象。

脑海里对威尔逊总统有了这样的印象，我们就可以转回到事情的真正过程上去了。在他的演讲稿和文件里，总统对于世界的规划显示了一个如此令人钦佩的精神和目标，以至于最激进的支持者们也只能对细节吹毛求疵——他们认为，这些细节目前并不适合放入演讲稿和文件里，而应该在将来的某个合适时间再放入。和会开始的时候，大家普遍认为，在一大群顾问的帮助下，总统慎重考虑后已经有了一套全面的计划，不仅仅是国际联盟，而且还包括“十四点计划”的具体化，这些都会包括在目前的和平条约中。但是，实际上，总统什么都没有想出来；当开始实际运作的时候，他的想法缺乏清晰的轮廓而且并不全面。他没有计划，没有方案，没有建设性的意见，从而不能让他从白宫发布的命令符合现实情况。他可以为这些事情发表布道似的演说，也可以向万能的上帝祷告，希望这一切能够实现，但是，他不能设计一个适合欧洲现实的具体计划。

他不仅在细节上没有提出建议，而且在许多方面也都如此，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对欧洲的情况所知不多。他不仅仅是消息不灵通——劳合·乔治也是如此——而且反应迟钝，



不懂得随机应变。在欧洲人的眼里，总统的迟钝是很引人注目的。他不能在短时间内理解其他人的谈话；不能一眼就看清楚形势，并且想出对策；遇事不懂得变通；因此，仅仅在反应速度、理解力和灵活性上他就已经输给了劳合·乔治。很少有一流的政治家比总统在和会中更缺乏灵活性。经常会有这样的时  
候：只要你在表面上作出些微让步以保留对方颜面，或者把你的  
意见换一种对对方有利而对自己又没有实质性损害的方式重新  
表述一遍以安慰对方，那么你就能获得实质性的胜利。但是，  
总统连这种简单的、常用的手段都不懂。在应对变化的时候，  
他的反应过于迟钝而且缺乏计谋。总统很容易钻牛角尖，不肯  
改变立场，就像在对待阜姆问题上那样。他也没有什么保护自己的  
方法，而通常，他的对手事先只需要运用一点手段就不会  
把事情弄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别人的奉承和表面上的抚慰就会  
使威尔逊放弃主张，失去了坚持自己立场的机会，等到他发  
现自己被诱导而改变了立场时，一切已经回天乏力了。当然，  
关系密切的同事之间累月的亲密且表面友好的会谈中，所有时刻  
都坚持己见是不可能的。胜利只属于这样的人：他对于全局形  
势能够时刻保持足够清醒的认识；懂得保存实力；能在恰当的  
时机作出决断。总统的脑子对付这些事情就过于迟钝和混乱了。

他并没有向他的顾问团求助用以弥补这些缺陷。为了起草  
与经济有关的和约章节，他结集了许多非常有能力的实业家，  
但是这些实业家对公共事务并没有什么经验，他们像威尔逊一  
样对于欧洲的情况了解很少（除了一两个人之外），只是在总统  
需要特别建议的时候才会被召见，这种召见是没有规律的。因

此，已知在华盛顿很有效的超然态度被保持了下来，这种超然态度和威尔逊本身那种反常的矜持性格不允许任何一个追求精神上平等或是希望能够持续对他施加影响的人接近。他的几个全权代表都是他的傀儡；就算是最受信任的豪斯上校，也渐渐地不再被重视了。上校对于人类和欧洲的了解比总统要广博得多，而总统的迟钝也由于上校的敏感而变好了很多。所有这些都是被威尔逊在四人会议上的同僚们怂恿所致，自十人会议破裂以来，由于威尔逊性格的原因，他越发被孤立了。因此，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在极度困难的境地中，在他非常需要各种帮助和知识的时候，他自己关起门来，在没有帮助和建议的情况下，独自与那些比他精明得多的人周旋。总统允许自己被他们的气氛所麻醉，以他们提供的计划和数据为基础讨论问题，被引导着按照他们设计的路走。

46 这些原因和其他的各种原因联合起来产生了以下的局面。读者必须明白，这个过程虽然在短短数页里交待完，但是其产生的过程是缓慢的、逐步的、累积的，经过了五个月之久。

由于总统没有什么主见，所以委员会主要以英国和法国的草案作为工作的基础。因此，如果威尔逊希望草案在根本上与他自己的想法和目的相符合的话，就需要继续保持一种阻碍的、批评的、否定的态度。如果别人对他的几点提议表现出宽宏大量（对于某些荒谬的建议，通常会有商量的余地，因为没有人认为它重要），那么他就不得不对其余人的提议作出让步。让步是不可避免的，从不在实质问题上让步则是非常困难的。此外，他很快就被指责站在德国人一边，并公开承认“偏袒德国”

(对于这些，他却愚蠢和不幸地非常敏感)。

在十人会议的最初几天里，在显示了他的原则和自信之后，威尔逊发现，他的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同僚们的计划中有很多关键点，事情很可能会这样：他不可能用秘密外交的方法来保护那些投降的人。然后，作为最后的手段，他应该做什么呢？他可以全然不顾地固执意见，这样就可以无限期延长会议。他也可以中断会议，在什么事情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愤然回到美国。或者，他可以越过会议的巨头，试图向世界人民求助。这些都是可怜的变通方法，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会招致很多批评。这样做同样是非常冒险的，尤其是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总统在国会选举中的政策失败削弱了他在本国的地位，而美国公众也绝不会无条件地支持他毫不妥协的立场。这就意味着一场运动，这场运动中的问题将会被各式各样的人与政党的意见所混淆；谁能说，在这场并非由其真正的价值所决定的竞争中，正义一定能够胜利呢？另外，与其同僚的任何公开决裂都会将所有协约国人民对于“反德”的盲目激情加在自己的头上。他们不会听从他的主张，也不会冷静地将这种争端看做是国际道德观的一种，或是对欧洲的正确管理。呼声也不过就是：总统为了很多险恶和自私的原因，想要“饶了德国丘八”。可以预料，法国和英国媒体的声音几乎都是一致的。所以，如果公然地退出，他将会失败。如果他失败了，那么与他维护自己的声誉、在欧洲政治诸多限制允许的情况下努力将事情做好相比，前者并不会远糟于后者么？但最重要的是，如果他真的失败了，难道他不会失去国际联盟吗？毕竟到目前为止，对于世界将来的

幸福而言，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条约将会改变，将会不那么强硬。现在看起来很重要的问题将来可能不再重要；同样的，现在不可行的事情将来也可能会永远无法实现。但是，国际联盟虽然在形势上并不完善，但却是永久的，它是世界管理新原则的开端。国际关系上的真理和正义不可能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被建立起来；只有在国际联盟缓慢的酝酿中，在适当的时候它才能够产生。克雷蒙梭非常聪明地让大家看到，只要能获得一定的利益，他愿意接受国际联盟。

49 威尔逊总统在命运的危机时刻是孤独的。他被旧世界的网缠住了，非常需要同情、道德上的支持和群众的热情。总统埋头在会议里，为巴黎炎热和污染严重的空气所窒息，听不到外面世界的回音，感受不到各国人民激情的脉动、同情和鼓励。威尔逊感到，民众们欢迎他抵达欧洲时的热情已经完全消失了；巴黎的媒体开始公开嘲弄他；他在国内的政坛对手利用他不在国内的时机，制造对他不利的气氛。对于总统，英国是冷漠、充满批评、毫无同情心的。他塑造了这样的环境，以至于不能通过私人渠道获得来自公众的信仰和热情。他需要更多集体信仰的力量，但是却得不到。德国人造成的恐怖依然弥漫在我们的周围，甚至是富有同情心的公众也非常担心。我们不能鼓励敌人，朋友们需要支持，现在不是自乱阵脚或煽风点火的时候。我们必须信任总统能做到最好。在这样干燥的环境里，总统的信仰之花已经凋谢枯萎了。

因此，这样的事就发生了，总统撤销了盛怒时候所下达的命令，他那时命令华盛顿号随时待命，将他从巴黎那充满欺诈

的宫殿带回到他自己威严的宝座上，他在那里才会再一次觉得镇定自若。唉，但是一旦他走上妥协的道路，以上所指出的那些性格和能力方面的缺陷就非常明显了。他可以高调；他可以固执；他可以在西奈山或者奥林匹斯山发表正式文件；他可以在白宫或者十人会议上保持冷漠，这样是安然无事的。但是，一旦走进私密的四人会议室，游戏显然上升到了更高的水平。 50

现在的情形是，他那些神学的、长老会式的脾气变得危险了。一旦断定作出某些让步是不可避免的，他就应该利用他的坚定立场和演讲、运用美国的经济实力来确保获得尽可能多的实际利益，哪怕要在字面上作一些牺牲。但是，总统自己并不明白这些暗含的意思，他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现在，尽管妥协已经是不可避免了，他仍然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显然完全受“十四点计划”的约束。他不做不让人尊敬的事；不做不正直和不正确的事情；不做违背他的伟大的政治信仰的事。所以，“十四点计划”在文字上给人们的鼓舞并没有减少，它变成了用于注释和阐述的文件，成为了所有的有智慧的人自我欺骗的工具。我敢说，总统的祖先们曾经通过这种方式说服过他们自己，他们认为必须做的事情与摩西五书的每一个音节都是一致的。

总统对他同僚的看法现在已经变了：只要是我能让步的我 51  
都愿意让步，我了解你的困难，我希望能够符合你的提议；但是我只做正义的和正确的事情，你们必须首先向我阐明，你们要我做的确实与我所遵守的誓言相符合。然后，他们就开始编制诡辩和虚伪的解释的罗网，最终用来文饰整个条约伪善的文字和内容。他们用这样的文字来迷惑巴黎人民：

公正是愚蠢的，只有愚蠢的人才会公正  
在空中滑翔，穿过烟雾和污秽的空气

最狡猾的诡辩家和大部分虚伪的起草者开始忙碌起来，产生了许多独创性的用法，就算是对一个比总统还要聪明的人，也是可以被蒙骗一阵子的。

因此，条约并不说：除非得到法国的许可，将禁止在奥地利的德国人与德国联络（这样就不合乎自主的原则）。而精妙的草案宣称：德国依照奥地利与各主要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签订的  
52 的条约中所规定的国界，承认并十分尊重奥地利的独立地位；德国承认，除非得到国际联盟会议的同意，否则奥地利的独立地位是不可剥夺的。这两种说法听起来似乎不同，实际上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总统忘记了条约的另一部分规定：就这一问题，国际联盟必须达成一致。

和约没有把但泽归还给波兰，而是将但泽设立为自由城，并把其划归到波兰的关税边界内，河流和铁路都由波兰政府管辖。条约规定：“波兰政府应当担负起但泽自由城的对外关系以及向在境外的但泽居民提供外交保护的职责。”

当阐明德国的整个河流体系由外国控制的时候，条约这样写道：“不论是否需要转换船只，河流体系天然地为不止一个国家提供入海口。”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很多。法国政策最真实和最能被理解的目的就是：限制德国人口，削弱德国的经济体系。因为威尔逊的缘故，这些都是以自由和国际平等那样令人敬畏的方式提出来的。



但是，总统的道德立场发生改变和他的思想最不清晰的关键或许是，他允许自己相信：协约国政府所支付的抚恤金和征属津贴都完全可以看做是“德国在海陆空各方面的侵略对协约国平民所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战争中的其他费用将不会被如此看待，这使他的顾问们感到非常沮丧。在拒绝了很多不同的主张之后，经过了长久信仰上的挣扎，总统最终在这一诡辩家的艺术杰作前让步了。 53

工作最终完成了，总统的良心也没有受到谴责。无论如何我都相信，总统的性格允许他在离开巴黎的时候良心上没有任何不安；很可能直到今天为止，总统还真诚地以为：条约上的实际内容与他之前的信仰都是一致的。

但是，工作做得太完美了，以至于这场戏注定会有一个悲剧般的插曲。德国代表布罗克多夫-伦卓的答复不可避免地提出：德国之所以放下武器是以一些特定的保证为基础的，但是条约在很多细节上都与这些保证不相符。但是，这恰恰是总统所不愿意承认的。经过痛苦而孤独的沉思并向上帝多次祷告之后，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正义的和正确的。假如让总统承认德国的答复有一定的说服力，那就等于伤害他的自尊，破坏他灵魂内在的平衡，他顽固的个性就会本能地生出自我保护的意识。从医药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跟总统说，条约是他对信仰的背叛，那就是触碰他潜意识上的伤痛。这是一个经不起讨论的话题，每一个潜意识都会本能地阻止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探究。 54

因此，克雷蒙梭才能使在几个月前看来还是非比寻常的、根本不可能的、德国人不应该听到的建议成功通过。只要威尔

逊不是那么有原则，只要他不对自己隐瞒自己做过的事情，那么就算是到了最后时刻，他还是可以收复失地、取得一些非常显著的成功。但是，总统就像是被固定了。他的胳膊和腿都被医生接合成固定的姿势，如果要改变姿势，只能再次将胳膊和腿弄断。劳合·乔治在最后的时刻想采取尽量缓和的政策，但让他大为惊叹的是，对于那些他在过去五个月里曾向威尔逊证明是公正和正确的事情，他无法在五天内让威尔逊明白那些

55 事情其实都是错误的。总之，使这位资深的长老会教员脱离迷惑比迷惑他更难，因为前者影响到了他的信仰和自尊。

因此，直至最后一幕，总统依然非常固执，拒绝任何调解。

第4章



条约

56 我在第2章所表达的思想，在巴黎人的脑海里从未出现过。他们完全不在意欧洲将来的生活，他们并不为欧洲将来的生活方式而焦虑。他们的当务之急，有好有坏，与边界和民族有关，与力量的平衡有关，与帝国的增强有关，与将来削弱一个强大而危险的敌人有关，与复仇有关，与战胜国把它们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转嫁给战败国有关。

两种关于世界将来的不同组织形式展开了竞争——总统的“十四点计划”和克雷蒙梭的迦太基式和平。然而，两者间只有一种可以实现，因为敌人的投降并非是无条件的，而是基于承认和平的一般性质的条款之上的。

不幸的是，对这种曾经发生的事情的看法无法一句话带过，因为至少在很多英国人的脑海里，这是一件曾经存在重大误解的事。57 很多人认为，停战条约等同于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与德国政府所缔结的第一个和约，除了停战条约对我们的约束外，我们在和会上是自由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为将形势看清楚，必须简要回顾谈判的历程。谈判以1918年10月5日德国发表的文件开始，以1918年12月5日威尔逊总统发表的文件结束。

1918年10月5日，德国政府向威尔逊总统发送了一个简短的通告，接受“十四点计划”并要求和平谈判。总统于10月8日作出回复，询问对方自己是否可以明确地把德国政府的通告理解为德国政府接受“十四点计划”以及他后续演说中“约定的条款”，“德国参加和谈的目的只是为了赞同条约实行中的实际细节”。他又补充道，停战的首要条件就是将军队从被侵略领

土上撤出。10月12日，德国政府的回复无条件肯定了这些问题：“德国参加和谈的目的只是为了赞同这些条款实行中的实际细节。”10月14日，收到这一肯定答复后，为使“十四点计划”更加清晰，威尔逊作了进一步沟通：

(1) 停战的细节交由美国和协约国的军事顾问来决定，并且必须完全作杜绝德国重新开始敌对状态的可能性； 58

(2) 如果要使对话继续进行，潜艇战必须结束；

(3) 进一步要求与他接洽的政府能够代表德国人民。

10月20日，德国接受了前两条，并指出，至于第(3)条，德国现在已经有了基于国民议会的宪法和政府。10月23日，总统宣布“已经收到德国政府郑重而明确的保证，德国无条件接受1918年1月8日总统在美国国会演讲中所定的和平条款（即“十四点计划”）以及总统在随后的演讲中所阐明的协议原则，特别是9月27日的演讲，并且德国已经作好了讨论应用细节的准备”。总统已经将相关事宜通知了各协约国，“内附他的建议，如果协约国打算按照指定的条款和原则去议和的话”，它们必须让它们的军事顾问起草停战条款，性质如下： 59

“向各同盟国政府保证，在捍卫和执行德国政府已经接受的和议条款的细节方面具有自由的权力。”与10月14日相比，总统在文件的末尾更加明确地暗示德国皇帝应该退位。初期的谈判结束了，这是总统自己的派对，协约国政府并没有参与其中。

1918年11月5日，总统将他自其盟国政府所得到的答复转达给德国，并且补充道：福煦将军已经被授权将停战条款传达给完全值得信任的代表。协约国政府在答复中说：“如果满足以

#### 44 和约的经济后果

下限制条件，它们愿意与德国政府和解，和解基于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1月8日向美国国会的演讲中所定的和平条款（即“十四点计划”）以及总统在随后的演讲中所阐明的协议要点。”限制条件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与海洋的自由有关，关于这一点，“他们为自己保留了完全的自由”。第二个问题与赔偿有关，原文如下：“此外，总统在1918年1月8日向美国国会所作的演讲里所定的和平条款中宣称，被侵占领土上的军队必须撤离，归还领土，使其自由。协约国认为，这一条款隐含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通过该条款，他们认为，德国的海陆空侵略给协约国平民及财产造成的所有损失，德国必须予以赔偿。”<sup>①</sup>

通过这次文件的交换，德国与协约国之间的和约的性质就非常地简单明确了。和约的条款与总统的演讲保持一致，和会的目的是“讨论应用的细节问题”。契约签订的环境是非常庄重而有约束性的，条件之一就是德国应当同意那些让它陷入孤立境地的停战条款。德国无条件地信赖条约，协约国的承诺是严格履行它们在条约中的职责，如果条约有不明确的地方，它们不能利用战胜国的优势。

那么，束缚协约国的条约的实质性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检查一下过往的文件就能发现，尽管演讲的大部分内容都与精神、目的、意图有关，并没有涉及具体的解决方案，和约中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没有被触及，然而，它们已经很明确地解决了

---

<sup>①</sup> 这一保留条款的确切力量在第5章详细讨论。

某些问题。协约国的确在很大范围内都是自由的。更进一步说，很难在条约的基础上应用这些关于精神、目的、意图的段落；每一个人都应该判断的是，在他们自己看来，是否有欺骗或者伪善上演。但是后面我们将会看到，条约对于很多重大问题还是非常明确的。

除1918年1月18日的“十四点计划”外，同样构成条约资料来源的总统演讲还有四部分：2月11日在国会前的演讲；4月6日在巴尔的摩的演讲；7月4日在芒特弗农的演讲；9月27日在纽约的演讲。最后这一次演讲在条约中被特别地提到了。为了避免重复，我斗胆从这些演讲中选出了与对德条约有关的几条实质性条款。我所忽略的不但没有使我所引用的有所减损，反而为其增色不少；但是它们主要是与意图有关，而且可能太过于含糊和笼统，以至于不能解释为具有契约的性质。<sup>①</sup>

• “十四点计划”中的部分内容

62

(3) “尽可能地削除经济障碍，在所有热爱和平并且愿意保障和平的各个国家之间建立平等的贸易条件。”

(4) “各国要给予其他国家并从其他国家获得足够的保证，这样，各国的武器装备可以在保证国内安全的前提下降至最少。”

(5) 考虑到人民的相关利益，“对于殖民地要求的判断，要做到独立、开放和绝对的公平”。

---

① 我同样忽略了与对德协议没有特殊关系的内容。我删去了关于海洋自由的“十四点计划”中的第二点，因为协约国并没有接受它。所有的楷体字都是我添加的。



(6)、(7)、(8) 和 (11) 都是关于从被侵占地区撤兵以及被侵占地区的重建问题，特别是对比利时。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协约国的附加条款，对于德国的海陆空侵略给协约国平民及财产造成的所有损失，要求德国必须予以赔偿（完全是引用上文）。

(8) 纠正“1871 年普鲁士在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对法国所犯的错误”。

(13) 波兰独立，其包括“毫无争议的波兰人民居住的领土”，并“保证它有一个自由和安全的人海口”。

(14) 建立国际联盟。

- 2 月 11 日在国会前的演说

63 “那里将不再有合并，不再有捐献，不再有惩罚性的损害赔偿……自主决定绝对不是一句空话。这是一条带有强制性的行为原则，这一原则将使政治家从此无视他们的危险……这次战争中的每一个领土争端的解决，都必须考虑人民的利益，而不是仅仅作为处于对抗状态的各国之间互相协调或妥协的一部分。”

- 9 月 27 日在纽约的演讲

(1) “我们要绝对公正地对待每个人，无论他是否是我们愿意公正对待的人，不能对他有任何的歧视。”

(2) “与整体的利益不符的、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的、特殊或单独的利益都不能成为任何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3) “在国际联盟共同的大家庭里，不能有任何同盟、联盟以及特殊的契约和谅解。”

(4) “作为一种纪律和控制手段，国际联盟有实行经济惩罚以把某国排除于世界市场之外的权力，除此之外，联盟内部不能有特殊的、私下的经济联合，并且不能实行任何形式的经济抵制和排外。”

(5) “任何形式的国际协定和条约都必须全文通告给其余国家。”

这一为整个世界所作的明智且无私的计划于1918年12月5日被通过，这一计划超越了理想和抱负的范畴，成为世界上所有超级大国都签字赞同的、庄重的协定的一部分。然而，这个计划被遗失在巴黎这个沼泽里了——连同它所有的精神都被遗失了，这些文字一部分被忽略了，其他部分被曲解了。

德国对于和约草稿的观察大体上是在两个条约之间的比较，基于对于第一个条款的理解，德国同意放下武器，第二个条款是其后需要它们签字的文件的实际条款。德国的观察员可以很容易地证明，条约草案中对于协定和国际道德的破坏足以与它们入侵比利时相媲美。然而，德国的答复不合事宜，因为虽然答复的大部分都是很有影响力、很公正的，但是稍稍欠缺真正宽容的态度与高尚的视角，在全局构思方面也非常欠缺。然而，对于这一事件深藏的激情应该已经激发出了对待绝望的冷静而客观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在答复中也是没有的。无论如何，协约国政府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德国的评论。我想，即使德国在和会进行的过程中能够提出什么异议，也丝毫不会改变结果。

各国发言人经常缺乏一个人应该具有的最普通的美德；这也就验证了一个事实：政治家不仅仅代表他自己，而且还代表他的国家，这些不应该招致过多的指责（就像历史上经常记载

的)——报复、背信弃义和自高自大。在战胜国强加给战败国的条约里,这样的品质是很常见的。但是,德国代表没有成功地、用充满激情的预言性的话语揭发这个和约与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最重要的区别所在——这个条约的伪善。

然而,这个话题还是留给别人去写吧,我就不再讨论了。我最关心的不是和约的公正性——既不关心惩罚敌人是否公正,也不关心和约中规定的战胜国责任的公正性——而是和约的智慧以及它的后果。

因此,我打算在本章重点陈述条约中的重要经济条款,而把对有关赔偿和德国满足赔偿能力的评论留待第5章。

66 德国战前的经济体系主要依赖三大要素:(1)以其商业船只、殖民地、对外投资、出口、商人的海外联系为代表的对外贸易;(2)对煤炭和铁矿的开采以及以此为工业; (3)德国的运输和关税体系。这几个要素中的第一个虽然不是最次要的,但却是最易受到攻击的。条约的目的是系统化地摧毁所有这三点,但是主要是前两点。

## I. 对外贸易

(1) 德国将所有总重超过1 600吨的商业船舶、总重为1 000~1 600吨之间的船只的1/2、拖网渔船和其他类型船只的1/4都转交给了协约国。<sup>①</sup>让步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仅是挂着德国国旗的船只,而且包括属于德国人所有的、但是挂着其他国

---

<sup>①</sup> 卷八附件三第1条。

家国旗的船只，还在建造中的和已经漂浮在海上的船只都包括在内。<sup>①</sup>此外，在5年时间里，德国必须保证在需要的时候为协约国每年建造它们指定型号的船只，总吨位可以达到20万吨<sup>②</sup>，这些船只的价值将冲抵德国承担的赔款。<sup>③</sup>

因此，德国的商船被清除出了海上商业的竞争，许多年内 67 都不可能恢复到能够满足国内商业需求的规模。目前，已经没有航线经过汉堡了，除非外国在航运吨位过剩的情况下，认为建立一条通往汉堡的航线是值得的。德国必须为自己的商业运输支付费用，费用由对方确定，而且只有在对方认为方便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如此的便利。只有将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的商业船舶置于自己的有效影响之下，德国港口和商业才能够重新繁荣。

(2) 德国必须将“它在海外殖民地的所有特权”都交给协约国。<sup>④</sup>这里的领土让步不仅是就主权而言的，而且包括了对德国政府财产的不利条款——包括铁路在内的所有财产都要无偿交给协约国；然而，德国政府对于购买以及建造这些财产或者为殖民地的发展所造成的债务仍然负有责任。<sup>⑤</sup>

与近代历史相似的割让问题占统治地位的方式不同的是， 68 虽然德国人民的私人财产和生命与德国政府不同，但是也受到了不利影响。协约国政府在德国的前殖民地行使权力“可以制

① 卷八附件三第3条。

② 在战前几年，德国除战船以外，平均每年的造船量大约是35万吨。

③ 卷八附件三第5条。

④ 第119条。

⑤ 第120条和第257条。

定在德国人遣送回国的问题上或者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具有欧洲血统的德国人应该或者不应该获得居住权、拥有财产、经商、从事一种职业的问题上他们认为正确的政策”。<sup>①</sup> 所有建设和开发的市政工程、有利于德国人的契约和合同都划归协约国所有，作为对赔款的部分支付。

但是，这些条款与下面这一更加全面的规定比起来就不甚重要了：“当现在的条约生效时，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保留在德国前殖民地上扣留或清算属于德国人以及德国人所拥有的公司所有的财产、权利和权益的权利。”<sup>②</sup> 这一对私人财产的大规模征用是在协约国不需要对被征收的个人支付任何补偿的情况下作出的。从德国国民那里得到的收入首先将被用于支付德国对协约国的私人债务，其次将用于支付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或者土耳其的应付赔款。余额既可以由清算的国家直接交给德国，也可以由它们自己保留。如果自己保留，款项必须交给赔款委员会，作为德国预先支付的赔款。<sup>③</sup>

总之，不仅德国在所有前海外殖民地的主权与影响力被根除了，而且，在德国前殖民地居住或者拥有财产的德国人，其人身及财产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安全也都被剥夺了。

(3) 上述关于在前德国殖民地上德国人私人财产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在阿尔萨斯-洛林的德国人的财产，除非法国政府选择

---

① 第 122 条。

② 第 121 和第 297 条 (b)。是否行使征用权不取决于赔款委员会，而是取决于其领土和财产被置于割让和委任托管权境地的特定国家。

③ 第 297 条 (h) 和卷十第 4 篇附件第 4 段。

给予特殊对待。<sup>①</sup> 与类似的海外征用相比，这次征用的实际重要性更大。自 1871 年以来，这两个省的煤炭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因此，对这两个省的征用所涉及的财产价值更大，而且德国在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利益与其国内经济利益的联系也更加紧密。阿尔萨斯-洛林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已有近五十年了，<sup>70</sup> 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说德语，而且这里已经成为德国许多重要经济企业的舞台。然而，那些曾经居住在那里或者曾往那里的企业投资的德国人的财产，现在已经完全处于法国政府的掌控之中了，而且没有任何赔偿，除非德国政府愿意支付这部分费用。法国政府被授予无偿征用居住在阿尔萨斯-洛林的德国人的私人财产和设立在阿尔萨斯-洛林的德国公司的财产的权利，这些收入被认为可以部分地满足法国各式各样的要求。只有在法国政府特别允许德国人可以继续居住、上述条款不适用的情况下，这一苛刻的条款才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减轻。而国家、政府和市政财产必须无条件地让给法国，其中包括两省的铁路系统以及全部车辆。<sup>②</sup> 但是财产被接管时，相关的债务却减少了，<sup>71</sup> 这是因为所有公共形式的相关债务仍由德国承担。<sup>③</sup> 阿尔萨斯-洛林不需负担德国战争期间或者战前固定比例的债务，主权自由回

---

① 第 53 条和第 74 条。

② 1871 年，德国就阿尔萨斯-洛林的铁路系统向法国作出了补偿，然而，国家财产却被无偿占有了，但是当时铁路是私人财产。随后，当铁路归于德国政府所有的时候，法国认为，虽然德国在铁路系统上投入了大笔资金，但是仍然主张按照处置国家财产的先例来处理。

③ 第 55 条和第 255 条。这种做法是遵循 1871 年的先例。

归法国，而德国并不会因为这一交付而获得赔款数额的抵扣。

（4）没收德国人的私人财产这一做法并不局限于前德国殖民地以及阿尔萨斯-洛林。这种处理财产的方式虽然是条约中非常重要并且有实质性意义的一部分，并且在凡尔赛会议上德国代表异常激烈地反对的对象，然而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据我所知，在近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和平条约是这样处理私人财产的，所以德国代表坚持认为，现在开这样的先例对任何地方的私人财产安全都是一个危险而又不道德的重创。这是夸张的说法，两个世纪以来，风俗和习惯证明了国家与个人在财产和权利方面的显著区别是人为的，这一区别在和平条约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下迅速被淘汰了。这与现代社会主义者对于国家和国民之间关系的观念也是不相符的。然而，事实上，和约对于一直以来所详细阐释的根植于所谓众多国际法之中的观念的确是一次破坏性的打击。

目前确定的关于没收德国境外的德国人私人财产的重要条款，由于它们在产生作用时通常会出现重叠，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最严厉和广泛的条款就使其他条款成为多余的了。然而，一般来说，这些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条款的设计并没有那些更加特殊和限制性条款的设计那样精确，这些规定如下：

（a）协约国“保留在它们国境、殖民地、属国、保护国以及德国移交给它们的领土范围之内，在条约生效之时，对属于德国人及德国人所拥有公司的所有财产、权利和收益予以扣留与清算的权利”。<sup>①</sup>

---

<sup>①</sup> 第 297 条（b）。



这是我们在殖民地以及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上已经讨论过的条款的扩充版本。清算所得财产的价值将首先用于支付德国对清算该财产的协约国国民的私人债务，其次将用于支付协约国针对德国前盟国的行为所提出的赔款要求。任何余额，只要是清算政府决定保留的，就必须冲抵赔偿款项。<sup>①</sup>然而，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清算政府并不是必须要将余额交给赔款委员会，如果愿意，它可以将收益直接交给德国。这样一来，如果美国愿意，无论赔款委员会的意见如何，它都可以利用手中所管理的大笔德国财产为德国提供物资。 73

这些条款起源于用清算所的方式来相互解决敌人债务的计划。这一提案中，每个参战国的政府负责征收本国居民欠外国居民的私人债务（这一常规的征收过程由于战争的原因而暂时中断了），以此种方式同时可以得到本国居民对其他国家居民的债权，按照各国的债权债务来分配所征收的基金，任何国家的债权债务差额都以现金来支付，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减少纠纷和诉讼。<sup>②</sup>这样的计划可以完全是双边的、互惠的，不过只有一部分是这样的，主要是商业债务部分。但是，由于协约国大 74

① 卷十第3篇和第4篇以及第243条。

② 通俗地说，就是设立一个清算所，各国只负责征收本国居民欠外国居民的私人债务，当然要包括欠哪个国家的债务资料。然后，所有国家的资料汇总到清算所，这样就可以从其他国家欠本国的债务数额中得到本国的债权数额。如此，各国的债权债务总额都有了，然后各国只就余额同清算所结算，债权大于债务的国家从清算所得到差额，相反则要向清算所支付差额。这样，国与国之间的债权债务就全部清算完毕，剩下的就是各国政府的内部分配了。——译者注

获全胜，它们可以引入只有利于自身而背离互惠性的方法，这些方法中最主要的如下：按照条约规定，协约国居民在德国管辖范围内的财产所有权要归还给协约国，但德国人在协约国管辖范围内的财产由协约国按上述规定扣留和清算。这样的结果是：

第一，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德国人所有的财产都要被征用，而在协约国境内由公开委托人和与之类似的人员监管的巨额财产，可能被永久地扣留。

第二，这些德国的资产不仅将被用于支付德国人的债务，而且如果需要，这些财产也将用于“支付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的人民关于他们在其他敌对国家的财产、权利和权益的索赔”，  
75 比如土耳其、保加利亚和奥地利。<sup>①</sup>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条款，它当然不是互惠性的。

第三，任何归属于德国私人的最终剩余并不需要归还，而是可以用于支付德国政府负担的各种赔款。<sup>②</sup> 契约、文件和信息的递交保证了这些条款的有效实行。<sup>③</sup>

---

① 引号内的句子解释得有些模糊，内容很宽泛，好像私人的债务也包括在内，但是最终的条约草案并没有明确提及私人债务。

② 对于波兰和其他新建立的国家，条款的规定就不那么严格了。在这几个国家里，清算所得的款项直接归还给业主（第92条）。

③ 卷十第4篇附件第10段：“从和约生效之日起，德国须在六个月内向每一个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递交德国国民在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境内所拥有的有价证券、授权证书、契约或其他权利文件以及相关财产、权利和收益……应任何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的要求，德国必须随时提供相关信息，如德国公民在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境内所拥有的财产、权利和权益以及1914年7月1日以来与这些财产、权利和权益相关的交易。”

第四，所有协约国居民和德国居民之间战前所签订的契约，前者可以自由选择让契约作废或重新生效，这样一来，所有对德国有利的条约都将被废除，与此相反，德国将被迫履行那些对它不利的条约。

(b) 以上我们一直在讨论协约国境内德国人的财产问题。下一条款旨在驱除德国人在其邻国、前盟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境内的权益。财政条款的第260条规定：在条约生效的一年内，德国政府必须征用其国民财产并将其转交给赔款委员会，“在俄罗斯、中国、土耳其、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或者在这些国家的占领地或附属地内，或者在曾经属于德国或其联盟国家所有的领土上，德国居民在任何公用事业或附属权利中拥有的所有权利和收益，按照条约，都要由德国或其前联盟国家转交给其他国家或托管机构进行管理”。这是一项综合性描述，和以上(a)中的内容有部分重复，但是应当注意，(b)中包括由俄罗斯、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分割出来的新的国家和地区。这样，德国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都被清除了，它在所有邻国的资本都被没收了，这些国家正是德国寻找将来的生计，为它的能源、企业和科技寻找出路的所在。

对于赔款委员会来说，具体实行这一计划是一项特殊的任务，因为在被战争、分裂和布尔什维克主义扰乱过的、并不安宁的广袤领土上，它将成为大量权利和权益的拥有者。在战胜国之间分配战利品需要成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机构，二三十个贪婪的冒险家和猜疑的特权狩猎者将把这一机构的门槛弄得拥挤

而脏乱不堪。

为避免赔款委员会由于疏忽而没能充分地行使权力，于是进一步规定，德国政府应当在条约生效后的六个月之内，将相关问题的所有权利和权益列一份清单交给赔偿委员会，“无论这些问题是已经得到批准的，或是偶然发生的，或是尚未发生的”，在这段时间内，所有未通告赔款委员会的权利和权益都将自动归为协约国所有。<sup>①</sup> 这种性质的法令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约束人身及财产不在德国管辖范围内的国民是不得而知的，但是所有列入以上清单的国家，不管是否已经被强迫接受适当条约的条款，都受到了协约国政府的压迫。

78 (c) 第三项规定比上述两项都要彻底，因为上述两项都没有影响德国在中立国的权益。赔款委员会得到授权，要求德国在1921年5月1日前以确定的方式支付高达50亿美元的赔款，“不管是黄金、商品、船舶、有价证券还是其他物品”。<sup>②</sup> 这一条款赋予赔款委员会在此期间随意处置所有德国人财产的权力。根据这一条款，赔款委员会可以征用德国境内或者境外特定的商行、企业或者财产，而且它们的权力并不仅仅限于条约签订时已经存在的财产，还包括在接下来的18个月内可能生产或获得的财产。例如，它们可以挑选（大概它们一成立就会这样做）南美洲杰出又有实力的德国海外电器会社（D. U. E. G.），按照协约国的权益来处置它。这一条款很清晰，并将一切都包括在

---

① 第260条。

② 第235条。

内。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种全新的赔款收集原则。至今为止，所有的赔款数额都是固定的，被处罚的国家可以自由地设计和选择赔款支付方式。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收款人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不仅要求一定的数额，并且可以任意地指定作为赔偿的财产。所以，赔款委员会的权力（第5章我会特别地讨论）不仅可以索赔，而且可以被用来摧毁德国的商业和经济组织。 79

条款（a）（b）（c）（以及其他我认为不值得详述的小条款）累积的效果就是抢掠德国（或者使协约国变得强大从而可以随意抢掠德国——这种抢掠至今都没有结束）境外的所有财产，像条约中规定的那样。德国不仅仅海外投资被没收，被迫断绝了与海外的联系，而且其在前盟国以及与其接壤的邻国境内的财产也同样被没收。

（5）由于担心以上规定有疏忽之处，所以条约中又加了几条，与原来的条约相比，这几条实际上没有增加太多的内容，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揭示了战胜国竭尽全力遏制德国经济的意图。

首先增加了一个关于边界和弃权的大概条款：“根据本条约 80 的规定，德国放弃其在欧洲边界以外的所有属于德国或其联盟国家的领土内的一切优惠、权利、特权以及它以任何方式得到的对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不利的优惠、权力、特权。”<sup>①</sup>

接下来还有一些更加特殊的规定。德国放弃在中国所得到

---

① 第118条。

的一切权力和特权。<sup>①</sup> 还有一些类似的针对暹罗（泰国的旧称）<sup>②</sup>、利比里亚<sup>③</sup>、摩洛哥<sup>④</sup>和埃及<sup>⑤</sup>的条款。德国在埃及不仅失去了特权，而且按第 150 条的规定，连普通的自由都失去了，埃及政府被授权“完全自由地界定在埃及的德国人的地位及生存条件”。

81 按照第 258 条的规定，德国放弃了参加“在任何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或者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土耳其，或者它们的属地，或者前俄罗斯帝国运转的”任何国际性金融或者经济组织的权利。

总之，只有那些对协约国有利的战前条约和惯例能够再次生效，那些对德国有利的条约一律无效。<sup>⑥</sup>

然而，与我上述提及的规定相比，这些规定很明显都丝毫不重要。它们只是在逻辑上完全剥夺了德国人的公民权利，使德国经济服从于协约国的利益，但实质上并没有给德国增加有效的限制。

---

① 第 120 条和第 132 条。

② 第 135 ~ 137 条。

③ 第 135 ~ 140 条。

④ 第 141 条：“德国放弃于 1906 年 4 月 7 日签订的阿尔赫西拉斯公约以及于 1909 年 2 月 9 日和 1911 年 11 月 4 日签订的法 - 德公约所赋予它的一切优惠、权力、特权。”

⑤ 第 148 条：“所有由德国与埃及签订的条约、协议、合同和契约自 1914 年 8 月 4 日起被废除。”第 153 条：“所有德意志帝国在埃及的财产和领地全部无条件交给埃及政府。”

⑥ 第 289 条。

## II. 煤炭和铁及以此为基础的工业

考虑到关于煤炭和铁的条款对德国国内工业经济的最终影响，这些条款比导致直接金钱价值损失的条款更加重要。与铁和血相比，德意志帝国更多的是建立在煤炭和钢铁的基础之上的。仅仅凭借鲁尔、西里西亚、萨尔河这些大煤田的熟练开发就可以支持使德国成为欧洲大陆第一工业国所需要的钢铁、化学和电器工业发展。1/3 的德国人居住在人口超过 2 万人的城镇里，这是一种以煤炭和钢铁为基础的工业集中。因此，法国政治家以打击德国的煤炭供给为目标并没有弄错。这一条约的要求极度过分，并且在技术上也是不可行的，或许在很久以后才能挽救这一形势。 82

条约从以下四个方面打击了德国的煤炭供给。

(1) “德国将整个萨尔河流域的煤矿的绝对所有权和专有开采权无偿割让给法国，而且法国也不用承担任何相关债务，以此作为对法国北部煤矿损坏的赔偿以及德国应当支付的战争损害赔偿的一部分。”<sup>①</sup> 虽然该地区在将来的 15 年里将由国际联盟管理，但是可以看到，煤矿已经完全割让给法国了。15 年之后，该地区的居民将以投票的方式决定该地区将来的主权归属，如果投票结果为并入德国，德国必须按照一定价格以黄金赎回这些煤矿。<sup>②</sup> 83

---

① 第 45 条。

② 卷四第 4 篇附件第 3 章。



世界上已经公认，这种处理萨尔河地区的方式是伪善的掠夺行为。就赔偿法国的煤矿损失问题而言，条约的其他地方已经作出规定了，稍后我们将会看到。“在德国，没有哪个地区的居民像萨尔河地区的居民那样稳重、相似、简单的了。”德国代表的说法没有任何人反驳。1918年，在近65万居民中，只有不到100个法国人。萨尔河地区归属于德国的历史已经超过1000年了。法国通过军事行动把萨尔河地区暂时据为己有，但是随着和议的到来，总是很快就归还给德国了。在长达1048年的时间里，法国统治该地区的时间总共不到68年。1814年在巴黎签订第一次条约的时候，将一小部分领土划归法国所有，居民的反抗极为激烈，要求“与他们的祖国德国重新合并”，因为他们与德国在“语言、风俗和宗教上都息息相关”。在法国占据该地区一年零三个月之后，1815年在巴黎签订的第二个条约考虑了这一要求。自此以后，该地区一直依附于德国，其经济的发展也是归因于这种联系。

法国希望得到煤炭，用来支持洛林铁矿，按照俾斯麦的精神，它已经得到了。并非按照先例不能给法国，而是协约国口头的承诺使得法国不应该这样做。<sup>①</sup>

---

① “我们获得了萨尔河煤田的所有权，为了在开采的过程中不被打扰，我们将制定法律给予居住在此处的60万德国人很少的土地所有权，在15年之内，我们将尽力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使他们宣称自己愿意成为法国人。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在这15年里，我们将继续说服他们，从每一点上攻击他们，直到他们从内心里承认和肯定我们。与他们从我们手中夺走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野蛮方式相比，这明显是一种更加缓和的方式。”

(2) 上西里西亚由公民投票<sup>①</sup>的方式割让给了波兰，该地区并没有大的城镇，但是拥有德国最主要的一个煤田，其硬煤产量占德国硬煤总产量的23%。在历史上，上西里西亚从来都不是波兰的领土，但是这里的人有波兰人、德国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具体的比例尚存争论。<sup>②</sup>在经济上，该地区与德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德国东部的工业依赖于这里的煤炭，对于德国的

---

但是，如果不野蛮就会显得虚伪。我们都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是一种试图吞并这60万德国人的尝试。我们都非常理解使克雷蒙梭希望将萨尔河煤田交给我们的经济上的原因，但是，难道我们一定要假装欺骗这60万德国人才能在15年时间里将他们变成法国人吗？”（M. Herve in *La Victorie*, 1919年5月31日）

① 在协约国的最终文件中，这一公民投票是德国所作出的最重要的让步，在德国东部边界问题上从来不同意协约国政策的劳合·乔治先生应该获得主要荣誉。投票不会在1920年春季之前举行，也可能会推迟到1921年。在此期间，该地区将由一个联合委员会管理。投票将由各乡镇举行，最终的边界由协约国决定。决定将部分参考各个乡镇的投票结果，部分参考“当地的地理和经济条件”。预测结果需要丰富的关于当地的知识，通过投票给波兰，一个地区可以逃避缴纳赔款的责任，而投票给德国的结果是承担沉重的税负，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另外，新的波兰政府的无能以及经济上混乱的状况将会阻止那些基于经济而不是民族立场投票的居民。同样需要提及的还有，在类似卫生措施和社会立法等这些生活条件上，西里西亚与波兰的临近地区没有任何可比性。在那些地区，类似的立法还处于初级阶段。文章认为西里西亚将不再属于德国，但是一年之中会发生很多事情，这一假设并不确定，如果证明有误的话，结论就必须改变。

② 德国政府宣称（曾有人反驳这种说法），从选举的投票结果看，1/3的居民投票支持把上西里西亚划给波兰，2/3的居民投票支持划给德国。

经济结构来说，失去这里将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sup>①</sup>

86 失去了上西里西亚和萨尔河地区，德国的煤炭供给减少了将近 1/3。

(3) 在这些剩余的煤炭供给中，德国还要赔偿法国北部省份的煤田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和破坏的估计额，年年如此。如赔款这一章附件五第 2 段所说：“在不超过十年的期限内，德  
87 国每年赔偿法国诺德和加来海峡地区由于战争破坏而比战前减

---

① 然而必须注意到，在协约国最终文件里，与上西里西亚有关的其他让步还包括第 90 条：“波兰承诺，在 15 年内，德国根据和约转让给波兰的上西里西亚的任何地区，其所出产的煤炭都允许向德国出口。这些产品将免于出口税以及其他对于出口的收费和限制。波兰同意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德国的购买者能够以与波兰或任何其他国家的购买者相似的条件来购买这些产品。”这表面看上是优先购买权，其实不然，要估计其实际的后果并不容易。然而很明显，就这些煤矿保持以前的效率以及德国现在需要购买这些煤炭而言，给德国造成的损失仅限于对贸易平衡的影响，而对于正文中预期的德国经济生活并没有严重影响。对协约国来说，这是一个实施更好的实际解决办法的大好机会。应当补充一点，德国人曾经列举出同样的经济论据，要求把萨尔煤田给法国，而把上西里西亚给德国。因为虽然西里西亚的煤炭对德国的经济生活非常重要，波兰并不需要它。战前波兰对煤炭的年需求量是 1 050 万吨，其中 680 万吨来自于与上西里西亚相邻的没有争议的波兰地区，150 万吨来自于上西里西亚（上西里西亚的煤炭总产量是 4 350 万吨），剩余部分来自于现在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即使没有上西里西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煤炭供应，也可以通过更充分地开发它自己的煤田（这些煤田并没有得到科学的开发），或者通过它现在吞并的西加利西亚省的煤炭储量来满足自己的煤炭需求。

少的产量数额。这一赔偿额开始的5年之内以2 000万吨为限，在5年之后以800万吨为限。”

仅仅就这一条款而言，它还是合理的，如果德国可以自由支配剩余的资源，它是能够履行这一条款的。

(4) 最后的关于煤炭的规定是赔款这一章中总体计划的一部分，该条款规定，赔偿总额中的一部分将以各种煤炭而不是现金来支付。作为应付赔款的一部分，德国每年向法国按照以下数量交付煤炭或者等量的焦炭（德国在这里所交付给法国的产量是除了萨尔河地区的产量以及每年赔偿的给法国北部所造成的损失之外的附加数量）：

(a) 10年内每年交给法国700万吨；<sup>①</sup>

(b) 10年内每年交给比利时800万吨；

(c) 1919 ~ 1920年交给意大利的年增加量为450万吨，1923 ~ 1929年连续6年为850万吨。

(d) 如果卢森堡需要，每年交给卢森堡的煤炭数量等于卢森堡战前对德国煤炭的年消费量。 88

以上数量加总在一起，大约是平均每年2 500万吨。

这些数字应当结合德国每年可能的煤炭产量加以检验。德国战前的最高产量是1913年，总产量达到了19 150万吨，其中有1 900万吨自己损耗了，有3 350万吨的净出口额（比如出口

---

① 在3年的时间内，法国将每年得到不纯苯3.5万吨、煤焦油5万吨、硫酸氨3万吨。

## 64 和约的经济后果

减去进口)，剩余 13 900 万吨留做国内消费。据估计，剩余煤炭的用途如表 4 - 1 所示。

表 4 - 1 德国剩余煤炭的用途

用 途	产量（万吨）
铁 路	1 800
煤气、水、电	1 250
船上的煤仓	650
家用燃料、小工业、农业	2 400
工 业	7 800
总 计	13 900

由于国家领土减少所导致煤炭的产量降低如表 4 - 2 所示。

表 4 - 2 国家领土减少所导致的煤炭降低的产量

减少的领土	降低产量（万吨）
阿尔萨斯-洛林	380
萨尔河流域	1 320
上西里西亚	4 380
总 计	6 080

89 因此，以 1913 年的产量（13 070 万吨）为基础，减去煤矿自己的损耗量，将剩余（比如）11 800 万吨。几年之内，每年要交付给法国多达 2 000 万吨，作为赔偿法国煤矿的损失，分配

给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卢森堡 2 500 万吨。<sup>①</sup> 由于前述产量是最大的产量，而出口数量在最初几年将会略低，所以我们把德国承担的对协约国的出口数量定为 4 000 万吨，在此基础上留做国内消费的煤炭数量为 7 800 万吨，而战前的消费量是 13 900 万吨。

然而，如果想进行精确的比较，就需要作实质性的修改。一方面，战前产量肯定不能作为现在产量的依据。与 1913 年 19 150 万吨的产量相比，1918 年的产量只是 16 150 万吨；1919 年 90 年上半年，除去阿尔萨斯-洛林以及萨尔河地区，但是包括上西里西亚，产量还不到 5 000 万吨，相应的年产量大约是 10 000 万吨。<sup>②</sup> 导致产量减少的部分原因是暂时的、特殊的，但是德国政府认为，其中的部分原因在将来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

---

① 赔款委员会被条约授权（卷八附件五第 10 段）“推迟或者取消这种交付”，如果它们认为“完全履行上述条款将会过度干预德国工业需求”的话。在出现推迟或者取消的情况时，“用于代替被破坏煤矿所产煤的煤炭与其他的交付相比享有优先权”。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如果德国根本不可能供应所有的 4 500 万吨，那么这一结束语就是最关键的，因为它意味着，在意大利开始得到交付的煤炭之前，法国已经得到了 2 000 万吨。赔款委员会并没有修改条款的决定权。但是意大利的媒体没有忽略这一条款的重要意义，并提出，这一条款是在意大利代表不在巴黎的时候加入的（*Corriere della Sera*, 1919 年 7 月 19 日）。

② 由此断定，德国当前的生产率降到了 1913 年的 60%。这自然对煤炭的储藏量产生很严重的影响，即将到来的冬天会非常危险。

种观点至今未遭到反驳。其中部分原因与其他地方相同，每班次工作时间由 8.5 小时减少到了 7 小时，中央政府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将其恢复到以前的产量。此外，采矿设备的使用率很差（封锁导致了一些重要物资的缺乏），工人的身体状况由于营养不良而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要满足赔款要求，这种状况就不可能得到改善，生活水平只会更低），战争中的伤亡也减少了高技能的矿工的数量。对英国自身状况的分析就可以充分说明，德国的产量不可能达到战前水平。德国政府估计产量的损失大约在 30% 以上，既有工作时间缩短的原因，也有其他经济上的影响，两者的影响差不多各占一半。根据一般的常识看来，这一数字是合理的，但是我并没有充分的知识去肯定它或者是批评它。

德国战前的煤炭产量是净重 11 800 万吨（除去领土的减少和煤矿自身的消耗），而这一数字很可能还要减少，因此，考虑到以上因素，产量至少要下降到 10 000 万<sup>①</sup>吨。如果其中的 4 000 万吨出口到协约国，那么还剩余 6 000 万吨满足国内消费。由于领土的减少，与供给一样，需求也会降低，但即使是最大胆的估计，需求减少的数量也不可能超过 2 900 万吨。<sup>②</sup> 因此，按照战前德国铁路与工业的效率，我们估计，维持战后德国国内需求的煤炭数量是 11 000 万吨，而产量还不到 10 000 万吨，并且其中的 4 000 万吨已经抵押给了协约国。

由于这一问题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对其进行了详细的统计  
92 分析。很明显，不要对精确的数字过分关注，因为这些数字都

---

① 与以上引用的产量减少 30% 不同，在这里假设产量减少 15%。

② 假定德国的工业企业产出减少 25%，其他需求降低 13%。



是假定的和不确定的。<sup>①</sup>但是，事实无可辩驳。如果德国要继续做一个工业大国的话，在领土和效率损失之后，德国在近期将不能出口煤炭（甚至将会依赖于条约赋予它购买上西里西亚煤炭的权利）。它每被迫出口100万吨煤炭，就要以关闭一家工厂为代价。在一定的约束下，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后面再讨论。但是很明显，德国不可能也不愿意每年将4000万吨煤炭贡献给协约国。那些协约国的官员告诉他们的国民，德国可以做到这一切。这当然是在欺骗国民，为的是让他们的国民在被引领着前进的时候，能够暂时地减少疑惑。

和平条约中存在这些欺骗性条款尤其使将来充满了很多危险因素。那些财政大臣用以欺骗公众的关于赔偿的妄想达到了他们推迟征税以及裁员的目的后就再也不会被提及了，但是关于煤炭的条款绝对不会如此轻易地被忽略，因为这对于法国和意大利的利益来说非常重要，这些国家将会做其权限范围内的任何事情，以确保条款的实现。由于德国的破坏所造成的法国、英国以及其他地区煤炭产量的减少，加上其他一些次要因素，比如说交通系统的瘫痪、组织的破坏和新政府的低效率，

---

<sup>①</sup>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醒读者，以上并没有将德国褐煤的产量计算在内。除去变为煤球的2100万吨以外，1913年的粗粒褐煤还剩余1300万吨。但是在战前，除去以上假设的煤炭数量以外，这些褐煤对德国来说就是必需的。对于德国煤炭的损失在何种程度上可以通过广泛的使用褐煤，或者通过目前更加节约地使用来获得补偿，我不是一个称职的发言者；但是，很多的权威人士相信，通过更加重视褐煤储量，德国可以使其在煤炭上的损失获得充足的补偿。

整个欧洲的煤炭形势都令人绝望；<sup>①</sup> 法国和意大利带着条约赋予的权利加入到这场争夺之中，它们是绝不会轻易放弃的。

94 这真的是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法国与意大利的理由非常充分，从某种角度讲，它们的理由是无可辩驳的。这一情形可以看做是在德国的工业与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业之间作出选择的问题。可以确认无疑的是：如果德国交出了煤炭，那将毁掉德国的工业；如果德国不交出煤炭，就会危及法国和意大利的工业。在这种情况下，难道拥有条约赋予的权利的战胜国不应该获得胜利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损失归根结底都是由战败国造成的。然而，如果这些感觉和权利超越了理智，那么对中欧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反作用将很难被控制在最初的范围内。

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如果法国和意大利可以通过从德国进口煤炭来弥补自身煤炭的不足，那么北欧、瑞士以及奥地利这些以前的大部分煤炭需求都是由德国大量可以出口的煤炭剩余来弥补的国家将会因此不能满足自身对煤炭的需求。战前，德国出口给奥匈帝国的煤炭达 1 360 万吨。因为几乎所有的前帝国煤炭都在现在的德国—奥地利之外，所以，如果奥地利不能够从德国得到煤炭供给的话，它的工业就会完全被摧毁。

95 德国那些中立的邻国以前的煤炭供给一部分来自英国，但是大

---

① 胡佛先生在 1919 年 7 月估计，不包括俄罗斯和巴尔干半岛的欧洲煤炭产量已经由 67 950 万吨降低到 44 300 万吨，这些在很小的程度上是由于原料和劳动力的流失造成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经受了物资的匮乏和战争的苦难之后不再努力工作，缺乏铁路和公路运输，一些产煤地区的归属仍然不明确。

部分来自德国，它们的状况将会同样严重。这些政府将致力于供给德国所必需的原材料，并以此为条件换回煤炭。事实上，它们已经开始这样做了。<sup>①</sup> 由于货币经济的崩溃，国际之间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开始盛行。目前，在欧洲中部和东南部的交易中，货币并不是真正的价值度量标准，购买任何物品的时候都不是必要的，结果就是，如果甲国拥有乙国所必需的某种商品，并不以货币作为交换条件，而是通过双边协议交换乙国国内拥有的对甲国非常重要的商品。与之前几乎被完美简化的国际间贸易相比，这样的交易非常复杂。但是与当前并不算复杂的工业条件相比，这种交易方式对于促进生产还是有一定作用的。鲁尔地区的黄油班<sup>②</sup>显示了当代欧洲在多大程度上已经倒退回到了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现金和自由交易的崩溃使我们迅速回到低级的经济组织方式提供了独特的例证。但是，只有这一方法可以促进煤炭的生产，其他方式都失败了。<sup>③</sup>

96

然而，如果德国可以为它中立的邻国找到煤炭的话，法国和意大利就会强烈声称德国能够而且必须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

---

① 基于此，它们在战争期间达成了大量的商业协议。但是，1919年6月，德国与丹麦、挪威和瑞士之间达成了单独的以煤炭作为支付方式的附加协议。相关的数目并不是非常大，但是如果没有这些条约，德国将得不到丹麦的黄油、挪威的油脂和鲑鱼以及瑞士的牛奶和牲畜。

② 鲁尔地区的6万名矿工同意加班工作，目的是生产要出口到丹麦的煤炭，以此换来丹麦的黄油，所以被称为黄油班。黄油将首先供应给矿工，因为他们为获得黄油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③ 英国威士忌班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一理由看上去十分公正，但是，这类要求很难与事实相抗衡，虽然矿工愿意为了黄油而工作，但是如果他们挖到的煤出口后换不回任何东西的话，没有人能够强迫他们工作；而且，如果德国没有煤炭出口给邻国，它将无法获得维持国内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进口品。

97 如果欧洲煤炭供给的分配变得混乱的话，那么法国是最满意的，其次是意大利，其他的国家就只能碰运气了。欧洲的工业前景将会很灰暗，很可能会爆发革命。不管在情感或正义上这些特殊的利益和要求怎样合理，都要因时制宜。如果胡佛先生的推断是正确的，欧洲的煤炭产量减少了1/3，那么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根据需求来大公无私地分配财产，同时不能忽略任何可以刺激生产或是寻找更加经济的运输方式的途径。1919年8月，协约国最高委员会设立了欧洲煤炭委员会，其中有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如果适当地使用和扩展，将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将在第7章里对该组织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在这里，我只关心这样做的后果——如果按照和约来做不可能的话。<sup>①</sup>

---

① 早在1919年9月，煤炭委员会就已经发现，强迫执行和约的规定是根本不可能的，便将和约作了以下修改：“德国应在接下来的6个月时间里使煤炭出口量达到相当于每年出口2000万吨，这与条约中规定的4300万吨相比已经减少了很多。如果德国的煤炭总产量超过了目前的每年10800万吨的水平，达到了12800万吨，那么这一范围内增加产量的60%，应当供应给协约国；超出12800万吨的产量的50%应供应给协约国，直到达到条约中规定的数量为止。如果德国的总产量达不到10800万吨，那么协约国将会酌情考虑德国的情况。”

关于铁矿石的条款，虽然有着破坏性的影响，但是并不需 98  
要特别关注。它们不需要太多的关注，因为在很大的程度上这是不可避免的。1913年，德国铁矿石产量的75%来自阿尔萨斯-洛林，<sup>①</sup>这也是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的重要性所在。

德国一定会失去这两个铁矿石的产区，这是毫无疑问的。唯一的问题是，德国在购买这些铁矿石的时候拥有多少便利。德国代表非常努力地想获得包含这样一种规定的条款：德国供应给法国的煤和焦炭，法国应当以洛林的鲷褐铁矿支付。但是德国并没有得到这样的约定，选择权仍然在法国。

决定法国最终政策的动机并不完全协调一致。尽管洛林地区铁矿石的产量占德国总产量的75%，但是只有25%的鼓风炉在洛林和萨尔河地区，矿产中的大部分都被运送到德国。位于阿尔萨斯-洛林的钢铁铸造厂也大约只占全德的25%。因此， 99  
目前最经济、最有利可图的方法当然是把大部分铁矿石运送到德国，像我们迄今以来所做的那样。

既然法国已经重新获得了洛林地区的矿产储备，它当然希望用本国的工业来替代德国依赖这些矿产所建立起来的工业。但是，法国建立工厂以及培训熟练劳动力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除非可以依赖从德国获得的煤炭，否则它自己无法冶炼这些矿石。萨尔河地区的最终命运仍然悬而未决，这将会打乱那

---

① 德国铁矿石总产量28 607 903吨，这两个省就有21 136 265吨。上西里西亚铁矿石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卢森堡对来自德国关税同盟的所有钢和铁的抵制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加上阿尔萨斯-洛林的损失之后。还应当考虑到，西里西亚地区的锌产量占德国总产量的75%。

些打算在法国建立新工厂的资本家的计划。

事实上，这里与其他地区一样，政治上的考虑与经济密切相关。在一个自由贸易、经济之间自由交流的组织形式下，矿石在一国境内而劳动力、煤炭、鼓风机在另一国境内完全无关紧要。但是，人们却发明了如此使自己和他人穷困的方法，宁愿用集体的仇恨来替代个人的快乐。以目前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激情和冲动，新的政治边界（情感和历史正义需要这一边界）必然会导致铁矿实际产出下降，因为国家主义和私人利益将沿着这一政治边界建立起一条新的经济边界。欧洲大陆最迫切的需要是持续高效的生产，以便修复战争的破坏和满足劳动力对更高报酬的坚定要求，但是欧洲目前的统治却把国家主义和私人利益置于这一迫切要求之上。<sup>①</sup>

在把上西里西亚割让给波兰这一事件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影响，只是规模较小。虽然上西里西亚铁矿极少，但是煤炭的存在仍然使得这里建造了大量的鼓风机。它们的命运会如何呢？如果德国来自西部的铁矿供应被切断，它还会越过边界向上西里西亚出口本已所剩无几的铁矿石吗？工业的效率肯定会降低，产出肯定会缩减。

101 因此，和约打击了欧洲的经济组织，组织的破坏进一步削

---

① 1919年4月，英国军需大臣派遣了一个专家委员会调查洛林地区和德国被占领地区钢铁工厂的状况。报告说，洛林地区的钢铁工厂所需要的煤炭和焦炭供应依赖于威斯特伐利亚，萨尔河流域也是这样，只是依赖程度较低。必须混合威斯特伐利亚和萨尔河地区的煤炭才能得到优质的冶金焦炭。报告还提出，所有洛林地区的钢铁工厂对德国燃料供应的完全依赖“使它们的处境非常不利”。

弱了整个社会本来就减少了的财富。煤炭和铁是现代工业的基础，因此，在煤炭和铁之间即将建立起来的经济边界不仅会减少有用商品的产量，而且由于政治条约的规定或在合理的经济布局上所设立的关卡障碍，可能会白白耗费大量的人力劳动来运送铁和煤炭。

### III. 运输和关税体系

还有一些与德国运输和关税体系相关的条约规定。这些条约不如前面所讨论的那些重要和意义重大。它们只是牵制和干扰德国，令德国烦恼，而不会产生容易为人诟病的严重后果，但是根据协约国的宣言，这样做是非常不名誉的。根据前面所引用过的、使德国放下武器的那些协约国的保证，读者可以对以下条款作出自己的判断。

(1) 根据“十四点计划”中第三点的精神，开头混杂了许多零散规定的经济条款应该是互惠的。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102 德国在进口和出口两方面的关税、条例和禁令必须在五年内对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实行最惠国待遇，<sup>①</sup> 而德国并不能从其他国家得到这种待遇。

五年内，阿尔萨斯-洛林可以自由地向德国出口，而且不用承担关税，最高限额是1911~1913年该地区对德国出口额的平均值；<sup>②</sup> 但是，德国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出口却没有类似规定。

---

① 第264、265、266、267条。只有国际联盟才有权把这些条款延长超过五年。

② 第268条(a)。



波兰三年内对德国的出口和卢森堡五年内对德国的出口也有类似的优惠,<sup>①</sup> 但是德国对波兰或者卢森堡的出口却没有。很多年来, 卢森堡由于处在德国关税同盟内, 所以获益匪浅, 但自此以后就永远脱离出来了。<sup>②</sup>

- 103 条约生效六个月后, 德国对来自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的产品的进口关税不能高于战前的最优惠关税; 接下来的两年半里 (总共是三年), 这一限制对于特定的商品仍然适用, 特别是战前就存在的特殊协定所规定的产品以及白酒、植物油、人造丝绸、洗涤或擦试过的羊毛。<sup>③</sup> 这是一条荒唐且有害的规定, 使得德国不能采取必要措施来保存其有限资源, 以购买必需品和偿还赔款。由于德国目前的财富分配状况和个人财政上的浪费以及局势不稳定, 其来自外国的奢侈品和半奢侈品泛滥——德国很多年不进口这些物品了, 这会耗尽或减少德国有限的外汇供给, 从而对德国构成威胁。这些规定打击了德国政府厉行节约或在关键时期提高税收的权威。在取走了德国所有的流动性
- 104 财富、要求德国支付其不可能承担的未来赔款之后还让德国必须像繁荣时期一样进口香槟和丝绸, 这是多么贪得无厌的例证!

另一个影响德国海关制度的条款如果得以实施, 将会产生

---

① 第 268 条 (b)、(c)。

② 大公国也是非中立的, 德国承诺“预先接受所有的国际安排, 其中可能包括由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决定的与大公国相关的安排”(第 40 条)。1919 年 9 月底举行了一场公民投票, 以决定卢森堡是加入法国的关税同盟还是比利时的, 绝大多数投票者支持前者; 继续保持与德国的关税同盟作为第三个选项并没有进行公开投票。

③ 第 269 条。

更加严重而广泛的后果。协约国保留一项在莱茵河左岸的占领区实施特殊海关制度的权利，“为了保护该地区居民的经济利益，协约国认为采取这种政策是必需的”。<sup>①</sup> 这一规定实际上可能是作为法国在占领期间把莱茵河左岸从德国分裂出去的政策附属品而加进来的。在法国宗教势力的影响下，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作为缓冲，从而实现把德国赶回莱茵河右岸的野心，这一计划并没有被放弃。一些人相信，在15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利用威胁、贿赂、诱骗等方法一定可以实现该计划。<sup>②</sup> 如

---

① 第270条。

② 占领区的规定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点。德国在莱茵河以西的地区以及桥头在15年内将属于占领区（第428条）。然而，如果“德国忠实地实现了当前条约的条件”，协约国军队将在5年后撤出科隆地区，10年后撤出科布伦次地区（第429条）。然而，15年后，“如果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认为，德国不会无缘无故侵略其他国家的保证不够充分，占领军的撤出将会推迟，一直到得到了需要的保证时为止”（第429条）；此外，“在占领期间或15年结束后，赔款委员会发现德国拒绝承担本条约赔款部分所规定的全部或部分责任，则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的军队将立即重新占领第429条所列的全部或部分地区”（第430条）。因为德国不可能完成所有的赔款责任，上述规定的实际作用是，协约国占领莱茵河左岸的时间长短可以自由选择。它们也可以按照自己决定的方式管理这一地区（例如，不仅通过关税，而且可以让德国代表和协约国管理委员会成立各自的权力机构），因为“所有与占领区有关且当前条约没有规定的，都将由后续条约管理。德国据此承担责任”（第432条）。目前管理占领区的实际协定以白皮书的形式公布（索引222）。最高权力掌握在协约国莱茵河地区委员会手里，委员会成员包括一个比利时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这一协定的条款起草得非常公正合理。

105 果这一条款被实行，莱茵河左岸的经济体系就会与德国其他地区完全分离，影响将极为深远。然而，阴险的外交家不会总是梦想成真的，我们必须相信未来。

(2) 有关铁路的条款，最终的条款与最初德国看到的条款有实质性的改变。目前的条款规定，协约国出口到德国或路经  
106 德国的商品，将享受铁路运费的最惠国待遇，例如，“在相似的运输条件（比如同样长度的里程）下”，类似商品在任何德国铁路上的运输都适用，<sup>①</sup> 作为一个非互惠的规定，这是一种干涉德国内政的行为，很难被认为是正当的。但是这一条款<sup>②</sup>以及另一个与客运有关的类似条款<sup>③</sup>的实际影响，将更多地依赖于对“相似的运输条件”这一短语的解释。<sup>④</sup>

德国的交通体系因为与转让车辆的相关规定而暂时受到了更加严重的扰乱。停战条件的第7段要求德国交出5 000辆机车和15万辆货车，这些车辆必须“运转良好，所有备用零件和配置必须齐全”。按照条约，德国需要承诺交付并承认协约国对这些材料的权利。<sup>⑤</sup> 德国被进一步要求，1918年11月11日之前，  
107 在德国割让地区，铁路系统以及所有最后登记在册的“正常维

---

① 第365条。五年后，这一条款为国际联盟会议所修改。

② 从1919年9月1日起，德国政府撤销了所有钢铁产品出口的铁路优惠关税，原因是按照条约的这一条，这些优惠关税将为它们被迫给予协约国贸易者的相应优惠所抵消。

③ 第367条。

④ 解释和应用的问题由国际联盟负责（第376条）。

⑤ 第250条。

护状态”的辅助车辆都要完全转让给协约国。<sup>①</sup>这就是说，被割让的铁路系统对德国整体车辆的任何损耗和毁坏不承担任何责任。

这一损失随着时间的推移无疑将会得到改善。但是，由于缺少润滑油和战争期间的巨大磨损，而且也没有得到正常的修复，因此，德国铁路体系的效率已经大大降低。和约带来的严重损失使得未来一段时间的事态更加严重，也加重了煤炭问题和工业出口所带来的困难。

(3) 此外，还有关于德国河流系统的条款。这些条款对协约国的既定目标大多是没有必要的，两者之间也几乎没有关联，因此，协约国这样做的意图是未知的。然而，这些条款开干涉德国内政之先例，并能够完全剥夺德国对自己国家交通体系的实际控制。现在的条约是不正当的，但是一些简单的改变就能够使之合理。

108

德国绝大多数的重要河流或者源头不在德国，或者出海口不在德国。莱茵河起源于瑞士，从荷兰入海，现在以一部分水道为边界线；多瑙河虽然起源于德国，但是大多数流域不在德国；易北河起源于波希米亚（现称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山区；奥得河穿越下西里西亚；尼曼河起源于俄国，现为东普鲁士的边界线。这些河流中，莱茵河和尼曼河是界河。易北河主要是德国的，但是在上游它对波希米亚更加重要；多瑙河在德国境

---

<sup>①</sup> 第371条。这一规定甚至被应用于“以前俄占波兰地区作为抵押品转让给德国的铁路，这些铁路被认定是与普鲁士国家铁路系统分离的”。

内的部分与其他国家没有多少关系；如果公民投票的结果不是割让上西里西亚，奥得河几乎是完全属于德国的河流。

在条约中，河流一词是指“天然的为止一个国家提供出海口”的那些河流。这些河流需要国际规则和大量的监督等措施来避免歧视。这一原则很早就得到管理莱茵河和多瑙河的国际委员会的承认。但是，在这些有关国家的委员会里，或多或少都是按照国家利益的比例来分配的。然而，条约却以这些河流的国际性为借口，使德国的河流体系脱离德国的控制。

在反对歧视和干涉转运自由的几条<sup>①</sup>后面，条约进一步把易北河、奥得河、多瑙河和莱茵河的管理权移交给国际委员会。<sup>②</sup> 这些委员会的最终权力由“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起草并由国际联盟批准的一般惯例”<sup>③</sup> 来决定。同时，委员会负责起草它们自己的章程，显然，其享有的权力是从对一般惯例最大限度的解释中得到的，“特别是有关维护工作的执行和控制、河流系统的改进、财政制度、固定设备和费用的征收、航运管理等的权力”。<sup>④</sup>

110 迄今为止，和约也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通航自由在国

---

① 第 332 ~ 337 条。然而，第 332 条第 2 段作了例外规定，允许其他国家的船只在德国城镇之间贸易，但是除非有特别准许，禁止德国船只在非德国城镇之间贸易；第 333 条不明智地禁止德国把其河流体系作为财政收入的来源。

② 如果需要，尼曼河和摩泽尔河将得到类似的处理。

③ 第 338 条。

④ 第 344 条。这是对易北河和奥得河的特别规定，多瑙河和莱茵河交由已有的相关委员会处理。

际行为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应当在每一个地方都实行起来。委员会之所以让人生厌，主要是因为它们的成员资格。在任何情况下，投票权的比例都使德国成为明显的少数派。在易北河委员会，德国占十票中的四票；在奥得河委员会，德国占九票中的三票；在莱茵河委员会，德国占十九票中的四票；在多瑙河委员会，虽然还没有最后确定，但是德国将处于明显的少数派地位。在所有这些河流委员会中，法国和英国政府都有代表。由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意大利和比利时在易北河委员会也有代表。

因此，德国重要的水路都交给了拥有广泛权力的外国团体；汉堡、马格德堡、德累斯顿、斯德丁、法兰克福、布雷斯劳、乌尔姆等许多当地和国内的商业都处在外国的管辖之下。这就好比是欧洲大陆各国被置于泰晤士河管理委员会或伦敦港口的管辖之下。

与和约中我们考察过的条款类似的一些细小规定现在也为人所熟知。在赔款这一章的附件三中，德国放弃了其内陆航运高达20%的吨位。除此之外，在美国的仲裁下作出决定，“考虑到各方的合理需要，尤其是战前五年对船舶运输的需要”，德国还必须把易北河、奥得河、尼曼河、多瑙河上20%的船只转让给外国，被转让的船只就近挑选。<sup>①</sup> 德国在莱茵河上的船只和拖船以及德国在鹿特丹港口的财产也被同样处置。<sup>②</sup> 在莱茵河流经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地方，法国拥有灌溉和发电用水的全

111

---

① 第339条。

② 第357条。

部使用权，而德国却没有任何权利；<sup>①</sup> 而且所有桥梁的整体长度都是法国的财产。<sup>②</sup> 最后，莱茵河东岸的完全属于德国的科尔港口，其管理机构七年内须与斯特拉斯堡的管理机构合并，并由一位新莱茵河委员会提名的法国人管理。

112 因此，和约的经济条款内容广泛，任何可以在当前削弱德国并在未来阻碍其发展的内容都无一遗漏。在这种处境下，德国赔款多少及如何赔付将在第 5 章研究。

---

① 第 358 条。然而，德国可以通过支付或信用来使用法国所拥有的相关权利。

② 第 66 条。



第5章



赔款

## I. 和平谈判优先解决的问题

113 协约国要求的战争赔款的伤害种类根据威尔逊总统 1918 年 1 月 8 日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中的相关条文作出了限定，经过协约国政府在它们授权文件中修改后，这些条文由威尔逊正式通告德国，并成为 1918 年 11 月 5 日和平的基础。这些条文已经在第 4 章开头作了全文引用。确切地说就是，“德国的海陆空侵略给协约国平民及财产造成的所有伤害，德国必须予以赔偿”。1918 年 2 月 11 日，威尔逊在国会讲话的相关条文中加强了这句话的限制条件（这次讲话是表达跟敌人合作意愿的一部分），即“没有捐献”和“没有惩罚性的损害赔偿”。

114 有时，人们认为，停战协定第 19 段<sup>①</sup>的序言中，“协约国和美国将来的任何要求和需要都不受影响”这句话抹去了先前的所有条件，使得协约国可以提出任何要求。但是，这样一句在当时没有人给予特别重视的、偶然的保护性的话是绝不可能把威尔逊和德国政府之间在停战前作为和平条款基础的正式通告和“十四点计划”废除掉的，也不可能把财政领域中德国政府

---

<sup>①</sup> “协约国和美国将来的任何要求和需要都不受影响，但是这必须以下面的财政条件为基础：只对已经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同时，在停战期间，任何可以用于恢复或赔偿协约国战争损失的公共财产，敌国都不得破坏。原则上，在比利时国家银行的现金存款直接作为战争赔款，立即归还所有的文件、硬币、证券、股份、纸币、有争议的相关工厂以及被占领国公共或私人的利息收入。归还俄国和罗马尼亚缴纳给德国或被德国抢去的黄金，在和平协议签署以前，这些黄金转交给协约国并由其托管。”

接受停战的条款变成无条件投降的条款。这仅仅是起草人员惯用的语句，起草人员在罗列一系列特定要求的清单时，希望通过这种语句来避免人们认定清单已经穷尽了所有要求。无论如何，这一争论都由协约国在答复德国对和约初稿的评论时予以解决，协约国在答复里承认，战争赔款这一章的条款必须受到威尔逊 11 月 5 日文件的限制。 115

假定这个文件中的条款具有约束力，我们来阐释一下“德国的海陆空侵略给协约国平民及财产造成的所有伤害，德国必须予以赔偿”这句话的确切含义。在本章的下一部分，我们将会看到，历史上很少会有表面上叙述如此简单而明确的句子，却给诡辩家和律师带来了如此大量的工作。一些人毫不犹豫地宣称，这句话包括了所有的战争费用。他们指出，因为所有的战争费用都需要用税收来支付，而这些税收正是“对平民的伤害”。他们认为，这句话表述累赘，应该更简单地说成“任何种类的损失和支出”；而且他们承认，表面上对平民人身和财产的重视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在他们看来，起草的过错不能剥夺协约国作为战胜者所固有的权利。

但是，限制并不仅仅是这句话的字面意思及对平民伤害的强调，以区别于一般的军事支出；要牢记的是，这一条款的上下文是为了阐明威尔逊总统“十四点计划”中的“恢复”这一术语。“十四点计划”规定了被侵略区域——比利时、法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山（意大利被不负责任地忽略掉了）——的损失，但是不包括海上被潜艇攻击的损失、海上轰炸的损失（像在斯卡伯勒那样）或空中袭击的损失。为了弥补“十四点计划”中遗漏的地方（包括不能像被占领区那样有效 116

分辨的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巴黎和会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向威尔逊提出了它们的修正案。在当时——1918年10月份的最后几天——我认为，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都不会去苛求德国政府赔偿所有的战争费用。他们只是想把一点说清楚（这一点对英国相当重要），那就是，对非战斗人员及其财产的损害的赔偿不仅仅限于被侵略区域（未被修正的“十四点计划”里只限于被侵略区域），还应对所有的损害一视同仁，不论“来自陆地、海上还是空中”。只是在后来的阶段，要求赔偿所有战争费用的观点才流行起来，使得不诚实的行为和从既成文字中寻找原本没有的意思在政治上变得有吸引力。

如果严格解释我们的约定<sup>①</sup>，那么哪些伤害可以要求敌人赔偿呢？从英国的角度来讲，应该包括以下各项：

(a) 敌对国政府的行为对平民的生命和财产所造成的损害，包括空中袭击、海军轰炸、潜艇战和地雷战所造成的损害；

(b) 对受到虐待的被拘留的平民进行赔偿。

不包括一般的战争费用，或（例如）由于贸易减少所带来的间接损害。

法国的赔偿要求除了包括上面的相应条款外，还包括：

(c) 战争区域内的平民人身和财产所遭受的损害，以及战线后方由于空战所遭受的平民的人身和财产损害；

(d) 敌对国政府或其国民在占领区内掠夺粮食、原材料、

---

① 顺便提醒一下，这些约定不包括任何条款，以使损害仅仅局限于违反公认战争原则的那些损害，这就是说，除了可以对非法的潜艇战争所造成的费用提出赔偿外，还允许对在海上合法地俘获商人这类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提出赔偿。

家畜、机械、家用器具、木材以及其他类似性质的物品的，其 118  
要进行赔偿；

(e) 归还德国政府或其官员对法国地方政府或国民的罚款和征用的财物；

(f) 对驱逐法国国民或逼迫他们进行强制性劳动这一行为进行赔偿。

除了以上这些外，还有性质更加可疑的一项，即：

(g) 为了保持在敌占区法国平民的人口，应向他们提供必要的衣食所需要的救济金支出。

比利时人要求的赔偿包括类似的条款<sup>①</sup>。如果说就比利时而言，它可以证实其条件更类似于对所有的战争费用要求赔偿，那么，这只能在比利时违反了国际公法这一点上成立，但是我们看到，“十四点计划”对这仅有的一点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sup>②</sup> 同一般的战争费用一样，比利时在（g）条款下的费用都已经由英国、法国和美国预先支付了，以此推测，比利时应该 119  
部分地把从德国得到的关于这些费用的赔偿用于偿还这三个国家的贷款，所以实际上，比利时的这些赔偿要求与这三个贷款国的赔偿要求是重复的。

其他协约国的赔偿要求也可以汇总成相似的条款。但是对这些国家来说，有一个问题更加突出，即德国应该在多大程度

---

① 协约国国民所拥有的前占领区所发行的有价证券和银行贷款应当作为敌对国的债务，和其他拖欠协约国国民的债务一起加以解决，而与战争赔款无关。

② 实际上，和约中包括了代表比利时利益的特别赔偿要求，而且德国代表对这一要求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就接受了。

上对不是由它自己而是由它的盟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造成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这是“十四点计划”没有清楚回答的众多问题中的一个。一方面，“十四点计划”中的第11点明确包括了对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黑山造成的损害，而没有限定是由哪一个国家的军队造成的。另一方面，在协约国的文件里，应该是“德国及其盟国”侵略的地方却说成“德国”侵略。如果严格地按照字面意思进行解释，我怀疑是否会把土耳其对苏伊士运河造成的损害或奥地利潜艇在亚得里亚海造成的损害都归到德国头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协约国想在某一点上牵强附会，那么它们无须严重违反约定的一般含义就可以把连带责任强加给德国。

120 即使是在协约国自身之间，情况也各不相同。如果法国和英国拿走德国所能承担支付的支付，而让意大利和塞尔维亚拿走它们从奥匈帝国的废墟上所能取得的支付，那么这是非常不公平和不讲信义的行为。显然，在协约国中间，应该把所有财产聚在一起，而按照各国所汇总的赔偿要求按比例分配。

在这一事件中，如果我后文给出的估计被接受，那么德国的支付能力将被协约国对它直接而合理的赔偿要求所耗尽，德国为其盟国所承担的连带责任将只能成为学术上的问题。因此，谨慎的、值得尊敬的政治家应该给予德国质疑的权力，并仅对由德国自己造成的损害要求其赔偿。

按照以上基础所要求的赔偿，其总数将是多少呢？目前并没有任何科学的或准确的估计数字，所以，我给出自己对总价值的猜测，先解说如下。

很自然地，被侵略地区的物质损害总数是被过分夸大的主

要部分。到法国被战争破坏的荒芜地区走一遭，给人的印象触目惊心，难以描述。1918~1919年的冬天，在战争的景象被大自然所掩盖之前，战争的恐怖和荒凉随处可见，范围极广。破坏之彻底一目了然。一望千里，一无所有。无屋可住，无地可耕。被破坏的地方之相似令人震惊。一个被破坏的地方与另一个地方完全相似——一堆瓦砾，满地弹坑，遍地都是凌乱的电线。<sup>①</sup> 修复这样的地方所需要的人力简直无法计算；而对于从这些地方归来的游人，任何量词都不足以表达战争破坏给他的精神所造成的冲击。一些政府因为各种明显的原因，毫不羞耻地利用这种感情。 121

我认为，就比利时而言，公众的感情是极端错误的。无论如何，比利时都是一个小国，而且它实际上被战争破坏的地区仅占全国很小的比例。1914年的德国第一次突袭只造成了一些局部破坏；此后，在比利时的战线就从来没有变动过。不像在法国的战线那样前后移动，占了国土的很大一个区域。比利时的战线非常稳定，敌对状态被限制在国家的一隅，这些地方在近代大多是落后、贫穷、僻静的地区，并不包括活跃的工业区。在一些小的洪泛区仍然保留着德军造成的伤害，包括撤退的德 122

---

<sup>①</sup> 然而，对一个英国观察员来说，有一个地方的景象与其他地方完全不同，那就是伊珀尔。在这个荒凉阴森的地区，自然色彩、地貌、气候似乎都是专门设计的，用来向游人显示战场的记忆。1918年10月初，大战仍未完全结束，一些德国军人的尸体加深了对现实和人类惨剧的感触，当时对阵地进行参观的人会觉得，只有在这里才能感觉到当前战争的暴行。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未来悲惨、感伤的情怀会变得更加刺目。



军对建筑物、工厂和交通的蓄意破坏以及对机械、牲畜及其他可移动财产的掠夺。但是，布鲁塞尔、安特卫普甚至奥斯坦德都完好无缺，作为比利时主要财富的绝大部分土地都像以前一样耕作得很好。旅行者乘车穿过比利时被毁坏的地区，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可能都不知道这里是战区。然而，法国被战争破坏的区域在程度上完全不同于此。比利时的工业遭到了严重抢掠而暂时瘫痪，但是更换机械的实际货币成本上升缓慢，只要几千万就可以恢复比利时所有机械的价值了。除此以外，冷静的统计学家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比利时人拥有特别发达的个人自我保护本能；比利时在停战的时候拥有大量的德国纸币<sup>①</sup>，这表明，尽管德国的统治严厉而残暴，至少比利时的某

---

<sup>①</sup> 据估计，这些纸币总计不少于 60 亿马克，现在，这些马克成了比利时政府窘迫的源泉和巨大的潜在损失，因为在收复国土的时候，政府以 1.2 比利时法郎兑 1 马克的交换比率把这些马克从国民手里接收过来了。这一交换比率实际上远远超过了当时外汇市场上马克的价值（也大大超过了马克贬值后的汇率，现在，1 比利时法郎的价值要高于 3 马克），导致了把马克大规模走私到比利时的行为，以获取可得利润。比利时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非常轻率的行动，部分是因为它们希望劝说和会让德国按照面值赎回这些马克，并把这作为对德国财富的第一要求权。然而，和会认为，与调整由过高的汇率所导致的过度银行交易相比，正当的战争赔偿必须优先得到支付。除了法国政府为了被侵略地区和阿尔萨斯-洛林民众的利益而以差不多的汇率所接收的总计约 20 亿的马克外，比利时政府所拥有的巨额德国通货大大恶化了马克的交易地位。对比利时和德国政府来说，它们期望能达成一些安排来处置这一问题，尽管这在实施上非常困难，因为战争赔款对德国所有可得到的财产都具有优先置留权。

些阶级发现了从入侵者的支出中获利的途径。在我看来，比利时人对德国的赔偿要求总数超过了所估算的比利时战前的财富总和，这显然是不负责任的。<sup>①</sup>

在此，引用比利时财政部 1913 年公布的对比比利时财富的统计数字将有助于理清我们的思路，具体数据如表 5-1 所示。 124

表 5-1 1913 年比利时的财富

财富类别	数量（万美元）
土地	132 000
建筑物	117 500
个人财富	272 500
现金	8 500
家用器具	60 000
总计	590 500

根据这一总数，我们可以推导出人均收入是 780 美元，这在本领域最权威的斯坦普博士看来太低了（虽然他不同意近来流行的更高的估计数字），因为同时期的国家（与比利时直接接壤的国家）的人均收入中，荷兰是 835 美元，德国是 1 220 美元，法国是 1 515 美元。<sup>②</sup> 然而，如果假定比利时人均收入为 1 000 美元，那么 75 亿美元的全国总收入将是相当高了。官方对土地和建筑物的估计应该比其他的估计准确度都高。另一方

① 为公平起见，应该额外说明一点，比利时为自身利益提出如此高的要价，其中不但包括了正当的损害，而且包括了各种其他条目，例如，如果没有战争比利时人所能赚得的利润和收入。

② 《主要国家的财富和收入》，J. C. 斯坦普（《皇家统计学会期刊》，1919 年 7 月）。

面，建筑费用的增长也应该考虑在内。

综合各种考虑之后，我认为，比利时因为被破坏和劫掠所  
125 导致的实物损失的价值最大不会超过 7.5 亿美元。虽然我对于  
预测一个与当前流行的估计数字截然不同而且远低于它们的估  
计数字犹豫不决，但是即使这个数字是实际的赔偿要求，如果  
被证明是可行的，我也会感到很惊讶。有关扣押、罚款、征用  
等方面的赔偿要求总计达 5 亿美元。如果把比利时的盟国预借  
给它的一半战争费用也包括在内，则必须再增加 12.5 亿美元  
(包括救济支出)，这样，赔偿要求总计 25 亿美元。

法国被破坏的程度在规模上要大得多，这不仅是就战线的  
长度而言，而且由于战线不时的前后摆动，使得毁坏区域非常  
宽。一种流行的错误观点认为比利时是战争的主要受害者，而  
我认为恰恰相反，从伤亡人数、财产损失和将来的负担考虑，  
在所有的交战国中，比利时是除美国以外牺牲相对最小的国家。  
协约国一方中，塞尔维亚的苦难和损失相对最严重，其后是法  
国。法国本质上与比利时一样，都是德国野心的牺牲品，其卷  
126 入战争同样不可避免。根据我的判断，尽管法国在和会中的政  
策很极端，但是这些政策起源于它所受的苦难，因此，我们对  
法国的赔偿要求应予以最大的理解。

比利时之所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是因  
为其在 1914 年的牺牲远大于其他协约国。但是，1914 年以后它  
扮演的是次要角色。结果，截至 1918 年末，除去因为被侵略所  
遭受的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痛苦外，它的相对牺牲便落在了后  
面，例如在某些方面，它的牺牲甚至还不如澳大利亚大。我这  
样说并不是想推卸对比利时的责任，我们负责任的政治家在各

种不同场合的声明已经把这一责任确定了下来。在比利时的正当赔偿要求被充分满足以前，英国不应该从德国寻求任何赔付。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或它们在损失总数上弄虚作假的理由。

虽然法国的赔偿要求非常多，但是如同法国负责任的统计学家自己指出的那样，法国的要求也有很多夸张的地方。法国被敌人完全占领的领土不超过10%，而遭到实际性破坏的不超过4%。法国人口超过3.5万人的城镇有60个，其中被完全破坏的仅有两个——兰斯（115 178）和圣康坦（55 571）；另外三个被占领的城镇（里尔、鲁贝和杜埃）虽然机器和其他财产遭受劫掠，但是其他东西并没有遭到实质性的损害。亚眠、加来、敦克尔克和布伦遭受了炮击和空中轰炸的间接伤害，但是加来和布伦由于修建了各种供英国陆军使用的新工事而价值大增。 127

《法国统计年报》1917年估计，法国全国的房产价值119亿美元（595亿法郎）。<sup>①</sup> 法国当前通行的仅针对房产损失的估计是40亿美元（200亿法郎），因此，这显然是太高了。<sup>②</sup> 与正确的数字更为接近的是，以战前价格折算为6亿美元，或者说以当前价格折算为1.25亿美元。法国土地价值（建筑物除外）的估计从124亿美元到155.8亿美元不等，所以，把这一项的损失定为高达5亿美元的确是过于夸张了。负责任的统计学家认为，法国所有的农业资本不会超过21亿美元。<sup>③</sup> 除了房产和

---

① 其他估计从121亿美元到134亿美元不等。见上文引述的斯坦普的著作。

② M. 查尔斯·吉德在1919年2月的《解放》中清楚而勇敢地把这点指了出来。

③ 有关这些和其他数字的详细情况见上文引述的斯坦普的著作。

土地以外，还包括家用器具和机械的损失、煤矿和交通系统的  
128 破坏以及其他次要项目。但是，因为这些项目仅占法国很小的  
部分，所以，无论破坏多么严重，这些损失都不能估计为多达  
几亿美元。简而言之，如果为法国北部被占领和破坏地区的实  
物损失开列的账单超过了 25 亿美元，那么这将是令人难以置信  
129 的。<sup>①</sup> 在我得出自己的估计数字以后，我偶然发现了 M. 雷内·

---

① 即使列出实物损失的程度，给它定一个合理的价格也是极为困难的，因为这种定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修复的年代和采用的方式。不论付出多大代价，要想在一两年内修复战争创伤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尝试会大大超出现有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总量的承受范围，从而会促使价格大幅上升。我认为，我们必须假定一个等于当前世界一般水平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然而，事实上，我们完全恢复到战前的状态从来不是我们所企图达到的。的确，那样做是非常浪费的。很多城镇陈旧而不利于居民的健康，很多小村落非常脏乱。在同样的地点建造同种样式的建筑是很愚蠢的。至于土地，很多时候，明智的做法是把它留给自然，让长久的岁月来处理。应当在合理代表实物损失的价值的基础上计算出货币总额，然后法国从整体上繁荣经济的角度出发，以它自认为最明智的方式来花费这笔钱。这场争论的第一缕微风已经开始吹遍法国。1919 年春天，议会进行了一场持久但仍未有定论的辩论，主题是：被破坏地区的居民所得到的赔偿是必须用于重置与以前完全相同的财产还是说可以按照他们的喜好自由使用。这两种主张显然都有大量的问题。前一种情况将给物主带来很大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多年以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可能无法像以前那样有效率地使用他们的财产，但是又不能自由地在其他地方创业；而如果允许这些人拿着他们得到的赔款去其他地方，那么法国北部边远地区将永远不可能恢复。然而我认为，明智的措施是给予尽量大的自由，让经济动机决定他们自己的去路。

普平的著作，他的著作对法国的战前财富进行了非常全面而科学的估计，<sup>①</sup> 这更加证实了我自己估计的数字。M. 雷内·普平估计，被侵占地区的原料损失为 20 亿 ~ 30 亿美元（100 亿 ~ 150 亿法郎），<sup>②</sup> 我自己估计的数字是这两个数的折中。

然而，M. 迪布瓦（代表议会的预算委员会）把 130 亿美元（650 亿法郎）定为不算“战争征收、海上损失、公路或公众纪念碑的损失”在内的“最小额”。而 1919 年 2 月 17 日，工业重建部部长 M. 卢舍尔在参议院声明，破坏地区的重建将花费 150 亿美元（750 亿法郎），是 M. 雷内·普平对法国居民财富估计数字的两倍多。但当时，M. 卢舍尔位居要职，在和会上鼓吹法国的赔偿要求，像其他人一样，他可能会以为，恪守诚实与爱国精神的需要相冲突。<sup>③</sup>

130

① 《战前法国的财富》，1916 年出版。

② 《蓝色评论》，1919 年 2 月 3 日。这些数字引自一篇非常有意义的有关法国财富估计和观点表达的节选，这些节选构成了 H. 凯里奥特和 R. 哈考特所著的《对战争的经济清算》一书第 4 章。而我估计的数量被已经完成的战争修复规模所进一步证实。1919 年 10 月 10 日，M. 塔尔第欧在一次演讲中说道：“9 月 18 日之前，被摧毁的 2 246 公里铁路中，有 2 016 公里被修复；被摧毁的 1 075 公里运河中，有 700 公里被修复；被轰炸的 1 160 个建筑（桥梁、隧道等）中，被替换的有 588 个；被炮击毁的 55 万栋房屋中有 6 万栋被重建；被战争破坏的 180 万公顷耕地中，有 40 万公顷已经再次被耕种，20 万公顷正准备播种；最终，1 000 万多米的铁丝网被清除。”

③ 这些估计中，有一些除了包括直接的实物伤害外，还包括暂时的费用和非实物损害。

然而，目前为止所讨论的数字并不是法国赔偿要求的全部。特别注意的是，还包括被占领地区的征收和征用以及法国商业船只在海上遭受德国巡洋舰和潜艇攻击的损失。可能 10 亿美元就足够弥补这些赔偿要求了，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稍有武断地把法国各方面的赔偿要求增加 15 亿美元，这样，总数就达到了 40 亿美元。

M. 迪布瓦和 M. 卢舍尔的宣言发表于 1919 年早春。6 个月后（1919 年 9 月 5 日），M. 克劳茨在法国议会上发表了一次更加让人无法原谅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法国财政部长估计，法国对财产损害的赔款要求（大概包括海上的损失等，但不包括抚恤金和津贴）总计为 268 亿美元（1 340 亿法郎），比我的估计数字的 6 倍还要高。即使我的数字被证明是错误的，M. 克劳茨的数字也绝对不会是合理的。法国内阁部长们把法国人民欺骗得如此之深，当真相大白的时候——而这必将很快到来（这取决于法国自己的赔偿要求和德国满足它们要求的能力）——人们的反应将不仅会打击 M. 克劳茨，而且可能会打击他们所拥护的政府和社会。

英国的赔偿要求如果以当前的现实为基础，那么事实上将限于海上的损失——船只和货物的损失。当然，在遭受空中袭击和海上炮击的平民财产损失应该获得赔偿，但是，就我现在所说的这些，所需要的赔偿金额是微不足道的——2 500 万美元就能够包括一切，而 5 000 万美元肯定是可以的了。

英国因敌国行动所损失的除捕鱼船只之外的商业船只总数



为2 479只，毛重总计7 759 090吨。<sup>①</sup>在采取适当比率作为替代成本这一点上，观点非常不一致。假定毛重每吨作价150美元（由于造船业的迅速发展，这一标准很快就太高了，从而可能被当局<sup>②</sup>所喜好的其他标准所替代），总的赔偿要求就是11.5 132亿美元。在这之上必须加上货物的损失，但损失货物的价值完全靠猜测。假定每一吨位的船只损失中货物损失是200美元，即货物总损失15.5亿美元，这将是一个最合理的估计，这样，船只和货物的总损失为27亿美元。

再加上1.5亿美元将足够包括空中袭击、炮击、被拘留平民的赔偿要求和其他各种各样的项目了，这使得英国的总赔偿要求达到28.5亿美元。也许，英国的赔偿要求的货币价值与法国相比相差如此之少，而实际上超过比利时，这令人非常惊奇。但是，无论是用一国经济力量的货币损失还是实物损失来衡量，英国商业船只的损失都是巨大的。

除此之外，还有意大利、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因被入侵所造成的损失而要求赔偿，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国家（比如希腊<sup>③</sup>）

---

①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为盟友们提供服务时的损失；这部分一定不能同时包括在它们和我们的赔偿要求中，否则会造成重复计算。

② 在上面所列的赔偿要求中，并没有列入沉没的675艘渔船，总毛重71 765吨；也没有列入1 885艘被破坏或被骚扰但没有沉没的船只，总毛重8 007 967吨。这一事实会抵消可能被高估的替代成本。

③ 由于地中海的危险，希腊商业船只的损失非常高；但是绝大多数损失发生在为盟友提供服务的时候，这些损失大多由盟友直接或间接作出赔偿了。希腊船只在自己国家服务时的损失并不大，因此赔偿要求也不大。

- 133 因海上损失而要求赔偿。为了方便当前的讨论，我将假定这些赔偿要求都是针对德国的，即使损失是由德国的盟友而不是德国直接造成的；但是我不打算把代表俄国的赔偿要求加入进来。<sup>①</sup> 意大利因为被入侵和在海上的损失不会太严重，2.5 亿 ~ 5 亿美元足够包括这些损失了。塞尔维亚虽然从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遭受的苦难最为深重，<sup>②</sup> 但是由于它的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其损失如果以金钱来衡量的话并不太大。斯坦普博士（同上文）引用了意大利统计学家马罗伊的估计，认为塞尔维亚全国的财富是 24 亿美元，人均 525 美元，<sup>③</sup> 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并没有遭受永久性破坏的土地所代表的财富。<sup>④</sup> 因为数据不
- 134

---

① 和约在此问题上有保留条款：“协约国和同盟国形式上保留俄国在当前条约基础上从德国获得归还财富和赔偿的权利。”（第 116 条）

② 迪乌里奇博士在其著作《南斯拉夫国家经济和统计调查》（《皇家统计学会期刊》，1919 年 5 月）中引用了一些非凡的关于生命损失的数字：“根据官方的回应，到上次塞尔维亚发动攻势为止，塞尔维亚在战场上或在关押中死亡的人数达 32 万，这意味着塞尔维亚 18 ~ 60 岁的成年男子有一半在这场欧洲战争中死去了。此外，据塞尔维亚医疗当局估计，大约 30 万人死于国内的斑疹伤寒症，估计有 5 万人死于敌人的集中营。在塞尔维亚两次撤退和阿尔巴尼亚撤退期间，死亡的小孩和年轻人估计有 20 万。最后，在敌占区，3 年内由于食物和医疗护理的缺乏而死亡的人估计有 25 万。”总而言之，他认为死亡人数超过 100 万或者超过了塞尔维亚人口的 1/3。

③ *Come si calcola e a quanto ammonta la ricchezza d' Italia e delle altre principali nazioni*, 1919 年出版。

④ 塞尔维亚当局提出的很大一部分要求包含了许多间接和非物质损害的臆测项目；然而，这些实际上在我们的公式中是不被接纳的。

足，所以我对这些国家的合法赔偿要求的一般数量更多的只能是猜测，与作多次猜测相比，我更喜欢只作一次猜测，我把这些国家的赔偿要求总量定为 12.5 亿美元。

最终，我们得到了如表 5-2 所示的结果。

表 5-2 各国的赔款要求总额

国 家	赔款额 (亿美元)
比利时	25 *
法 国	40
英 国	28.5
其他协约国	12.5
总 计	106

\* 假定比利时的赔偿要求包括了由比利时的盟友提供的贷款所支付的一般战争费用，约计 12.5 亿美元。

虽然以上的数量有很多是猜测的，法国的数量尤其容易引起批评，但是因为一般的数量与精确的数量是不同的，所以我自信猜测的成分并不必然是错误的。这可以表述如下：基于对停战前各协约国国力的解释，对德国提出的赔偿要求肯定将在 80 亿 ~ 150 亿美元之间。 135

这是我们有权向敌人提出的赔偿要求的总量。由于最近才显现出的各种原因，我认为，要求德国政府在和平谈判中接受总计 100 亿美元的最终安排将是明智和公正的行为，而不要进一步追究细节了。这将提供直接和确定的解决办法，如果给德国一定的宽容，那么德国并非完全不能支付向它所要求的数目。这一总数应该在协约国之间以需要和一般平衡为基础进行分配。

但是，问题并没有按照其本身价值得到解决。

## II. 和会与和约条款

136 我不相信，在停战期间，协约国负责的政治家会期望从德国获得超过恢复直接实物损失成本的赔偿，这些直接实物损失包括协约国领土被侵略所致或来自潜艇战役的损失。当时，人们对德国是否打算接受我们的条款深表怀疑，因为条款在很多方面都非常严厉，协约国对于货币赔偿的要求当时不可预料，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保证这一点，因此有人预料，可能会出现继续战争这一没有政治家风度的行为。我认为，法国从来不会接受这种观点，而英国确实抱有这种态度。停战框架就是在这种气氛下确立的。

一个月以后，气氛完全变了。我们发现，德国的状况实际上是有多么没有希望。对于这一发现，有些人（虽然不是全部）已经预料到了，但是没有人敢说一定会这样。很明显，如果我们决定要让德国无条件投降，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

137 但是，在形势上出现了新的、对局部非常重要的因素。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认识到，反对派可能很快就会造成他赖以建立个人权势的政治联盟的分裂，如果他放任政敌成熟起来，那么军队复员人员、工业从战争状态向和平状态转变、财政状况、人们一般心理的反向变化等国内的困难会给他的政敌提供强大的武器。因此，巩固他的势力（他的势力是个人的，是独立于政党和规则行使的，一定程度上在英国是不同寻常的）的最好选择显然就是，在胜利的声望减弱以前积极行动起来，依靠当时的情绪，建立一个新的势力基础，以在不久难以避免的反对

行动到来时能够渡过难关。因此，在停战后的很短时间内，劳合·乔治以胜利者的姿态，在他影响力和权威处于最高峰的时候颁布法令，进行全国大选。在当时，这被广泛认为是不道德的政治行为。为了公众利益，应该暂缓选举，直到新时代的问题稍微明朗、国家在一些事情上表明立场、指定了其代表时再进行。但是，私人野心的需要压倒了其他一切。

一切进行得暂时顺利。但是随着选举的继续进行，候选人发现，他们因缺乏有效的呼声而被挟持了。战争内阁以赢得战争为由要求继续执掌政府。但是这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还没有弄清楚新的问题，部分出于联合政党中微妙的平衡，首相对将来的政策或者保持沉默，或者只透露一般性的原则。因此，选举似乎变得有些平淡。随后的一系列事件表明，联合政党不可能有真正的危险。但是政党的高层很容易被“鼓动”。首相那些更加神经质的顾问们告诉他，他仍然有遭受攻击的危险。首相听信了他们的话。政党的高层需要更多的“活力”，首相就去寻找了一些。 138

既然假定首相继续执掌政权是首要的考虑，其他事情接下来就自然地顺理成章了。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些地区出现喧嚷，说政府没有明确承诺“不轻易放过德国人”。休斯先生<sup>①</sup>由于要求巨额赔款<sup>②</sup>而赢得了极大的关注，诺斯克利夫勋爵对这个主 139

---

① 即澳大利亚总理。——译者注

② 为了休斯先生的荣誉，必须说明的是，从我们停战前的第一次谈判起，他就认为，我们对所有的战争费用都有权要求赔偿。他抗议我们已经达成的这些协定，公开表明他不同意这些协定，并认为他自己不受这些协定的约束。他的愤怒部分来自以下这一事实：澳大利亚并没有遭受破坏，因此，如果对我们的权利进行更加严格的解释，那么澳大利亚将无权要求战争赔偿。

张予以有力的援助。这给了首相一箭双雕的机会。通过采用休斯先生和诺斯克利夫勋爵的政策主张，他可以安抚那些有影响力的批评家，同时又给他的政党高层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平台去平息其他地区日益高涨的批判声。

1918年大选的过程是一段糟糕的、戏剧性的历史，这段历史显示了首相的弱点：他的主要灵感并不是从自身真实的冲动中获取，而是从暂时包围着他的气氛的变化中获取。人的自然本能通常是正确合理的，首相的自然本能也一样。他自己不认为应该绞死德国皇帝，也不认为要求巨额的战争赔款是合理或可能的。10月22日，他和博纳·劳发表了他们的选举宣言。宣言中对上述两者都没有提及，只谈到了裁军和国际联盟，书中总结说：“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必须达成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欧洲，避免新的战争发生。”国会解散前夜（11月24），在伍尔弗汉普顿发表的讲话中，他一个字都没有提及赔偿或赔款。次日，博纳·劳在格拉斯哥也没有承诺什么。140 “我们将要去和会，”他说，“作为协约国的一员，作为一名政府人员，无论他的想法是什么，你都不能期望他在去和会之前公开表明他就任何具体问题所持的底线。”但是几天之后（11月29），首相在纽卡斯尔开始透露其立场：“德国打败法国的时候，它要求法国赔款。这是它自己确立的原则。这一原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将继续执行这一原则——德国必须倾其所有赔偿我们的战争费用。”然而，伴随着这一表述，首相还就这种情况下的实际困难发表了“几句警告”：“我们已经任命了一个强有力的专家委员会，它们代表了每一方面的意见，非常仔细地

考虑了这一问题，并向我们提供了建议；要求赔款是正当的，这毋庸置疑。德国应该赔偿，它必须竭其所能进行赔偿，但是我们不会要求它以破坏我们的工业体系的方式进行赔偿。”此时，首相想表明的是，他打算严肃处理，但不会对实际获取的货币赔偿提出过度的要求，也不会和会上采取特定立场的行动。有谣言说，一位城市要员表达自己的意见，说德国一定可以支付1 000亿美元，而且即使是这一数字的两倍他也不以为奇。像劳合·乔治所透露的，财政部的官员持不同的观点。因此，劳合·乔治把自己隐藏在他那些不同顾问的观点之间的巨大差异中，并把德国所能支付的具体数字看做是有待处理的公开问题，对此，他必须为了国家的利益竭尽所能。而对于我们在“十四点计划”下达成的协定，他始终保持沉默。 141

10月30日，在战争内阁中被认为是劳工党代表的阁员巴恩斯在演讲中叫喊：“我支持绞死德国皇帝。”

12月6日，劳合·乔治发表了政策演讲，他在演讲中重点强调“欧洲”一词，说：“所有的欧洲协约国都同意这一原则，即同盟国必须竭其所能赔偿战争费用。”

但是，在距离投票日还有一周多时间的时候，首相所透露的信息仍然不能满足当时人们的愿望。12月8日，《泰晤士报》像往常一样，为减少其合伙人的限制而提供表面合理的理由，在一篇题为“让德国赔偿”的社论里宣称：“首相不同的表述仍旧让公众思维混乱。”它们的政治通讯记者写道：“人们对有关饶恕德国的影响因素存在很多猜疑，然而，决定德国支付数量的唯一因素是协约国的利益。作为候选人，他们应当处理当 142



前的问题，应当采纳巴恩斯的短语‘绞死德国皇帝’并增加德国对战争费用的支付，应当唤醒公众，抓住他们反应最为强烈的问题。”

12月9日，首相在皇后礼堂回避了这一主题。但是从那时起，思想和演讲的放纵每时每刻都在发展，其中最为粗劣的是埃里克·格迪斯爵士在剑桥市政厅的演说。在早先的一次演讲中，他质疑从德国获取所有战争费用的可能性，这种不明智的坦率使他备受猜疑。因此，他在剑桥市政厅的演说为他重新赢得了名声。“我们将从德国获得赔偿，就像压榨柠檬一样，甚至更多，”忏悔者叫嚣道，“我将压榨德国，直到你们可以听到吱吱声。”他的政策是拿走德国在中立国或协约国的所有财产，将德国的所有黄金、白银、珠宝、画廊和图书馆的藏品都卖掉以偿还协约国。“我将剥夺德国，”他叫喊着，“就像它以前剥夺比利时那样。”

到12月11日，首相屈服了。他于当天向选民发表了最后的六点宣言，该宣言与他三周前的计划形成了鲜明对比。我将六点宣言全部引用如下：

- (1) 审讯德国皇帝；
- (2) 惩罚对暴行负有责任的人；
- (3) 从德国索取最大的赔偿；
- (4) 在社会上和工业上，英国是为英国人服务的；
- (5) 补偿战争受损者；
- (6) 建设为全体国民所有的更幸福的国家。

这成了讽世者的笑料。这个贪婪和伤感、偏见和欺骗的混合物，在三个星期的选举运动中就征服了英国最有权势的统治

者。这个人不久前还光明正大地谈到裁军和国际联盟，说应把新欧洲建立在公正、永久的和平基础之上。

11日晚上，首相在布里斯托尔实际上收回了他以前的承诺，<sup>144</sup>并建立了决定其赔偿政策的四条原则，主要内容如下：第一，我们拥有对所有战争费用要求赔偿的绝对权利；第二，我们建议对所有的战争费用要求赔偿；第三，由内阁指导任命的一个委员会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sup>①</sup>四天后他就去投票现场了。

首相从来没有说他自己相信德国可以支付所有的战争费用。但是在竞选的地方，由他的支持者述说时，这些计划就变得更加具体了。这使得普通投票者认为，德国即使不能支付全部战争费用，也可以支付大部分。那些被战争支出激起对未来实际的或自私的恐惧的人和那些被战争的恐怖扰乱了情绪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慰藉。投票支持一个联合政党候选人意味着惩罚德国，让德国承担英国的债务。

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联合，并再次证明了劳合·乔治的政治本能是正确无误的。没有候选人能够安然地谴责这一计划，并且不按照这一计划去做。老迈的自由党不能向选民<sup>145</sup>提供任何类似的东西，渐渐走向衰亡。<sup>②</sup>新的下议院形成了，

---

① 所有的战争费用估计超过1 200亿美元。这意味着每年的利息支付（不算偿债基金）是60亿美元。哪个委员会曾经报告说德国能够支付这一笔钱？

② 不幸的是，它们并没有随着光荣飘扬的旗帜继续传承下去，原因是它们的领导人一直保持缄默。如果在整个过程中，在人们对诡计、诈骗、名誉败坏的强烈抗议中，它们遭受过失败，那么它们的领导人在对国家的估计中将会站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立场。

大多数成员承诺的内容都要比首相承诺的多得多。他们到达威斯敏斯特后不久，我就问一位保守党朋友（他知道上一届下议院的那些人）他如何看待他们。“他们都是表情非常严肃的人，”他说，“看起来似乎在战争范围之外的事情做得不错。”

这就是首相动身去巴黎时的气氛，这些纷扰都是他自找的。他承诺自己和政府将向无助的敌人要求赔偿，这赔偿与我们以前订立的庄重的协定相冲突，而敌人之所以放下武器，正是因为相信了这些协定。历史上很少有这种让子孙后代不能宽恕的时刻——这场以保护国际和约的神圣为名发动的战争，竟然以维持这种理想的战胜国确切无疑地违背其中最为神圣的国际和约来结束。<sup>①</sup>

146 姑且不论这件事情的其他方面，我相信要求德国支付一般战争费用的运动是政治上最不明智的行为，我们的政治家们要永远为此负责任。欧洲所期待的未来要是有什么不同，其在于劳合·乔治或威尔逊是否能够认识到需要他们关注的最严重的问题不是政治或领土，而是财政和经济问题；在于他们是否能够认识到将来的危险不是存在于边界和主权中，而存在于食物、煤炭和交通中。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和会期间都没有给予这些问题足够的重视。但是无论如何，明智合理地考虑这些问题

---

① 我是在经过痛苦的思考后才写下了这些话。但是英国的主要政治家没有一个出来反对这种行为，这让人觉得我一定是弄错了。但是我相信自己知道所有的事实，我能够揭露更多的错误。无论如何，我在第4章和第5章的开头已经列出了所有相关的协定，因此，读者可以形成自己的判断。

的气氛始终被英国代表团在赔款问题上的承诺所笼罩。首相的行为使英国国民产生了期望，这一期望不但迫使首相鼓吹一个不公正的、不可行的经济基础并在此之上达成对德和约，而且使他与威尔逊产生分歧，同时还要与法国和比利时争夺利益。但是，能够从德国得到的赔款非常有限，这一点越明显，那么我们就越发需要利用贪婪的爱国主义和“神圣的自负”，从法国更加正当的赔偿要求和更迫切的需要中攫取赔款，从比利时有理有据的期望中攫取赔款。然而，贪婪并不能解决欧洲即将面临的经济问题，只有宽宏大量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147

欧洲如果想渡过难关，则需要美国极大的宽宏大量，同时欧洲自己也必须做到宽宏大量。对协约国来说，在剥夺完德国并相互剥夺后，转而向美国求助，让美国再把欧洲各国（包括德国）重新复原，这种做法是没有用处的。如果1918年12月的大选结果是谨慎的慷慨，而不是愚蠢的贪婪，那么欧洲现在的经济前景将好得多。我仍然认为，在主要会议之前或和会初期，英国代表应该与美国代表一起，从总体上深入探讨经济和财政形势，而且英国代表应当有权提出具体提议，其一般原则如下：

- (1) 协约国之间的债务完全取消；
- (2) 德国赔款的总数固定为100亿美元；
- (3) 英国放弃参与分享这一赔款总数的权力，并把它应得的份额都交与和会安排，用于资助即将建立的新国家的财政； 148
- (4) 为了使一些信用的基础立即可用，所有缔约国都应当为德国赔款总数的一定比例提供担保；
- (5) 为了恢复经济，以前敌对的各国也应当允许相互发行

适量的债券，以起到类似的担保作用。

这些提议要求美国的慷慨大方，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美国的财政损失最小，向它提出这种要求是合理的。这些提议也是可行的，其中并不包含任何唐吉珂德式或乌托邦式的东西，而且它们也为欧洲的财政稳定和重建奠定了基础。

然而，有关这些思想的进一步详尽细节留待第7章讨论，现在我们的思绪必须回到巴黎。前文已经描述了劳合·乔治给自己带来的纷扰，其他协约国的财政部长们处境甚至更糟。在英国，我们的财政安排并不依赖于对赔款的任何期望。收到的  
149 赔款或多或少都有意外之财的性质；虽然后来有所发展，但当时的确是打算用普通的渠道来平衡预算的。但是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况并不如此。如果不对现行政策作大的修改，它们的和平预算就不能平衡，而且它们也不打算去平衡。事实上，这种状况差不多是没有希望解决了。这些国家正濒临破产。要隐藏这一事实，只有寄希望于从敌国获得大量赔款了。一旦承认事实上不可能从德国获得两方面的赔款，而且把债务转嫁到敌人头上也是不可行的，那么法国和意大利财政部长的职位就变得岌岌可危了。

因此，从一开始，科学地考虑德国的赔付能力就是不可能的。政治上的紧张必然提高人们的期望，而期望与事实相差如此多，以至于赔款数字的些许更正完全没有作用，因而完全无视事实就是必然的了。这种虚假的结果是从本源上产生的。在如此虚假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建立起任何可行的建设性财政政策的。以此推论，宽宏大量的财政政策必不可少。法国和意大利  
150 的财政状况非常差，除非能够同时给它们指出解除麻烦的替代

办法，否则它们在德国赔款的问题上是听不进任何道理的。<sup>①</sup>据我判断，美国代表犯了重大错误，他们没有给遭受苦难、心烦意乱的欧洲提供任何建设性的建议。

有必要顺便指出当时更进一步的因素，即在克雷蒙梭的“打压”政策和法国财政部部长克劳茨的财政需要之间存在对立。克雷蒙梭的目的是用任何可能的方法来削弱和摧毁德国，我猜想，他一直以来对赔款是有点蔑视的，他也无意让德国拥有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但是他不愿费心去了解赔款或可怜的克劳茨所面对的严重财政困难。如果在条约中加入几项巨额赔款以满足财政人员，这也并没有什么害处，但是这些需要的满足必须不能干涉迦太基式的和平所需要的那些政策。克雷蒙梭在不现实的问题上的“现实”政策和克劳茨在非常现实的问题上的政策主张结合在一起，给条约加入了很多不相容的条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有关赔款的提议在本质上是不能实施的。 151

在此，我无法描述协约国之间无休止的辩论和阴谋，几个月后，在最后向德国提出赔款这一章时，终于达到了最高潮。历史上很少有谈判如此歪曲事实，如此悲惨，参与者如此不满足。我怀疑，任何一个参与争论的人事后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是否都不觉得羞愧。我必须满足于只分析世人已经知道的那些最终妥协的内容。

当然，需要解决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哪些项目可以正当地

---

<sup>①</sup> 与法国那些并没有受到政治考量影响的普通人谈话，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你可以劝他说当前的估计是荒谬的，远远超过了德国的赔偿能力，但是他们最后总是回到了他们开始所讲的那些话：“但是德国必须赔偿，因为不这样做的话，法国怎么办？”

要求德国赔偿。劳合·乔治在选举誓言中说，协约国有权就所有的战争费用向德国要求赔款，这从一开始就是明显站不住脚的；或者劝说威尔逊总统坚持我们停战前的协定，以此来公正无私地确定赔款要求，这明显也是不可能的。当条约公诸于世  
152 时，最终达成的实际妥协如下段所述。

第 231 条写道：“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政府宣称并且德国政府也同意，德国及其盟国的侵略扩张带来了战争，由此给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政府和国民所造成的所有损失和破坏，德国及其盟国负有全部责任。”这一条款起草得非常恰当和谨慎；威尔逊可以把它解读为德国承认对引发战争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而劳合·乔治可以把它解释为德国承认对一般战争费用承担财政责任。第 232 条说：“当前条约的其他条款规定德国对所有损失和破坏做出完全赔款，这会导致德国资源的永久性缩减，有鉴于此，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政府承认德国的资源是有限的。”威尔逊安慰自己，认为这仅仅是对确凿的事实描述，而承认德国不能支付这些赔款要求并不意味着德国有责任支付这些赔款要求；但是劳合·乔治却可以指出，该条款向读者强调的是上  
153 一条款所宣称的德国在理论上应该承担的责任。第 232 条继续说：“在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军队与德国交战期间，德国的海陆空侵略给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平民及财产所造成的所有损失（对此，通常所有损失的详细说明见附件一），德国必须予以赔偿，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政府责令德国如此，而德国也承担这一责任。”<sup>①</sup> 加黑部分实际是引用了停战前的协定条款，因此打消了

---

① 接下来的一段声称，比利时的战争费用“根据德国已经作出的承诺，将全部赔偿给比利时”。



威尔逊的顾虑，然而附加的文字（“对此，通常所有损失的详细说明见附件一”）又给了劳合·乔治机会，让他可以在附件一中达到自己的目的。

然而，迄今为止，所有这些都仅是文字游戏而已，只是表明起草人员的精湛技巧，而对任何人都没有实质性的损害。这些在当时看来可能非常重要，但是后来就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实质性的内容见附件一。

附件一的很大部分内容与停战前的条件是严格一致的，或者说，即使有所逾越，在道理上也是可以辩解的。第1段就由于战争的直接后果所导致的平民受伤或死亡要求赔款；第2段就敌人施加在平民身上的暴行、侵犯和虐待行为要求赔款；第3段就敌人在占领区或侵占区对平民的健康、工作能力、尊严所做的有害行为要求赔款；第8段就敌人强迫平民劳动要求赔款；第9段就敌对行为对财产造成的直接破坏（海军所造成的破坏以及对军事设施和物资所造成的破坏除外）要求赔款；第10段就敌人对平民的罚款和征税要求赔款。所有这些赔款要求都是正当的，与协约国的权利相符合。 154

第4段就“战争期间虐待监禁人员所造成的损害”要求赔款，这一要求严格说来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根据海牙公约，这种要求可能是正当的，而且涉及的赔款数额很少。

然而，第5、6、7段的内容就非常重要了。这三段就战争期间协约国政府给予流动人员家庭的津贴以及协约国政府当时和此后为战斗人员受伤或死亡所支付的抚恤金和补偿要求赔款。 155

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这大大增加了要求赔款的数额，差不多

是其他所有增加的赔款数额的两倍。

如果只就感情而言，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理解，赔款要求中包含这些种类的损害会导致似是而非的结果。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从一般公正的角度来看，下面的情况是荒谬的：一个房子被毁的妇人有权要求赔偿，而一个其丈夫在战场上被杀害的妇人却无权要求赔偿；或者说一个被剥夺了农场的农场主有权要求赔偿，而一个其丈夫被剥夺了营生能力的妇人却无权要求赔偿。事实上，赔款要求中包括抚恤金和征属津贴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于停战前条件基础之上的条款不严格。战争导致的所有损失有些更多的是由个人承担，有些更多的是由整个社会来平均承担；但是，政府的补偿事实上使得许多前者转变成了后者。最为合理的要求是一个少于所有战争费用的有限赔偿，仅就违反国际条例或公认的战争行为的敌对行动提出赔款要求。

156 但是这一标准也很难实施，因为它对法国不利，而对比利时（其中立地位得到德国的保证）和英国（主要损害来自于潜艇的非法行为）有利。

无论如何，上面所提及的对感情和公正的追求都是虚幻的。国家所支付的分离津贴和抚恤金无论来自于哪一项资金，对征属津贴和抚恤金的接受者来说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国家从赔款中得到的收入作为对一般战争费用的支付，只是减轻了一般纳税人的负担。但是主要问题是，现在才来考虑停战前的条件是否完全公正和周全或者去修改它们，这已经太晚了；唯一争论的问题是，停战前的条件是否仅限于附件一中的第1、2、3、8、9、10段所列的那些对平民人身及财产的直接损害。如果文字有意义，条约有约束力，我们无权为国家在抚恤金和征属津贴

上所支出的战争费用要求赔款，就如我们无权对其他任何一般战争费用要求赔款一样。有谁打算为我们有权对一般战争费用要求赔款作详细辩护呢？

真实发生的事情是两方之间的妥协：一方是劳合·乔治向英国选民承诺对所有战争费用要求赔款，一方是协约国在停战时对德国的承诺。首相可以宣称，虽然他没有为所有战争费用得到赔款，但是他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因为他的承诺始终受限于德国的赔付能力，而现在的赔款清单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些冷静的权威人士所估计的德国的偿付能力。另一方面，威尔逊总统总结了一个公式，这使得他并没有公然失信于世人，而且避免了与盟友在这个问题上的争吵，如果把这个问题进行公开辩论，那么从感情上来看，所有人都会反对他的。鉴于劳合·乔治的选举誓言，不经过一番公开的斗争，威尔逊不可能期望劳合·乔治会放弃这些主张；而且对抚恤金要求赔款的呼声在所有国家几乎都是压倒性的。首相又一次显示出他是一个高超的政治谋略家。 157

仔细研究和约就可以轻易地发现另一个难点：和约没有规定德国债务的确定性总额。这一特点遭到了一致的批评，给德国和协约国都带来了不便，因为德国不知道它要支付多少，而协约国也不知道它们会得到多少。和约所期望达成最终结果的方式是在几个月内把数十万人对土地、农场建筑、家禽等所遭受破坏的赔款要求合计起来，这显然不具有可行性，合理的方式是双方核计出一个总数，而不必深究细节。如果这一总数当初能在条约里确定下来，那么就可以更加有条理地解决问题了。 158

但这是不可能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有两种虚

假言论广为传播，一个是关于德国的赔付能力，另一个是协约国对被破坏地区提出的赔款数量。确定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是进退两难的事情。假使确定了德国将要偿付的数额，如果不能大大超过最为公正和博学的权威人士的估计，必将远远少于英国和法国的普遍预期。另一方面，如果确定的赔款数额不会使法国和比利时人大失所望，那么在众多挑战面前很可能无法实现，<sup>①</sup> 而且还要面临德国人的严厉批评，人们认为，德国人为谨慎起见，已经收集了大量有关其罪行所涉及范围的证据。

因此，到目前为止，对政治家来说，最为稳妥的方式就是根本不提及任何数字；正是从这一需要出发，才产生了有关赔款的众多复杂的条文。

根据赔款这一章的附件一，实际的赔款数额究竟有多少？读者可能有兴趣让我估计一下。在本章的第一部分，我已经估计出，除了抚恤金和征属津贴外，赔款要求数额是150亿美元（取我估计的最大值）。附件一所定的关于抚恤金和征属津贴的赔款要求并不是基于政府进行补偿时的实际成本，而是以和约生效时法国的标准为基础计算所得到的综合数字。这种方法避免了更加容易招致批评的计算方式，即美国和英国的生命所值的钱数高于法国和意大利。法国的抚恤金和津贴是适中的，不像美国和英国那么高，但是高于意大利、比利时和塞尔维亚。计算所需要的唯一数据是法国抚恤金和津贴的实际标准以及各

---

① 不仅要面对敌对国的挑战，还要面对盟国的挑战；鉴于敌对国资源有限，在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要求过多的赔款方面，其他盟国可能比敌对国有更大的动力。

协约国军队动员和阵亡的人数。所有这些数字都不是详细的，但是知道津贴、所包括的人数、阵亡数量等大概数值就足够了，以此进行的估计不会出现大的偏差。我对所增加的有关抚恤金和津贴的赔款数字估计如表 5-3 所示。

表 5-3 增加的抚恤金和津贴的赔偿数额

国 家	数额 (亿美元)
英 国	70*
法 国	120*
意大利	25
其他国家 (包括美国)	35
总 计	250

\* M. 克劳茨估计，法国在这一项上的赔款要求是 150 亿美元 (750 亿法郎，其中津贴 130 亿，抚恤金 600 亿，给寡妇 20 亿)。如果这一数字是正确的，那么其他国家的赔款数额也应该成比例地提高。

我觉得总数比各国单独的数字更为可靠。<sup>①</sup> 读者会发现，在任何情况下，抚恤金和津贴都会极大地增加赔款的总额，实际上提高了近一倍。在其他各项赔款要求上加入这一数额后，我们对德国的赔款要求总额是 400 亿美元。<sup>②</sup> 我认为这一数额非

① 这就是说，我认为总数的误差不超过 25%。

② M. 克劳茨 1919 年 5 月向法国议会发表演讲时估计，根据条约，协约国对德国的赔款要求总计约为 750 亿美元，其中包括到 1921 年的利息累积，此后，如果德国每年偿还 50 亿美元，需要 34 年才能还清，其中法国每年能得到 27.5 亿美元。据报道：“这番演讲（法国将每年从德国收到赔款支付）鼓舞了整个法国，并立即有所反映，法国的交易所和商业世界出现了上升趋势。”尽管这一演讲在巴黎没有遭到任何反对，但是法国的财政和经济前景是暗淡的，灾难很快就会让人们清醒过来。

常高，实际结果可能会少于这一数额。<sup>①</sup> 本章的下一节将讨论这一数额与德国的偿付能力之间的关系，此处只是向读者介绍和约的其他一些细节。

(1) 在赔款要求的总数量中，不论其最终结果如何，必须在1921年5月1日前支付50亿美元。下面将讨论这一规定的可行性，但是和约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这一数额。首先，  
162 这一数字包括了停战后在德国的驻军的支出（根据和约249条，这部分费用由德国提供，约有10亿美元）。<sup>②</sup> 其次，“为使德国能够履行赔款义务，当主要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认为必要之时，这些食物、原料的供应可以从上面的总额中支出”。<sup>③</sup> 这个限制非常重要。如条文所规定的，该条文允许协约国的财政部长们  
163 告诉他们的选民，有希望早日获得实质性赔付，同时也给了赔

- 
- ① 根据主观判断，我估计这一数字与准确数字相比，最多少了10%或多出20%，即结果将介于320亿~440亿美元之间。
- ② 根据和约，签订和约以后15年内的全部驻军费用，作为额外增加的赔款，德国仍然负有赔偿的责任。只要和约没有限制在德国驻军规模的规定，那么法国就可以把所有的普通军队驻扎在德国，把对本国纳税人的收费转嫁给德国纳税人。然而，事实上，这些费用并不是由德国支付，而是由法国的盟国支付，因为德国已经达到了其赔款能力的极限，法国的做法只会减少其盟国得到的赔款。然而，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已经共同发表了一份白皮书，“一旦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确信德国政府很好地执行了它们关心的裁军问题”，那么德国每年支付的驻军费用最高不超过0.6亿美元。我加黑的词语具有重要意义。三大强权国家给自己留了余地，如果它们一致认为有必要，那它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修改协定。
- ③ 第235条。这条的效力由第251条所加强。第251条规定，除了食物和原料之外，“其他支付”也包括在内。

款委员会决断的权力，当现实严峻时，将给予德国必要的返还，以维持德国经济的生存。这一自由决断的权力使得要求德国立即支付 50 亿美元赔款的害处小于不存在这一权力时的害处，但是也并不是全无害处。第一，我在本章下一部分的结论中将表明，这一赔款数额不可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支付，即使实际上为了维持德国的进口而把大部分返还给德国。第二，赔款委员会只有在完全接管德国的对外贸易以及相应的外汇交易时才能有效地行使其自由决断的权力，然而，这超出了任何一个机构的能力。如果赔款委员会认真收集这 50 亿美元的赔款，并且批准归还给德国一部分，那么中欧的贸易将被一个最没有效率的官僚机构所扼制。

(2) 1921 年 5 月前，除了上述以现金或实物支付的 50 亿美元外，德国还需要以不记名债券的形式再支付 100 亿美元。164 如果由于所批准的扣除额使得 1921 年 5 月 1 日前需要以现金和实物支付的数额少于 50 亿美元，那么在 1921 年 5 月 1 日前，德国需要以现金、实物和不记名债券的形式支付总计 150 亿美元的数额。<sup>①</sup> 1921 ~ 1925 年，不记名债券的年利率是 2.5%，此后年利率为 5%，并且每年偿还 1% 的本金。因此，如果德国不能在 1921 年以前为赔款提供额外的剩余，那么在 1921 ~ 1925 年，它将每年支付 3.75 亿美元，此后每年支付 9 亿美元。<sup>②</sup>

---

① 这是赔款这一章附件二第 12 段 (c) 的主要内容，省略了其他次要因素。和约规定的支付是用金马克来计价的，文中数额是按照 5 美元兑 20 金马克的比率转换来的。

② 如果德国在 1921 年以前能够以现金和实物支付 25 亿美元（这近乎不可能），那么 1921 ~ 1925 年，它将每年支付 3.125 亿美元，此后每年支付 7.5 亿美元。



(3) 一旦赔款委员会认为德国可以支付更多，那它将会要求德国再发行 100 亿美元 5% 年息的不记名债券，分期付款的利息由委员会核定。即使不计上面的 100 亿美元，德国每年也要支付 14 亿美元。

165 (4) 德国的债务并不仅限于 250 亿美元，赔款委员会将要求进一步以不记名债券发行分期付款，直到附件一中规定的所有债务被清偿为止。在此基础上，我估计总债务将是 400 亿美元（这一数额肯定会被人批评为太低了），因此还剩余 150 亿美元。假定年利率为 5%，即使不考虑本金的偿还，每年也要偿还 21.5 亿美元。

(5) 即使是以上这些也没有包括全部，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即只有在赔款委员会认为德国可以支付利息的时候，才会额外发行 150 亿美元债券。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利息当时就完全支付了。从 1921 年 5 月起，凡是没有用现金、实物或上面所述的债券支付的德国债务，都要计息，<sup>①</sup>而且“利率为 5%，直到将来某个时间赔款委员会认为环境变化使得利率应当调整  
166 时为止”。这就是说，债务总额无时无刻不在以复利的形式越滚越大。假如德国初始不能支付巨额赔款，这一条款将极大地增加德国债务的负担，5% 的复利会使得债务总额 15 年翻一番。假如德国在 1936 年前最多支付 7.5 亿美元（即 150 亿美元 5%

---

① 赔款这一章的附件二第 16 段。这也存在模糊的规定，“从 1918 年 11 月 11 日到 1921 年 5 月 1 日，根据物质损害的总数”确定索要的利息。这似乎是区分了对财产的伤害和对人身的伤害，并倾向于前者。然而，这并没有对抚恤金和津贴产生影响，因为这部分费用在和约生效时已经资本化了。

的利息)，那么没有付息的250亿美元将上升到500亿美元，每年的利息为25亿美元。这就是说，即使德国1936年前每年支付7.5亿美元，然而到那时，它欠我们的将比现在多一半（650亿美元对比400亿美元）。1936年以后，仅仅是归还利息这一项，德国每年就要支付32.5亿美元。如果它在任何一年的支付额少于这一数值，那么它年末所欠的数额将比年初还要多。如果德国想在1936年以后的30年（即停战后的48年）内偿还完本金，则每年必须额外支付6.5亿美元，总计39亿美元。<sup>①</sup>

根据我的判断，德国肯定不能支付与这一数值相近的赔款，167  
原因稍后我会详述。因此，除非和约改变，德国实质上是把它将来所有的剩余都交给了协约国。

（6）赔款委员会虽然有改变利息率、推迟甚至取消资本债务的权力，但是这并不会使情况有所缓和。首先，有些权力只有在委员会或其代表的政府一致同意才能行使。<sup>②</sup>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赔款委员会的职责就是年复一年地从德国榨取最多的可得赔款，直到协约国达成一致或和约代表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定一个虽然是巨额但仍在德国支付能力范围内的确定性总额至少能够给德国留下一点东西；定一个远远超过德国

---

① 没有人会支持这一假设，即使是最乐观的人也不相信，德国从开始就能全额支付利息和偿债基金，这需要每年支付24亿美元。

② 根据附件二第13段：（1）应当在1921~1926年间偿还的债务本金若延期到1930年以后再偿还，需要全体一致同意；（2）1926年以后，债务本金的偿付延期在3年以上的，需要全体一致同意。此外，根据第234条，没有赔款委员会所代表的全部政府的明确授权，赔款委员会不能取消任何部分的债务。

168 支付能力的数额，而让一个以每年获得条件所允许的最大数额的赔款为目标的外国委员会来决定是否减少赔款数额，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前者仍然给德国留下了一点勤奋、活力和希望的动机，而后者则是对德国永恒的剥夺，期间不论怎样熟练、谨慎地实行这一手术，如何保证病人不会被杀死，只要付诸于行动并认真执行，那么这一政策就会被认定为人类文明史上战胜者最残暴的行为。

和约还规定了赔款委员会的其他重要功能和权力，但是用单独的一节来论述这点将更为合适。

### III. 德国的支付能力

德国用来清偿其所欠债务的财富有三种形式：

(1) 以黄金、船舶和外国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可以立即转换的财富；

(2) 割让的领土内的财产或停战时交付的财产的价值；

(3) 按年分摊的支付，其中部分是现金，部分是煤炭产品、碳酸钾和染料等实物。

169 上述三项不包括在占领区应当归还的财产，例如俄国的黄金，比利时和法国的有价证券、牲畜、机械和艺术品。至于可以辨别和归还的实际物品，自然要归还原主，不能归入一般的赔偿项目。这在和约第 238 条中有明文规定。

#### 1. 可以立即转换的财富

(1) 黄金。按照 1918 年 11 月 30 日德国国家银行的报告，

在扣除了应当归还俄国的黄金后，德国政府持有的黄金总价值为 577 089 500 美元。这一数额远比德国国家银行战前的报告大得多，<sup>①</sup> 这是因为战时德国政府强有力的动员使得德国国民交到德国国家银行的不仅包括金币，还包括各种黄金饰品。私人的黄金储藏肯定还有，但是由于德国政府已经做出了很大程度的动员，无论是德国政府还是协约国，都不可能把这部分储备挖掘出来。因此，报告中的数字可以代表德国政府能够从它的人民那里收集到的最大数量。在德国国家银行，除了黄金之外 170 还有总价值约为 500 万美元的白银。然而，流通中肯定还存在大量的白银，因为德国国家银行持有的白银在 1917 年 12 月 31 日高达 4 550 万美元，即使到 1918 年 10 月下旬，当人们争相用各种通货兑换白银的时候，国家银行仍然有 3 000 万美元的白银。<sup>②</sup> 因此，我们可以把停战时德国的黄金和白银总价值定为 6.25 亿美元。

然而，这些储备都已经不完整了。在停战到缔结和约这段漫长的时期内，协约国必须向德国出口粮食以维持其食品供应。从协约国自身的利益来看，它们希望德国有一个稳定的政府来与之签订和约，而当时德国的政治环境和斯巴达克思主义的严重威胁也使得这样做非常有必要。然而，德国如何支付这些粮食供应成为一个难题。协约国和德国代表在特勒弗斯、斯帕、

---

① 1914 年 7 月 23 日，这一数额是 33.9 亿美元。

② 作为马克贬值和白银升值的双重结果，德国的银币存在很高的溢价，因此，从德国国民的口袋里榨取这些银币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通过私人投机商，这些银币会逐渐流出德国，并因此间接地使整个德国的外汇地位受益。

- 171 布鲁塞尔、维勒班城堡、凡尔赛举行了一系列会谈，目的是找到一种对未来德国的赔款能力损害最小的支付方式。德国代表一开始就坚持说，德国的财政暂时已经完全耗尽，协约国提高临时贷款是唯一可行的权宜之计。协约国当时正准备从德国攫取巨额的直接支付，自然不会接受这一要求。但是，除此之外，只要德国的黄金还没有动，持有的外国有价证券没有出售，那么德国的要求就不能被认为是完全正当的。无论如何，在1919年春天，协约国或美国的舆论是不会允许向德国提供一大笔贷款的。另一方面，协约国也不愿意德国把少数能够充当确定赔款支付的黄金耗竭在粮食供应上。大量时间被花费在寻找可能的替代物上，但是结果很明显，即使德国的出口和可出售的外  
172 国有价证券具有足够的价值，也不能立刻变现；而且德国的财政完全耗尽，除了德国国家银行的黄金外，没有任何可以立即使用的大宗款项。因此，在1919年的前6个月里，总数超过2.5亿美元的黄金从德国流入协约国（主要是美国，英国也获得了很大一部分），以用做进口粮食的支付。

但这并不是全部。根据最初的停战协议，德国同意在没有得到协约国允许的情况下不会输出黄金，但是不能永远不允许。德国国家银行对邻近的中立国家负有债务，这只能以黄金来支付。如果德国国家银行不能支付这些债务，将会引起德国马克的贬值，从而损害德国的信用，以至于影响德国将来的赔款前景。所以，协约国的最高经济委员有时候会允许德国国家银行输出黄金。

各种措施的最终结果是，德国国家银行的黄金储备减少了一半还多，由57 500万美元降到了1919年9月的27 500万美元。

- 173 按照和约，剩余的黄金储备将可能全部用于赔款。然而，这一数字不到德国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价值的4%，完全用做赔

款所带来的心理反应会彻底摧毁德国马克在外汇交易市场上的价值（在国外有很大数量的马克）。为了特定目的可以提取2 500万美元、5 000 万美元甚至10 000 万美元，但是赔款委员会认为这是鲁莽的，会影响赔款的支付前景，完全摧毁德国的货币体系，特别是法国和比利时被德国占领过的地区有大量的马克流通，因此法国和比利时政府除了关心赔款前景外，在维持马克的外汇交易价值上也有着巨大的利益。

因此，对于1921年到期的50亿美元初始赔款，无论是黄金还是白银，都是不可能支付的。

（2）船舶。我们在前文已经看到，德国将向协约国交付其全部的商业船舶。实际上，很大一部分在缔结和约前就已经落入协约国手里了，有些是在协约国港口时被扣留下来了，有些是根据布鲁塞尔有关食品供应的协议临时转让的吨位。<sup>①</sup> 根据

---

① 前文提及，停战期间协约国向德国提供食品，条件是德国临时把大部分商船转让给协约国，用于向欧洲特别是德国运输粮食。德国不同意这一条件，并导致了长期而严重的粮食供应延误，但是中断的特勒弗斯和斯帕谈判（1919年1月16日，2月14~16日，4月4~5日）最终通过布鲁塞尔谈判（1919年4月14日）达成了协议。德国不同意缔约是因为对协约国一方能否提供确定的保证（如果德国交付船舶，就会得到粮食）缺乏信心。但是如果对协约国抱有信心（然而，根据停战的其他条款，协约国的行为并不是没有缺点的，这给了敌对国怀疑的正当理由），协约国的要求也不是不合理的，因为如果没有德国的船只，粮食的商业运输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事实上，德国交付的船只或者等量的船只几乎全部用在了向德国输送粮食上。到1919年6月30日为止，按照布鲁塞尔协议，共有176艘船总计1 025 388吨位交付给了协约国。

条约转让的德国船舶总吨位大约 400 万吨，每吨平均价值 150 美元，总的货币价值是 6 亿美元。<sup>①</sup>

175 (3) 外国有价证券。在 1916 年 9 月德国政府对外国有价证券进行普查<sup>②</sup>（其确切结果仍然没有公布）以前，德国没有这类投资的官方报告，而各种非官方的估计都是以不充分的数据为基础的，比如德国证券交易所收取的外国有价证券的交易费用、收取的印花税、领事的报告等。战前有关德国外国有价证券最重要的估计见脚注。<sup>③</sup> 这是当时德国权威人士的一致观点，

① 转交给协约国的船舶吨位可能更多而每吨的价值可能略低。然而，总价值不可能少于 5 亿美元，或者不可能多于 7.5 亿美元。

② 这一普查是根据 1916 年 8 月 26 日的法令进行的。1917 年 3 月 22 日，德国政府完全控制了德国人所拥有的外国有价证券的使用；1917 年 5 月，德国政府开始动用这一力量来调整瑞典、丹麦和瑞士的有价证券。

③ 对德国的外国有价证券的估计

年 份	估计人	价 值 (亿美元)
1892	Schmoller	25
1892	Christians	32.5
1893 ~ 1894	Koch	30
1905	v. Halle	40*
1913	Helfferich	50**
1914	Ballod	62.5
1914	Pistorius	62.5
1919	Hans David	52.5***

\* 除了证券外的对外投资要再加上 25 亿美元。

\*\* 净投资，即扣除了德国境内的外国财产。其他一些估计可能也是如此。

\*\*\* 这是战争爆发时对德国拥有的对外投资价值的估计，出自 *Weltwirtschaftszeitung* (1919 年 6 月 3 日)。



他们认为，德国对外国的净投资在 62.5 亿美元以上。根据我自己的计算，我认为这一数字有些夸张，50 亿美元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数字。

这一总数中必须相应扣除以下 4 项。

(a) 在协约国和美国的投资占了德国对外投资的很大一部分，这部分投资已经被公共保管委员会、敌对国家资产托管局以及类似的官方机构没收，只有支付各种私人索赔后的剩余才能用于支付各国的赔款。根据第 4 章所描述的处理敌对国家债务的计划，这部分财产的第一清偿对象是各协约国对德国的私人索赔。除了美国外，德国在其他国家的投资都不可能有余用来做其他目的。 176

(b) 与我们不同，德国战前最重要的对外投资地区不是海外，而是俄国、奥匈帝国、土耳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些投资目前大部分都暂时变得毫无价值了，尤其是在俄国和奥匈帝国的投资。以当前的市场价值为准，这些投资都不可能以高于票面值的价格转售。除非协约国准备按照高于票面值的价格接收这些证券并持有它们以待将来出售，否则这些国家没有大笔资金来立即支付德国的这种对外投资。

(c) 虽然德国在战时不能像我们一样方便地把它的外投资变现，但是它在某些国家、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仍然这样做了。人们普遍认为，在美国参战以前，德国转售了其在美国证券市场上的很大一部分优良资产，然而，当前流行的估计认为，这些转售数额（有人认为转售数额是 3 亿美元）可能被夸大了。但是整个战争期间，特别是战争末期，当德国的外汇交 177

易非常微弱、其在邻近的中立国家的信用变得很低的时候，它开始处理荷兰、瑞士、斯堪的纳维亚愿意购买或间接接受的外国证券。可以确定，到1919年6月，德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已经减少到了可以忽略的数量，它在这些国家的债务远远超过这些投资。德国还出售了一些可以卖出的海外证券，比如阿根廷的证券。

(d) 从停战以来，德国私人拥有的外国证券肯定大量流入国外。这是不可避免的。德国的对外投资通常是以不记名证券的形式进行的，而且也不作登记，它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德国广大的陆上边界被走私到国外。在和约缔结前的几个月，如果  
178 协约国能够找到扣留这些证券的途径，那么肯定不会允许证券的拥有者继续保留它们。这些因素联合在一起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天赋，协约国政府和德国政府阻止这些证券外流的努力完全是徒劳的。

纵观以上这些因素，如果德国仍然有很多用来赔偿的款项的话，这就是奇迹了。协约国、美国、德国的盟国、与德国毗邻的中立国，这差不多包括了所有的文明国家。我们已经看到，我们不可能期望德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可以用来支付赔款。德国在剩余的国家（除了南美洲国家）都没有重要的投资了。

把这些扣除转换成数字（其中肯定包含很多猜测的成分），再根据得到的数字和其他相关数据，仔细考量后，我尽量给出最为正确的个人估计。

我把（a）项的扣除定为15亿美元，除去偿付私人债务后，最终可用的数额是5亿美元。

至于 (b) 项, 根据奥地利财政部 1912 年 12 月 31 日的调查, 德国持有的奥匈帝国证券名义价值是 9.865 亿美元。战前 179 德国对俄国非政府证券的投资大约是 4.75 亿美元, 大大低于人们的预期。1906 年, 赛多利斯·冯·瓦尔特斯豪森估计, 德国对俄国政府证券的投资是 7.5 亿美元。这样, 总数是 12.25 亿美元, 这在一定程度上被伊斯查尼恩博士在 1911 年给出的 10 亿美元的估计所证实。罗马尼亚参战时公布的一份估计报告认为, 德国在罗马尼亚的投资为 2 000 万 ~ 2 200 万美元, 其中 1 400 万 ~ 1 600 万美元投资于政府证券。根据法国 1919 年 9 月 8 日《时报》的报道, 一个保护法国在土耳其的利益委员会估计, 德国在土耳其的投资约为 29 500 万美元; 根据外国债券持有者委员会的最新报告, 其中德国国民持有 16 250 万美元的土耳其国外债务。我没有找到对德国在保加利亚投资的估计。把所有国家综合起来, 我认为关于 (b) 项的扣除额是 25 亿美元。

我认为, (c) 项中德国在战争期间转售和抵押出去的有价证券为 5 亿 ~ 7.5 亿美元之间, 其中包括德国持有的斯堪的那维亚、荷兰和瑞士的所有证券、南美洲的部分证券以及美国参战 180 前卖掉的绝大部分北美洲证券。

关于 (d) 项的适当扣除额自然没有现成的数据。过去的几个月, 欧洲媒体刊登了许多感人的故事。但是, 如果我们把已经流出德国或者安全地藏在德国境内 (最巧妙的审问和最强大的方式都不能发现) 的有价证券定为 5 亿美元, 大概也不算高估。所有这些项目汇总起来, 总的扣除额大约是 50 亿美元, 理

论上仍然有 12.5 亿美元可以用来支付赔款。<sup>①</sup>

对一些读者来说，这一数额似乎过低，但是这代表的是德国政府可以充做公用的可出售证券。而在我看来，这已经非常高了，如果考虑到这是我用不同的方法计算出的，我会得出一个更低的数额。如果不考虑被扣押的在奥地利、俄国等国家的  
181 有价证券和投资，德国如何能够凑出多达 12.5 亿美元的有价证券呢？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德国还有一些中国政府的证券，可能还有一点日本的证券以及一部分较有价值的南美洲的企业。但是德国政府手中只有很少的这类企业，而且这些企业的价值只有一两千万，而不是五千万或者数亿。根据我的判断，没有人会莽撞地集合 5 亿美元把德国剩余的海外投资买过来。但即使是这一很低的数值，如果赔款委员会想实现，也必须在当前不动这些接收的财产并小心看护多年才可能得到。

因此，德国的外国证券所能贡献的最大数额就是 5 亿 ~ 12.5 亿美元。

德国可以立即转换的财富包括：

- (a) 黄金和白银，价值 3 亿美元；
- (b) 船舶，价值 6 亿美元；
- (c) 外国证券，价值 5 亿 ~ 12.5 亿美元。

182 事实上，只要协约国从德国拿走相当一部分的黄金和白银，就会对德国的货币体系造成伤害，从而损害协约国自身的利益。因此，所有渠道能够贡献的金额，也就是赔款委员会在 1921 年

---

① 我还没有扣除掉阿尔萨斯-洛林人以及其他所有现在已经不是德国人的有价证券。

5月1日前有希望获得的赔款，大约为12.5亿~17.5亿美元。<sup>①</sup>

## 2. 割让的领土内的财产或停战时交付的财产

按照和约，德国并没有从其割让领土内的财产获取重要的信用以支付赔款。

被割让领土内的私人财产被用于支付德国对协约国人民的负债，只有剩余的款项才可以用于支付赔款。在波兰和其他一些新成立的国家，这些财产直接归原主所有。

在阿尔萨斯-洛林、被割让给比利时的领土以及变成托管地的前殖民地，德国政府的财产被无偿没收。属于前波兰王国的建筑、森林和其他形式的财产也无偿地交付了。此外，还有其他的政府财产交付给了波兰，在什勒斯威格的政府财产交付给了丹麦，<sup>②</sup> 萨尔河地区的煤田、一些河流上的船只等按照和约中的港口、水路、铁路这一章的条款交付，海底电缆按照赔款

183

---

① 在所有的估计中，我担心过于夸大与和约相悖的情况，也担心给出的数字超过我的真实判断。在纸上记下的对德国资源的估计数值与以现金方式实际从德国得到的赔款数额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到1921年5月1日，赔款委员会从以上各项目中实际获得的赔款还没有以上两个数值中较小的数值多。

② 丹麦政府获得什勒斯威格后，它应当为此对赔款委员会负有多少债务，和约（见114条）对这一点非常模糊。例如，丹麦政府可以用该地区居民持有的马克的价值为标准来安排它们的债务。无论如何，涉及的货币是非常少的。丹麦政府筹集了3300万美元（1.2亿克朗）用于“接收什勒斯威格所分担的德国债务，购买德国的公共财产，帮助什勒斯威格居民解决通货问题”。

这一章的附件七交付。

不论和约如何规定，赔款委员会不可能从波兰拿到任何现金支付。我认为，萨尔河地区的煤田价值为0.75亿~1亿美元。除了剩余的私人财产外，以上所有项目能够提供的支付大约为1.5亿美元，这一数字已经是非常慷慨的估计了。

184 还有一些是按照停战条约交付的物资。和约第250条规定，按照停战条约交付的所有车辆和其他项目以及被赔款委员会认定为“无军事价值”的交付物资，经过赔款委员会估值后，所得信用归于德国政府名下。交付的车辆（15万辆货车，5000辆机车）是唯一有价值的一项。所有根据停战条约交付的财产总价值定为2.5亿美元，这也是很慷慨的估计了。

因此，在我们以前各项目所估计的12.5亿~17.5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本项目的4亿美元。但是这4亿美元不同于前者，因为它并不代表能够有益于协约国财政状况的实际现金，而只是存在于协约国之间或协约国与德国之间的账本上的信用。

然而，这16.5亿~21.5亿美元的总数并不能全部用于赔款。第一项费用是和约第251条规定的停战期间和缔结和约之后的驻军费用。1921年5月以前的总军费在每月扣除的军费没有确定以前是无法计算的，1919年初期的每月驻军费用超过1  
185 亿美元，而最后一段时间的每月驻军费用是500万美元。我估计总驻军费用约为10亿美元。这使得我们手中可以使用的金额只有5亿~10亿美元。

从这一金额、德国的出口以及1921年5月前的实物赔付（我一直没有把这一项计算在内）中，当协约国认为有必要时，

它们允许德国收回部分款项以购买其必需的粮食和原材料。无论是德国为了重建其经济而需要从国外进口的产品的价值，还是协约国行使这一决定的自由程度，目前都无法作出准确判断。如果德国的原材料和粮食储备在1921年5月前恢复到正常水平，那么在它目前出口能力的基础上，德国至少还需要5亿~10亿美元的购买力。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敢断言，德国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不可能在1921年5月前使出口超过进口如此之多，按照和约，德国以煤炭、染料、木材和其他原料等实物形式支付给协约国的赔款必须返还给德国，以使其能够支付生存所必需的进口。<sup>①</sup> 186

因此，除了5亿~10亿美元外，赔款委员会不可能从其他渠道得到更多的赔款，这一数额是在假定德国把可立即变现的财产变现、包括了德国根据和约所得到的信用并扣除了驻军费用之后才得到的。比利时已经与法国、美国、英国在和约之外达成了私下协定，最初的5亿美元赔款将首先满足比利时的赔款要求，结果将是比利时可能在1921年5月得到5亿美元赔款，而其他国家可能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赔款。无论如何，各国的财政部长们把计划建立在任何其他假定的基础之上都是鲁莽的。

### 3. 按年分摊的支付

很明显，德国支付赔款的能力与战前相比大受影响，这主 187

---

<sup>①</sup> 我自己的判断使我走得更远，我对德国在这段时期内维持其进出口平衡的能力表示怀疑。文中的表述已经足够表达我的论点了。



要有以下原因：

- (1) 几乎丧失了所有殖民地、海外联系、商业船舶和外国财产；
- (2) 割让了 1/10 的土地和人口、1/3 的煤矿和 3/4 的铁矿；
- (3) 阵亡了 200 万成年男子；
- (4) 人民受饥 4 年；
- (5) 承担了巨额的战争债务；
- (6) 货币贬值，价值不到战前的 1/7；
- (7) 德国的盟国发生分裂；
- (8) 国内发生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俄国相邻；
- (9) 吞噬一切的 4 年战争和战败的结果严重削弱了德国的实力和希望。

所有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大多数要求德国支付巨额赔款的估计都认为，德国未来的贸易额将比过去大得多。

188 德国是以现金（或外汇）形式支付，还是如和约预期的那样以部分实物（煤炭、染料、木材等）来支付，对于最后的赔款数额没有多大区别。无论如何，德国只有出口特定商品才能支付赔款，相对来说，这些出口的价值如何转入赔款账户就是细枝末节的问题了。

仅仅依靠假定会让我们迷失，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要回到最初的准则和统计数据上来。很多年内，德国只能依靠减少进口扩大出口从而扩大贸易顺差来支付每年的赔款。长远来看，德国可以而且只能用商品来支付赔款，不论这些商品是直接提供给协约国，还是卖给中立国把所得的收入转交给协约国。因

此，分析德国在战前的贸易收益是估计德国将来贸易发展程度最稳固的基础。只有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再辅以国民财富生产能力等一般数据，才能理性地估计出德国出口超过进口的最大限度。

1913年，除了过境贸易和金银贸易外，德国进口额为26.9亿美元，出口额为25.25亿美元。也就是说，进口额超过出口额大约1.65亿美元。1909~1913年，平均每年的进口额超过出口额3.7亿美元，比1913年的数额更大。德国战前用于对外投资的盈余来自它持有的外国证券的收益，来自航运的利润，来自在国外的银行，等等。德国持有的外国证券和商业船舶现在被拿走了，它在国外的银行和其他各种收益来源基本被摧毁了。在战前进出口的基础上，德国不但没有贸易盈余用来支付赔款，反倒是自我维持都很困难。德国的第一个任务是调整其消费和生产，以消除贸易赤字。此外，还要减少进口，鼓励出口，把得到的盈余支付赔款。

表5-4和表5-5分别列出了2/3的德国出口和进口贸易。之所以列出2/3，或多或少是考虑到剩余的1/3所包括的商品单个看来都不重要。

表5-4和表5-5表明，最重要的出口产品包括：

- (1) 铁制品，包括镀锡铁板（13.2%）；
- (2) 机械等（7.5%）；
- (3) 煤炭、焦炭和煤球（7%）；
- (4) 毛制品，包括生羊毛和梳洗过的羊毛（5.9%）；
- (5) 棉制品，包括棉纱、棉线和原棉（5.6%）。

表 5-4 1913 年德国的出口贸易

1913 年德国的出口种类	出口额 (万美元)	占出口总额的 比例 (%)
铁制品 (包括镀锡铁板等)	33 065	13.2
机械和零部件 (包括汽车)	18 775	7.5
煤炭、焦炭和煤球	17 670	7.0
毛制品 (包括生羊毛、梳洗过的羊毛、衣服)	14 700	5.9
棉制品 (包括原棉、棉纱和棉线)	14 075	5.6
<b>小 计</b>	<b>98 285</b>	<b>39.2*</b>
谷物等 (包括黑麦、燕麦、小麦、啤酒花)	10 590	4.1
皮革和皮革制品	7 735	3.0
糖	6 600	2.6
纸	6 650	2.6
皮 毛	5 875	2.2
电器产品 (装置、机械、电灯、电缆)	5 440	2.2
丝制品	5 050	2.0
染 料	4 880	1.9
铜制品	3 250	1.3
玩 具	2 575	1.0
橡胶和橡胶制品	2 135	0.9
书籍、地图、乐谱	1 855	0.8
碳酸钾	1 590	0.6
玻 璃	1 570	0.6
氯化钾	1 455	0.6
钢琴、风琴和零部件	1 385	0.6
天然锌	1 370	0.5
瓷 器	1 265	0.5
<b>小 计</b>	<b>71 170</b>	<b>67.2*</b>
未列出的其他商品	82 960	32.8*
<b>总 计</b>	<b>252 415</b>	<b>100</b>

\* 三大部分在总出口中所占的比例原文有误。按照对应的出口额来计算，三大部分所占的比例分别是 38.9、28.2 和 32.9。——译者注

表 5-5 1913 年德国的进口贸易

1913 年德国的进口种类	进口额 (万美元)	占进口总额 的比例 (%)	191
I. 原材料			
棉花	15 175	5.6	
皮革和毛皮	12 430	4.6	
羊毛	11 835	4.4	
铜	8 375	3.1	
煤炭	6 830	2.5	
木材	5 800	2.2	
铁矿	5 675	2.1	
皮毛	4 675	1.7	
亚麻和亚麻籽	4 665	1.7	
硝石	4 275	1.6	
丝绸	3 950	1.5	
橡胶	3 650	1.4	
黄麻	2 350	0.9	
石油	1 745	0.7	
锡	1 455	0.5	
磷粉	1 160	0.4	
润滑油	1 145	0.4	
小 计	95 190	35.3	
II. 食品、烟草等			
谷类 (小麦、大麦、糠、稻米、玉米、 燕麦、黑麦、苜蓿)	32 755	12.2	
含油种子 (包括棕榈仁、干椰子肉、 可可豆)	10 265	3.8	
牛、羔羊、脂肪、膀胱	7 310	2.8	
咖啡	5 475	2.0	
蛋类	4 850	1.8	

续表

1913 年德国的进口种类		进口额 (万美元)	占进口总额 的比例 (%)
	烟 草	3 350	1.2
	黄 油	2 965	1.1
	马 匹	2 905	1.1
	水 果	1 825	0.7
	鱼	1 495	0.6
	家 禽	1 400	0.5
	白 酒	1 335	0.5
	小 计	75 930	28.3
192	Ⅲ. 制造业产品		
	棉纱、棉线和棉花制品	4 705	1.8
	羊毛纱和羊毛制品	3 785	1.4
	机 械	2 010	0.7
	小 计	10 500	3.9
	Ⅳ. 未列出的商品	87 640	32.5
	总 计	269 260	100.0

这五类商品占总出口的 39.2%。我们可以发现，战前德国和英国在所有这些商品上的竞争都非常激烈。如果德国在这些商品上对海外和欧洲的出口增加非常多，那将对英国的出口造成严重影响。而且棉制品和毛制品这两类商品出口的增加会带来原材料进口的大量增加，因为德国不产棉花和羊毛。除非德国能够顺利地获得超过战前耗费标准的原材料（只能在损害协约国利益的基础上），否则其贸易不可能增加。即使这样，实际增加的盈余也不是出口的总价值，而是出口的制成品价值与进口的原材料价值的差额。至于机械、铁制品和煤炭这三项，由

于德国割让了在波兰的领土、上西里西亚和阿尔萨斯-洛林，所以德国增加出口的能力被剥夺了。前文已经指出，这些地区的煤炭产量大约占德国总产量的33%。同时，这些地区也提供德国75%以上的铁矿石、38%的鼓风炉和9.5%的钢铁铸件。因此，除非阿尔萨斯-洛林和上西里西亚把它们的铁矿石送到德国去加工——这又会导致德国进口的增加，为此必须提供更多支付——否则，德国的出口不但不会增加，反而不可避免地会减少。<sup>①</sup> 194

表5-4 接下来是谷类、皮革制品、糖、纸、皮毛、电器产品、丝制品、染料。谷类并不是净出口，因为同类商品的进口远远大于出口。至于糖，战前德国90%的糖是出口到英国的。<sup>②</sup> 如果英国给予德国的糖特别的优惠或者签订协议允许德国用糖来支付部分赔款（对煤炭、染料也有同样的提议），将能够刺激这一贸易的增加。纸张贸易也可以有所增长。皮革制品、皮毛和丝绸的出口依赖于原材料的进口。丝制品的出口与法国和意大利竞争很大。剩余的项目单独来看都很小。我曾经听到有人建议，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碳酸钾及类似产品来支付赔款，但是 195

德国战前的碳酸钾出口仅占出口总额的0.6%，总价值大约为1 500万美元。此外，法国从收回的领土内得到了一个碳酸钾产

① 据估计，即使不算上西里西亚的损失，对法国的领土割让也将使德国钢锭的年产量从战前的2 000万吨减少到1 400万吨，使法国钢锭的年产量从战前的500万吨增加到1 100万吨。

② 1913年，德国出口1 110 073吨糖，价值6 547.15万美元，其中838 583吨出口到英国，价值4 525.4万美元。这一数字远远超过1909~1913年5 000万美元的平均出口价值。

地，不会欢迎德国大量增加碳酸钾的出口。

表5-5表明，原材料和食物的进口额占总进口额的63.5%。原材料主要包括棉花、羊毛、铜、皮革、铁矿、皮毛、丝绸、橡胶和锡，如果出口贸易不变，这些物品的进口不可能减少；如果出口贸易上升，这些物品的进口肯定会上升。食物的进口包括小麦、大麦、咖啡、蛋类、大米、玉米及类似物品的进口，这就又提出了另一个难题。除了一部分奢侈品外，德国工人阶级战前对食物的消费不见得比最高效率所要求的消费量高多少，实际上可能低于最高效率所要求的消费量。食物进口的任何实质性下降都会影响工业人口的效率，从而影响工业人口所能够生产的出口剩余量。如果工人食物不足，德国工业的生产率不可能持续快速提高，但是大麦、咖啡、蛋类、烟草不在此列。如果存在一种制度，使德国人将来不饮啤酒、不喝咖啡、不吸烟草，那就可以节省很多。否则，德国的食物进口没有任何大量减少的空间。

表5-6的分析表明，从出口目的地和进口来源地看，德国的出口和进口是密切相关的。1913年，在德国的出口中，对不列颠帝国的出口占18.1%，对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出口占17.2%，对俄国和罗马尼亚的出口占10.1%，对美国的出口占7.1%。这就是说，对协约国的出口占德国总出口额的一半还多。剩余部分中，对奥匈帝国、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出口占12.2%，对其余国家的出口占35.3%。除非各协约国准备鼓励进口德国产品，否则德国出口总额的增加只能依靠对中立国家的批发倾销。



表 5-6 1913 年德国出口目的地的出口额和进口来源地的进口额

197

	德国出口目的地的出口额		德国进口来源地的进口额	
	数额 (万美元)	占目的地 出口总额 的比例 (%)	数额 (万美元)	占来源地 进口总额 的比例 (%)
英 国	35 955	14.2	21 900	8.1
印 度	3 765	1.5	13 520	5.0
埃 及	1 085	0.4	2 960	1.1
加拿大	1 510	0.6	1 600	0.6
澳大利亚	2 210	0.9	7 400	2.8
南 非	1 170	0.5	1 740	0.6
不列颠帝国小计	45 695	18.1	49 120	18.2
法 国	19 745	7.8	14 605	5.4
比利时	13 775	5.5	8 615	3.2
意大利	9 835	3.9	7 940	3.0
美 国	17 830	7.1	42 780	15.9
俄 国	22 000	8.7	35 615	13.2
罗马尼亚	3 500	1.4	1 995	0.7
奥匈帝国	27 620	10.9	20 680	7.7
土耳其	2 460	1.0	1 840	0.7
保加利亚	755	0.3	200	—
其他国家	89 020	35.3	85 870	32.0
总 计	252 235	100.0	269 260	100.0

上述分析暗示了在和约签订后的情形下德国出口盈余可能

的最大变化量。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四个假设：

(1) 在棉花、羊毛等原材料的供给上，我们优先考虑自己而不是德国（这些供给在全世界是有限的）；

198 (2) 法国已经获得了铁矿储备，还想获得鼓风炉和钢铁贸易；

(3) 不鼓励和支持德国在海外市场上与协约国争夺铁矿和其他贸易；

(4) 不列颠帝国不会给予德国商品优先权。

在这些假定的基础之上，和约的有关条款明显是不可行的。

我们再扼要复述主要的条款：

(1) 关于铁。由于德国损失了大量资源，其铁的净出口不可能增加，只可能减少。

(2) 关于机械。德国机械的出口可能有所增长。

(3) 关于煤炭和焦炭。战前，德国此项的净出口价值是1.1亿美元，协约国同意暂时的最大可能出口量是2 000万吨。在不远的将来增加到4 000万吨是很困难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即使是2 000万吨，以战前的价格计算，<sup>①</sup>其价值并没有增加。然而，如果这一数额付诸实行，则肯定会大大减少需要用煤炭进行生产的制造类产品的出口价值。

(4) 关于羊毛制品。如果没有生羊毛，羊毛制品出口就不可能提高，考虑到对生羊毛供给的其他需求，羊毛制品的出口很可能会下降。

---

<sup>①</sup> 这一账目的两方面价格都需要调整，这种调整将在后面一起进行。

(5) 关于棉花制品。对羊毛制品的考虑同样适用于此。

(6) 关于谷类食品。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净出口。

(7) 关于皮革制品。对羊毛制品的考虑同样适用于此。

现在，我们已经讨论了占德国战前出口总额 50% 的商品，剩余商品单独的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例都不到 3%。德国用什么商品来支付赔款呢？染料吗？其 1913 年的总出口价值为 5 000 万美元。玩具或是碳酸钾吗？其 1913 年的总出口价值为 1 500 万美元。即使可以指定用于支付的商品，那在什么市场上可以销售呢？要记住，每年需要转化为货币的商品不是几千万，而是几个亿。

从进口方面来看，减少一些进口是可能的。通过降低生活标准，可以有效地减少在进口商品上的支出。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许多大宗进口项目的减少会影响出口的数量。

我们把对德国进出口额的猜测定为最高，虽然德国的资源、设备、市场、生产能力减少了，但是我们仍然假定，一段时间后，德国将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以战前价格来算，其年贸易盈余将增加到 5 亿美元。这一调整首先需要清算战前 5 年内的贸易逆差，平均每年 3.7 亿美元；但是我们假定，在清偿了这些债务后，德国每年还剩余 2.5 亿美元的贸易盈余。考虑到战前价格的上升，这一数字变为 5 亿美元。考虑到政治、社会和人文因素以及单纯的经济因素，我对德国能够每年支付这一数字多达 30 年以上深表怀疑，但是宣称或希望德国能够做到并不算是愚蠢的。

5% 的利息加上每年偿还的 1% 的本金，其在 30 年内偿付总

额的现值大约是 85 亿美元。<sup>①</sup>

因此，我得到最后的结论，包括可以立即转移的财富、割让的财产、每年的偿还等所有渠道在内，德国的最大偿付能力是 100 亿美元。在现实环境中，我认为德国不可能支付这么多。

201 认为这一数字非常低的人们请牢记下面的显著对比。法国 1871 年的财富比德国 1913 年的财富的一半略少。不考虑货币价值的变化，德国 25 亿美元的赔款差不多等于法国 1871 年支付的所有赔款，而且赔款的真实负担的增加比绝对数额的增加还要迅速，德国 100 亿美元的赔款比法国 1871 年 10 亿美元的赔款后果更加严重。

只有一件事情有可能增加上面所定的数额，那就是德国的劳动力输出到其他国家的被破坏地区从事重建工作。我听说有关这方面的一个有限计划已经在酝酿。增加的数额取决于德国政府能够动员的人数以及比利时和法国居民可以容忍的参与重建的德国人数量和工作年限。无论如何，在很多年里雇用德国人从事实际的重建工作（进口的劳动力净现值超过 12.5 亿美元）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这种方式实际上也不能增加其他方式所得到的年收入。

202 因此，400 亿美元或者 250 亿美元超出了德国的合理赔款能力。那些相信德国可以每年支付数亿英镑的人会指出哪些商品

---

① 如果每年的偿还额减少，偿还年限增加，由于复利的作用，所有偿还额的现值并不会重大的增加。永久性的每年支付 5 亿美元，假定利息率像以前一样是 5%，这只能使现值增加到 100 亿美元。

可以用做赔款，这些商品可以在哪些市场上出售。但是除非他们能够详细说明，并拿出切实可信的证据支持他们的结论，否则他们的说法是不可信的。<sup>①</sup>

我只承认有三种例外的情况，但是从当前的现实意义看，203  
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影响到我论断的效力。

第一，如果协约国打算在五年或十年内“培育”德国的贸

---

① 作为一个公众对经济事件误解的例子，西德尼·雷欧先生写给《泰晤士报》的信件（1918年12月3日）值得引用：“有非常权威的估计认为，德国的矿产和化学资源总价值高达12 500亿美元甚至更多，仅鲁尔盆地的矿产价值据说就超过2 250亿美元。无论如何，这些自然资源的资本价值远远多于德国对所有协约国的债务。为什么不能在充裕的时间内把这些财富的一部分从现在的拥有者那里转移并分配给遭到德国攻击、驱逐和伤害的人们呢？协约国政府要求德国在接下来的30年、40年或50年内每年把价值5亿~10亿美元的矿产储备交付给协约国使用，这是完全正当的。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从德国得到足够的赔偿，而且不会过度刺激德国的制造业和出口贸易，不至于对我们造成损害。”有一点我不明白，如果德国的财富超过12 500亿美元，为什么西德尼·雷欧先生会满足于每年5亿~10亿美元这点小数目呢？但是他的这封信是对某类想法的反证。这种计算模式把深埋在地下的煤炭和在煤斗里的煤炭的价值等价起来，把每年5 000美元的租金按照999年计算为价值4 995 000美元，把每年农作物在一定期限内生产的粮食的所有价值算为这块土地的价值，这种算法展现了无限的可能性，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德国的所有资源价值12 500亿美元，那么德国割让的阿尔萨斯-洛林和上西里西亚将足够支付所有的战争费用和赔款。事实上，我估计，德国各种矿产当前的市场价值只有15亿美元或者比西德尼·雷欧先生的期望值的1‰略高一点。

易和工业，在这段时间内向它提供巨额贷款、充足的船舶、食物和原材料，向它开放市场，向它精心提供所有的资源和善意以把德国建设成为欧洲最伟大的工业国（如果不是全球最伟大的工业国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向德国索取更多的赔款，因为德国有极大的生产能力。

第二，在我对货币作出估计的时候，假定我们的单位货币价值的购买力没有革命性的变化。如果黄金的价值下降到当前价值的一半或十分之一，因为赔款是与黄金绑定的，因此，德国的真实负担将会同比例地下降。如果一沙弗林金币的价值降到与现在一先令的价值相等，那么德国就能够支付更多以金沙弗林所计算的赔款。

204 第三，我假定自然的产出和劳动力对应的原材料没有革命性的变化。科学的进步将带来新的生产方式和设备，从而大幅度提高我们整体的生活标准，既定数量的产品所代表的人类劳动只有当前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并不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生产能力”的标准都将改变。但是一切皆有可能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说傻话的借口。

的确，没有人能在 1870 年的时候预测到 1910 年德国的生产能力。我们不能期望为一代人或更多代人制定法律。经济条件的长期变化和人类的预测容易犯错这一事实很可能导致错误，把一个方向错当成其他方向。我们是理智的人，最好的方法是把我们的政策建立在既有的证据之上，并把它应用到五年或十年（我们对这段时间是有一些预见能力的）之内，把人类存在的极端偶然性、自然秩序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革命性变化置于

一边是正确的。我们对德国在长时期内支付赔款的能力没有足够的认识，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德国有能力支付 500 亿美元的正当理由（我听说有人宣称这是正当理由）。

为什么世人如此轻信政治家的谎言呢？如果需要一个解释，205  
那我把这种轻信部分地归为下面的各种影响。

乍看起来，巨额的战争支出、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这导致了价值的单位完全不确定）使得我们对有关财政的数目和量级完全丧失了感觉。我们以前认为的极限可能性已经被大大超越，那些把期望建立在过去的人发现自己常常犯错，普通人准备相信任何与权威沾边的话，数目越大越容易相信。

但是，那些对事情有深入研究的人有时候也会被那些看上去更为可信的谬论所误导。这样的人可能会把他的结论建立在德国的所有年产出剩余上，而不是德国的出口剩余上。赫尔弗里希估计，德国 1913 年的财富增加了 20 亿 ~ 21.25 亿美元（既有的土地和财产的价值增值除外）。德国战前在军备上的花费为 2.5 亿 ~ 5 亿美元之间，现在它不需要这些花费了。为什么德国不能每年向协约国支付 25 亿美元呢？这就是最有力、最似是而非的形式下的拙劣辩论。206

这里面有两个错误。第一，经历过战争以后，到和会时，德国每年的储蓄远远少于以前，如果将来年复一年地从德国取走这些储蓄，德国将不可能恢复到以前的储蓄水平。第二，失去阿尔萨斯-洛林、波兰、上西里西亚导致德国的剩余产出每年至少损失 2.5 亿美元。假定德国从航运、国外投资、国外银行、国外关系中所获得的利润为每年 5 亿美元，那么现在所有这些



都被拿走了。德国每年的抚恤金估计为 12.5 亿美元,<sup>①</sup> 这代表了生产能力的真正损失, 远远超过了它在军备上的节省。德国国内的债务负担总计约 240 亿马克, 即使我们把这看成是内部分配问题而不是产出问题, 将其置于一边, 但我们仍然必须考虑战争期间德国欠外国的债务、德国原材料储备的消耗殆尽、生活资料的损耗、缺少肥料和劳动所导致的土壤生产力削弱以及近 5 年内不能修复和更新所造成的财富减少。德国已经没有战前那么富有了, 这些因素 (即使撇开以前所考察的因素) 使得德国将来每年的储蓄减少了 1/10, 即 2 亿美元。

这些因素已经使德国每年的剩余减少到 5 亿美元, 这一数字是我们在其他基础上所能得到的德国每年的最大赔款数额。即使有辩驳说, 我们没有考虑到一点, 那就是德国作为一个战败国, 其国内的生活标准和舒适程度下降是合理的,<sup>②</sup> 但是他们的计算方法仍然存在根本性的谬误。每年用于国内投资的剩

---

① 票面值为 50 亿马克, 由于马克的贬值, 转换成 12.5 亿美元有些夸大了, 但这只是对当前抚恤金的货币负担而言。对由于战争伤亡人员所导致的国民产出的实际损失来说, 这是完全可能的。

② 顺便提一下, 不能忽视生活水平的降低对一个国家的盈余的生产效率所产生的两方面影响。此外, 我们没有经历过在近乎于奴役状态下生活的白人种族的心理状态。然而, 一般可以假定, 如果一个人的所有剩余产品被剥夺, 那他的效率和勤奋都会削弱。如果德国人的工业果实被剥夺, 但并不是为了他们的儿女、他们的老年生活、他们的骄傲或地位, 而是为了外国征服者的享乐, 那么企业主和发明家将不再创造, 商人和店主将不再储蓄, 劳动者将不再辛勤劳作。

余只有通过对工作种类的根本性调整才能转换成可以用于出口的剩余。虽然德国的劳动力对于国内部门来说是充足和高效的，208但是没有找到能够用于输出到国外的途径。我们又面临着与先前研究出口贸易时同样的问题：德国的劳动力在哪些出口贸易上输出能够大量增加。劳动力转移到新渠道时必然会存在效率损失，并需要大量的资本支出。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上，德国劳动力每年能够生产的用于国内资本增加的剩余与每年支付的赔款是没有可比性的。

#### IV. 赔款委员会

赔款委员会构架独特，如果完全发挥作用，它可能会对欧洲的生活产生非常广泛的影响，以至于其性质值得我们作单独的研究。

按照当前和约施加在德国身上的赔款是没有先例的，因为以前的战争结束后，构成解决办法的货币赔款与这次战争的赔款有两点根本的不同：第一，赔款的总数是确定的，并且以一定数量的货币来衡量；第二，只要战败方支付了每年的现金赔款，就没有干涉的必要。

但是，由于前面已经阐述过的因素，本次战后索取的赔款209仍然没有确定，等到赔款数目确定时，不但超过了德国的现金支付能力，也超过了德国的全部支付能力。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机构来定出具体的赔款要求，确定支付模式，批准必要的削减和推迟。这样，这一机构唯一可能的立场就是对敌对国的

国内经济生活施加广泛的权力，赔款委员会为了债权人的利益而把这些敌对国像破产的财产一样管理。实际上，赔款委员会的权力和功能已经超过了这一目的的需要，在和约中不宜解决的大量经济和财政问题都由赔款委员会来最终决断。<sup>①</sup>

210 赔款委员会的权力和章程主要由和约第 233 ~ 241 条以及对德条约赔款这一章的附件二规定。当与奥地利、保加利亚乃至匈牙利和土耳其缔结和约后，赔款委员会在这些国家也行使同样的权力。因此，在对奥地利<sup>②</sup>和保加利亚<sup>③</sup>的和约中也有类似的条款。

主要协约国都各有一名代表参加会议。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代表参加所有会议；比利时的代表参加除日本或塞

---

① 在和会的妥协和拖延过程中，为了最终达成一致，许多问题必须留有一定模糊和不确定性的空间。和会的四大国想要的是一个和约，而不是问题的解决，和会的所有程序都是指向这一目标。和会对于政治和领土问题的倾向是：留给国际联盟作最终的决断。但是对于财政和经济问题，最终的决定通常是留给赔款委员会来作，尽管赔款委员会是一个由各方利益代表组成的执行机构。

② 奥地利的赔款总额在和约中完全没有提及，全部留给赔款委员会来决定。奥地利的问题由赔款委员会的一个特殊部门处理，但是除非总委员会授权，该部门没有任何权力。

③ 保加利亚的赔款总额是 4.5 亿美元，从 1920 年 7 月 1 日开始，以半年为标准分期支付。这些款项由坐落在索非亚、代表赔款委员会利益的联盟间委员会收取。在有些方面，保加利亚联盟间委员会有独立于赔款委员会的权力，但是作为赔款委员会的代理机构，在如减少半年付的分期付款等问题上有权向赔款委员会提出建议。

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代表参加的会议之外的所有会议；日本的代表参加有关海洋问题或与日本有关的特定问题的会议；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的代表参加与奥地利、匈牙利或比利时相关的会议。其他协约国的代表，不论他们的赔款要求和利益是否能得到实现，都没有投票的权力。 211

赔款委员会的决定一般通过多数投票表决进行，只有在一些特定的问题上才要求全体一致通过，这些最为重要的问题包括取消德国债务、推迟分期付款、出售与德国债务有关的债券。赔款委员会在执行这些决议时拥有完全的权力。它可以设立执行职员一职，并授予该办事人员权力。赔款委员会及其职员享有外交特权，薪俸由德国支付，但是德国没有确定薪俸数额的权力。如果赔款委员会打算充分履行其众多职能，就必须建立一个包括几百个通晓多国语言的职员的官僚机构。这一机构的总部将设在巴黎，担负着中欧的经济命运。

赔款委员会的主要功能如下：

(1) 根据和约赔款这一章的附件一，仔细检查各国的赔款要求，以决定最终对各敌对国的赔款要求的准确数字。这一任务必须在1921年5月前完成。德国及其盟国政府将得到“表述意见的公正机会，但不能参与赔款委员会的任何决议”。这就是说，赔款委员会既是参与者，同时也是裁决者。 212

(2) 为已经决定了的赔款要求起草支付时间表，所有赔款及利息必须在30年内清偿完毕。赔款委员会在可能的范围内不时地修改时间表，“考虑到德国的资源和能力……给予德国代表表述意见的公正机会”。

“在定期评估德国的赔款支付能力时，赔款委员会还要检查德国的税收体系，德国的财政收入首先要用于支付其承担的赔款，在满足了赔款以后，才可以用于公用事业或清偿国内债务，通常，德国的税收安排不能比赔款委员会的任意代表国家的税收稍轻。”

213 (3) 为了保证在 1921 年 5 月前得到 50 亿美元的赔款，赔款委员会有权要求德国上缴处于任何地方的任何财产，这就是说，“德国将以黄金、商品、船舶、有价证券或其他财产等赔款委员会指定的方式来支付这些分期付款”。

(4) 德国在俄国、中国、土耳其、奥地利、匈牙利和比利时以及任何以前属于德国或其盟国的地区的公共财产中，其中属于德国国民的权利和财产哪些应该被剥夺并转交给赔款委员会，由赔款委员会来决定；赔款委员会对这些转交财产的价值进行评估，并按照各协约国遭受的战争破坏来分配。

(5) 决定这些从德国剥夺的财产中应该向德国归还多少，以维持德国经济组织中足够人口的生活，使德国能够在将来继续支付赔款。<sup>①</sup>

(6) 评估德国根据停战协议与和约所上缴的财产和权利的价值，这些财产包括全部车辆、商业船舶、河流上的船只、牲畜、萨尔河地区的煤矿、给予信用的割让地区的财产等等。

---

① 根据和约，主要协约国政府为了这一目的所任命的任何机构都具有这种功能。但是可以推测，它们不可能为这一特定目的而建立第二个机构。

(7) 决定德国根据和约赔款这一章的各附件所偿付的各种实物的数量和价值（在一定范围内）。

(8) 要求德国归还可以鉴别原主的财产。

214

(9) 接受、管理和分配从德国得到的所有现金和实物，也发行和出售有关德国债务的债券。

(10) 分配在什勒斯威格、波兰、但泽、上西里西亚等割让地区所接手的德国战前的公共债务份额，并把前奥匈帝国所承担的公债份额在各地区间进行分配。

(11) 清算奥匈帝国银行，监管前奥匈帝国货币体系的消亡和被替代过程。

(12) 根据自己的判断，报告德国是否能够支付其赔款，并提出强制性办法。

(13) 通常由其下属机构代为执行对德职能，在处理奥地利、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土耳其的时候也大致如此。<sup>①</sup>

赔款委员会还有许多相对次要的其他功能。上面的提要已经充分展现了赔款委员会权力的范围和重要性。由于和约对德国索取的赔款远远超过了德国的支付能力，这就大大增加了赔款委员会权力的重要性。和约条款授予赔款委员会权力，让它根据自己的判断，在认为德国需要的时候可以减少德国的赔款数额，这更加使赔款委员会成为德国经济生活的仲裁者。赔款委员会不但探究德国的赔款支付能力，还决定着（在最初几年）哪些食物和原材料的进口是必要的；委员会有权对德国的税收

215

---

① 写作本书时，对这些国家的条约还没有起草，很可能会成立一个单独的机构来处理土耳其的事宜。

体系 [见附件二第 12 段 (b)]<sup>①</sup> 和国内支出施加压力，以保证德国的所有收入来源首先用于赔款支付；赔款委员会还决定着德国经济生活对机械、牲畜、煤炭等的需求。

216 根据和约第 240 条，德国承认赔款委员会及其权力“与由协约国政府组成的机构一样”，并“完全承认赔款委员会对当前和约所赋予的权力和权威的占有和行使”。德国负责向赔款委员会提供所有的相关信息。第 241 条规定：“对贯彻执行这些条款所必需的立法、条例和法令，德国均保证有效地传达、公布和维持。”

德国财政委员会在凡尔赛对条款发表的评论并不过甚：“德国人民在严酷的战后，当他们即将建立民主的时刻，德国的民主被毁灭了——被战争期间不知疲倦地主张将给我们带来民主的那帮人给毁灭了……德国不再是一个民族，不再是一个国家，而变成了纯粹的商业考虑，被债权人转手给了购买者，完全不给德国证明自己愿意履行义务的机会。赔款委员会在德国以外设有永久性的总部，它在德国的权力比德国皇帝曾经拥有的权力还要大；在这一政体下，德国人民将在数十年内被剥夺所有权利，其程度比任何专制主义下的人民更甚；他们没有行动自由，丧失了对德国经济和道德进步的个人热情。”

217 协约国在答复中拒绝承认这一评论有任何的内容、根据和

---

① 尽管协约国在随后的答复中拒绝承认这一目的，说“附件二的第 12 段 (b) 既没有给予赔款委员会指示或加强税收的权力，也没有给予它支配德国预算性质的权力”，但是在我看来，赔款委员会是有这种权力的（如果这一段确实有含义的话）。



说服力。它们宣称：“德国代表团的评论表明他们对赔款委员会的观点是扭曲和不准确的，这很难让人相信他们曾经平心静气或仔细地研究过和约条款。赔款委员会不是施加压力的引擎，也不是干涉德国主权的工具。它没有可以指挥的军队，在德国领土内也没有执行的权力，不可能像评论中所说的那样能够指挥或控制德国的教育或其他体系。赔款委员会的任务是询问德国将支付什么，确保德国能够支付的东西会令自己满意。由于赔款委员会代表着各协约国，所以当德国犯错误的时候应向各国报告。如果德国用自己的方式筹集所需的钱财，赔款委员会不能命令它以其他的方式筹集；如果德国用实物来支付赔款，赔款委员会是可以接受这种支付的，除非和约明确规定不能接受。” 218

通过与前面给出的概要或和约本身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这并不是关于赔款委员会的范围和权力的公正陈述。例如，和约第430条规定：“不论是在德国驻军期间，还是上文所提到的15年期限结束后，如果赔款委员会发现德国拒绝遵守当前有关赔款的和约所规定的全部或部分债务，那么协约国军队将立即重新占领第429条所规定的全部或部分地区。”而陈述中说赔款委员会“没有可以指挥的军队”，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判断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可以发现，德国是否履行了约定，或德国是否能够履行约定，作出决定的不是国际联盟，而是赔款委员会自己；在对赔款委员会不利的规定后面紧接着就是对武装军队的使用。此外，协约国的答复中降低了赔款委员会的权力，主要是假定德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筹集所需的钱财”，赔款委员 219

会对此几乎不作干涉，在这种情况下，赔款委员会的许多权力的确将不会生效，但事实上，赔款委员会设立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预计德国不能履行加在它头上的名义债务。

据报道，维也纳人民非常有特点，他们听说赔款委员会的一个部门将访问该城市，就决定把希望寄托在它身上。很明显，赔款委员会从他们身上拿不走任何东西，因为他们一无所有，所以，赔款委员会将不得不帮助和救济他们。维也纳人这样辩解，丝毫不顾自己的灾祸。但是，也许他们是正确的。赔款委员会与欧洲的问题联系极其紧密，它要承担与其权力相对应的责任。它将来执行的任务可能与其创造者的本意完全不同。把赔款委员会转移到国际联盟麾下，通过更换其心脏和目标，赔款委员会可以由一个追逐利益的机构变为追求正义的机构，可以由一个压迫和掠夺的工具变为全欧洲的经济委员会，其目标是恢复所有国家（包括敌对国）人民的生活和幸福。

## V. 德国的抗议

220 德国的抗议有些隐晦，而且相当不诚实。赔款这一章有关德国公债发行的条款让公众产生的印象是：赔款固定为 250 亿美元，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最低数目了。于是，德国代表团在这一数目的基础上着手辩解，假定表面上任何少于 250 亿美元的赔款都不能使协约国的舆论满意；由于他们不准备支付如此巨额的赔款，就发挥自己的创造性作出了一个代表协约国舆论如

何得出这一数目的公式，然而实际上，按照这一公式得出的数目远小于 250 亿美元。对于任何仔细阅读公式和熟知事实的人来说，很容易就能发现公式的这一结果，其创造者期望用它来欺骗协约国谈判人员是不可能的。德国的战略是假定协约国谈判人员与它们一样急于按照相关事实达成解决办法，由于协约国政府向它们的民众保证过要得到大量赔款，因此，它们愿意在起草和约时实行共谋。这一假定在其他环境下可能会非常有效。然而事实上，这种精明的算计并没有使它们得益，如果它们一方面坦率公正地估计自己认为应当承担的赔款数额，另一方面估计自己的支付能力，那将是一种更好的做法。 221

在如下情况下，德国将支付 250 亿美元的赔款。

第一，它是以和约中的让步为条件的。和约保证：“德国将像停战协定中规定的那样保持领土完整，<sup>①</sup> 将继续占有殖民地和商业船舶（包括大吨位的船舶），德国人在本国和在世界上都将享有与其他国家的人民同样的行动自由，所有的战争法令立即宣布无效，所有战争期间对德国经济权利和德国私人财产的干涉将按照互惠原则加以解决。”这就是说，赔款的支付是以废除其他大部分和约为条件的。

第二，赔款要求最大不能超过 250 亿美元，其中 50 亿美元在 1926 年 5 月 1 日以前支付，所有赔款数额都不计利息。<sup>②</sup>

第三，赔款总额要减去如下信用：

222

---

① 不论这意味着什么。

② 假定赔款总额在 33 年内平均支付，与按照 5% 计息相比较，不计利息使赔款负担下降了一半。

(a) 根据停战协议交付给协约国的价值，包括军事物资（例如德国的海军）；

(b) 被割让地区的所有铁路和国家财产的价值；

(c) 如果被割让的地区仍然是德国的一部分，它们按照比例应该分担的德国公共债务和赔款；

(d) 德国在战争期间借给其盟友的债权的价值。<sup>①</sup>

虽然 (d) 项规定的信用总数难以计算，但是根据粗略的估计，与和约实际规定的信用相比，(a) (b) (c) (d) 四项应该扣除的信用超出了 100 亿美元。

因此，如果根据和约规定，我们估计德国应该支付的实际赔款是 250 亿美元，那么首先要减去 100 亿美元，以抵消和约的疏忽；其次，由于延期的赔款不计利息，应该把剩余的赔款  
223 数额减半才能得到实际支付的现值。这将使德国的赔款减少到 75 亿美元，而根据我的粗略估计，和约要求德国支付的赔款是 400 亿美元。

75 亿美元本身已经是一个非常慷慨的支付了，事实上，这一数额在德国招致了广泛的批评。考虑到这一支付数额是以取消和约的其他大部分内容为条件的，实在不能认为这是一个过分的数额。<sup>②</sup> 但是，如果德国代表团能够以更加明确的语言讲

---

① 我不准备详细描述德国这个要求的细节，因为上面所述的才是重点。

② 由于这个原因，并没有把这个数额与我在本章前面部分所分析的德国赔款支付能力严格比较。在那里，我是以和约的其余部分都生效后的德国条件为基础估计的。

述他们所认为的德国支付能力，事情本可以做得更好。

在协约国对德国抗议的答复中，有一条重要规定我一直没有论及，此处正是适合讨论它的地方。一般来说，赔款这一章在最初起草时并没有让步，但是协约国意识到，德国承担的赔款没有确定下来，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提出一个办法，即在1921年5月1日前确定最终的赔款数额。协约国承诺，在签订和约后四个月内的任何时候（即截止到1919年10月底），德国可以自由地提交一个支付总数，用于解决和约规定的德国需要支付的全部债务。而协约国将在随后的两个月内（即1919年底以前）“竭尽所能地对德国的任何提议作出答复”。

该办法有三个条件：“第一，德国当局在提议之前应当与直接相关的列强代表协商；第二，提议必须是明确、准确和清楚的；第三，提议必须承认，和约所规定的范围和赔偿条款是确定的，不能再讨论。”

这个办法完全不考虑德国的赔偿能力问题。它只关心和约规定的赔款总额有多少美元，是350亿、400亿还是500亿。协约国的答复中继续说道：“这些问题仅仅是有关事实的问题，即赔款的数额，它们是可以这种办法解决的。”

如果将来的谈判果真按照这种路线进行，那是不可能有效果的。在1919年底以前得出一个各方都同意的赔款数额并不比在和会期间达成这一数额更容易。确切地知道德国按照和约应当承担的赔款数额对德国的财政状况并没有任何帮助。虽然不可能期望协约国舆论能够如此早地大幅度改变其倾向，但是这

些谈判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所有赔款支付问题的机会。<sup>①</sup>

我认为，公正地对待这一问题不能完全依赖于我们的保证或经济事实。作为一个将使德国的一代人处于奴役状态、降低千百万人的生活水平、剥夺整个国家幸福的政策，即使它可能使我们更加富裕，并且不会撒播令整个欧洲的文明生活衰退的种子，这种政策也是令人憎恶的。有人鼓吹说这是正义的。在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中，在国家复杂命运的发展中，正义并非如此简单。即使是这样，国家也没有得到宗教或自然道德的授权，可以把敌对国的父辈或统治者所犯的罪行迁怒于他们的子孙身上。

---

<sup>①</sup> 由于部分协约国对和约的批准有所推迟，直到1919年底，赔款委员会仍然没有正式建立起来。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执行上述办法。但是，由于环境因素，规定的日期被推迟了。

第6章



和约之后的欧洲



226 本章的基调注定是悲观的。和约没有包括任何使欧洲经济复苏的规定——没有使战败的中欧变成友好邻邦，没有使新建立的欧洲国家稳定，没有收复俄国；没有促进协约国之间的经济团结；在巴黎和会上没有达成修复法国和意大利财政混乱的一致意见，也没有达成使旧世界体系转变为新体系的一致意见。

四国委员会的精力在其他问题上，而不是在这些问题——克雷蒙梭专注于摧毁敌国经济，劳合·乔治专注于作一笔交易，带回一些英国只能应付一星期的东西，威尔逊总统不肯做任何非正义和不公正的事情。明显的事实是，在他们眼里，诸如饥饿和分裂等欧洲最根本的经济问题丝毫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227 战后赔款是他们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议题，而他们把赔款作为一个神学问题、政治议题和选举手段来解决，他们从各种角度来看待这一议题，但是恰恰漏掉了他们所掌握的各国经济未来这一角度。

从现在起，我将抛开巴黎、和会以及和约，而主要考虑战争与和约所造成的当前欧洲形势；我也不再试图区分战争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与和约可以避免的悲剧。

在我看来，当前形势的实质非常简单。欧洲的人口密度在世界历史上是最高的。这些人口习惯于相对很高的生活水平，即使现在，其中的一部分人仍然期望生活水平得以提高而不是下降。与其他各洲相比，欧洲不能自给自足，尤其是食物不能满足自身需要。欧洲的人口分布不均匀，大部分的人口集中在相对少量的工业中心。战前，这些人口的生活由一个精巧复杂

的组织（这一组织的基础由煤炭、铁、交通、从其他大洲进口的食物和原材料构成）来保证，并没有多少盈余。由于这一组织的破坏和供给线的中断，部分人口丧失了谋生的手段。剩余人口向海外移民也有很多困难，即使有愿意接收他们的国家（这种情况并不是常有），把他们运送到海外也需要数年的时间。因此，我们面临的危险是欧洲人口的生活标准迅速下降到一个临界点（俄国已经达到这一临界点，而奥地利也差不多到了），部分人处于饥饿的境地。人并不总是平静地死去。饥饿会使某些人变得懒惰和无助，使另外一些人紧张不安、歇斯底里和疯狂。这些困境中的人们可能会摧毁欧洲残余的组织，也可能淹没这不顾一切来满足个人过度需要的文明本身。我们所有的资源、勇气和理想现在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这一危险。

1919年5月13日，布罗克多夫-兰佐伯爵向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的和会发表演讲，通报德国经济委员会有关和约条件对德国人口状况影响的调查。报告上说：“过去的两代人把德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作为一个农业国，德国可以养活4 000万人口。作为一个工业国，德国可以保证6 700万人的生活；1913年，德国进口了1 200万吨（取整数）粮食。战前，德国有1 500万人依靠对外贸易、海运、直接或间接使用国外原材料来谋生。”在复述了和约的主要规定后，报告继续说：“在产出下降以后，在由于丧失了殖民地、商船舰队和外国投资而导致经济衰退以后，德国再也不能从国外进口足够数量的原材料了。因此，德国的大部分工业将被无情地摧毁。同时，由于

食物进口的需求有很大增加，满足其工业进口需求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那些不能再从事海运和贸易的数百万德国人在短时间内将得不到足够的面包和工作。这些人应该移民到国外，但  
230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很多国家以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将反对德国移民。执行和约的条件理论上将造成数百万德国人伤亡。灾难将很快到来，因为德国人的健康已经被战时的封锁和停战期间更为严重的封锁毁掉了。无论规模多大、持续时间多长的救济都不能阻止这种同时爆发的死亡。”报告总结说：“德国是一个工业国，人口密集，与世界经济体系联系紧密，需要进口大量的原材料和食物。如果德国突然发现自己的经济条件和人口数量退回到了半个世纪前的状况，结果将会如何？我们不知道协约国是否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实际上，我们对此表示怀疑）。在和约上签字，就是在数百万德国男人、妇女、儿童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

我不知道如何来辩驳这些话。这一控告至少对奥地利也是  
231 适用的。这是我们面临的根本性问题，相较而言，领土的调整、欧洲势力的平衡等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了。暂时有利的条件会导致人口迅速增长，以至于超出这种有利条件结束时所能承担的数量，不论是自然过程的结果还是人类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如果这导致有利条件突然结束，就会使人类倒退几个世纪，这种灾难在人类历史上时有发生。

当前形势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结为三方面：第一，欧洲内部的产出暂时绝对下降；第二，把产品运输到最需要它的地方的通道已经中断；第三，欧洲没有能力从其他各洲购买它的日常所需。

产出的下降难以估计，而且很容易言之过甚。但是根据最初印象得到的证据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这个因素正是胡佛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警告中的要点。导致这种状况的因素有很多：俄国、匈牙利的暴力和长期混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新国家的建立以及它们在调整经济关系上的经验缺乏；由于战争伤亡或持续动员所造成的整个欧洲大陆熟练劳动力的损失；中欧国家持续的粮食供应不足所导致的效率下降；战争期间由于缺少肥料而造成的土壤肥力枯竭；劳动者阶级心理上的不稳定。正如胡佛所说：“劳动者阶级的生活存在很大的经济基础问题，这使得他们心理上不稳定。战争使人贫穷，并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处于紧张状态，由此导致大多数人身心疲惫，他们的工作努力程度就会相应下降。”许多人由于各种原因处于完全的失业状态。根据胡佛所述，欧洲各国失业办公署1919年7月的一份摘要表明，大约有1500万个家庭接受各种形式的失业津贴，这些津贴主要通过不断发行货币来支付。德国的劳动力和资本还面临着额外的威胁（只要按照赔款条款的字面意思执行），他们所生产的超过最低生活标准的任何产品都将被剥夺。 232

我们所拥有的可靠资料并不会加重这衰退的景象，但是我 233  
要提醒读者一两件事情。欧洲的所有煤炭产量下降了30%，而大部分欧洲工业和整个交通运输体系都依赖煤炭。德国居民战前消费的85%的食物由本国生产，但是现在，土地的产量降低了40%，牲畜数量降低了55%。<sup>①</sup>俄国以前在欧洲诸国中拥有

<sup>①</sup> 斯塔林教授写作的《德国食品条件的报告》，（CMD，280页）

大量出口盈余，但是现在，由于缺乏交通运输和产出下降，它们自己都快要饿死了。匈牙利面临的其他麻烦不论，它在刚刚收获后就被罗马尼亚人抢光了。奥地利在1919年年底前就把本年收获的粮食吃完了。这些数字太过于惊人，以至于我们难以相信。如果它们的境况没有这么差，我们对它们的信心会更强烈。

即使可以挖掘出煤炭，粮食丰收，欧洲铁路系统的损坏却使得它们无法被运输出去；即使商品被生产出来，欧洲货币体系的损坏也使得它们卖不出去。我已经描述过战争和停战协议所规定的赔偿给德国交通运输体系所造成的损失。但即使如此，考虑到德国制造业生产替代品的能力，德国的状况可能比它的一些邻国要好。俄国的车辆状况让人完全绝望，这也是造成其当前经济混乱的根本性原因之一（我们几乎没有俄国的准确信息）。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现代工业生活离不开有效的交通运输设施，生活在现代的人如果离开了它也无法继续生存。货币体系的崩溃和人们对购买力的不信任加深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问题必须与对外贸易联系起来作更为详细的讨论。

那么，欧洲是一幅什么景象呢？农村的农业产出能够供给农村人口自己的生活，但是没有足够的剩余供给城镇，而且（由于原材料进口的缺乏，城镇生产的可供出售的产品在数量和种类上都大大减少），农场主缺乏出售粮食以换回其他物品的动力；工业人口由于缺乏食物而不能保持体力，由于缺乏原材料而不能维持生计，而且也无法从国外进口以弥补国内生产之不

足。然而，根据胡佛先生所述，“粗略的估计表明，欧洲人口比没有进口时所能供养的人数至少多出1亿，这些人必须依赖出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来生活”。

为了讨论生产和交换这一永久性的循环在对外贸易上如何重新开始的问题，我有必要先离题谈一下欧洲的货币形势。

据说，列宁曾经宣称，摧毁资本主义体系最好的方法是放任货币。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政府可以秘密地、不被人所察觉地没收公众的相当一部分财富。这是一种非常随意的没收方式；虽然使大多数人变贫穷了，但实际上也使一些人变富有了。这种随意重新分配财富的观点不仅会破坏安全，还会打击人们对现有财富分配的公平性的信心。有些人由于体制原因而发了横财，这笔财富超出其正常所得，甚至超出他们的预期，这部分人就变成了“奸商”。那些由于通货膨胀而遭受损失的资产阶级会憎恨这些“奸商”，这种憎恨并不比无产阶级对“奸商”的憎恨在程度上有所稍减。当通货膨胀继续下去，而货币的实际价值随着时间发展波动越来越大的时候，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基础，即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持久关系，变得如此混乱不堪以至于毫无意义，获取财富的过程堕落为赌博或买彩票。

236

列宁无疑是正确的。没有比放任货币更精明、更确定的推翻现有社会基础的方式了。这一过程把所有经济规律的隐藏力量都调动起来用于破坏，而且破坏的方式非常隐蔽，100万人里面也没有一个人能够诊断出来。

战争后期，所有交战国政府出于需要或没有办法，都曾实行过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计划做法。即使现在战争结束了，很

多国家的政府由于软弱仍继续执行这一做法。更有甚者，当前许多欧洲国家的政府一方面很软弱，另一方面又不计后果，把公众对明显是由于政府的错误做法所导致的恶果的愤怒引导到“奸商”这一阶级身上。宽泛地说，这些“奸商”就是资本家中的企业家，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活跃的、建设性的因素，他们在物价飞涨的时期，不论愿意与否、希望与否，都不得不迅速变富。如果价格不断上涨，那些已经购买商品并储存起来或拥有财产和工厂的人肯定会获利。欧洲各国的政府通过把仇恨引导到“奸商”阶级身上，把列宁精明的大脑所设想的毁灭性过程向前推进了一步。“奸商”是物价上涨的结果，而不是物价上涨的原因。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契约和既有的财富平衡产生猛烈的、任意的干扰，这将对社会安全造成冲击。欧洲各国政府把这种冲击与公众对企业家阶级的仇恨结合在一起，使19世纪的社会和经济秩序迅速变得难以维持下去。但是，它们却没有制定出替代的计划。

欧洲正面临着这样一种景象：从19世纪的工业革命中脱颖而出的大资本家阶级，在几年以前还是无所不能的主宰，现在却变得极度虚弱。这个阶级的个体的恐惧和胆怯情绪现在非常明显，他们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自己在社会组织中的重要性信心不足，以至于他们很容易成为受人胁迫的牺牲品。25年前的英国不是这样子，现在的美国也不这样。那时，资本家相信自己，相信他们对社会的价值，相信他们继续享受自己的财富和自由地行使权力是正当的。现在，他们在各种凌辱面前心惊胆战——称呼他们是袒德派、国际金融家或者奸商，他们就会给



你赎金，要多少都可以，只是求你不要再那么严厉地谈论他们。虽然他们组成政府，是媒体的拥有者，但是却任由这些属于他们的工具攻击毁灭自己。也许历史上已经灭亡的社会的确都是自己毁灭自己的。在西欧这个更加复杂的世界里，固有的意志会更精巧地达成自己的目标，与俄国嗜血的哲人那样的理智主义者相比，M. 克劳茨和劳合·乔治之流更容易给西欧带来革命，而且对我们来说，这种革命更加残忍和自觉。

欧洲货币体系的通货膨胀已经非常严重。各交战国政府由于无能、软弱或短视，在不能通过贷款或税收的方式获取到所需资源的情况下，便大量印发货币以平衡支出。俄国和奥匈帝国的货币已经贬值到在对外贸易时没有任何价值的地步。波兰 239 马克价值不到三美分，奥地利克朗价值不到两美分，但即使是这个价格，它们也根本卖不出去。德国马克在外汇市场上价值还不到四美分，东欧和东南欧的大多数国家状况差不多同样糟糕。在意大利，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管制，其货币价值仍然跌到只有名义价值的一半稍多；法国货币也不能维持市场价值；即使是英镑，当前的价值也下降很严重，将来的前景同样不看好。

虽然这些货币在国外的价值不稳定，但是它们在国内市场上的购买力并没有完全丧失（即便俄国也是如此）。对国家法定货币的信任感如此深植于各国民众的心中，他们没有其他办法，只能相信这种货币终有一天可以恢复到以前的至少部分价值。在他们的心中，价值是根植于货币本身的，他们并没有明白，这些货币曾经代表的真实财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政府通过各

种法令努力控制国内价格，保存法定货币的一些购买力，这些  
240 法令支撑着公众对法定货币的信任感。因此，法律的力量保存了货币对一些商品的直接购买力，情感和习惯的力量使人们（尤其是农民）愿意储藏实际上已经全无价值的纸币。

通过法律的力量来管制价格，使货币具有虚假的价值，这种做法本身包含着最终使经济衰退的种子，很快就会榨干所有的供给来源。如果一个人被迫把他的劳动果实换成纸币，经验很快就会告诉他，按照他出售自己的产品时的价格，他无法购买到自己需要的产品，因此，他将把产品留给自己使用，或者作为一种恩惠送给朋友或邻居，或者把生产的时间用于休息。一个强迫商品以不同于真实相对价值的价格交易的体系不仅会降低产量，而且会最终导致浪费和无效率的实物交易。然而，如果政府取消管制，放任事态自由发展，重要的商品很快会达到一个非常高的价格水平，除了富人外其他人都买不起，货币没有价值这一事实就变得非常明显，而对公众的欺骗也就不能继续隐藏下去。

241 用价格管制和惩罚奸商以治疗通货膨胀，这种做法对于对外贸易的影响更为恶劣。不论国内情况如何，货币在国外肯定会很快达到其真实的价值水平，因为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之间没有一般的调整手段。进口商品的价格按照当前的交易汇率转换后将远远超过国内价格，因此，很多销售价格低于进口成本的重要商品根本不可能由私人机构进口，只能由政府提供，这使得政府进一步陷入破产的境地。现在，几乎整个欧洲的面包都在减少，它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最好例证。

欧洲各国实际上遭受着同样的灾难，但是根据当前灾难的表现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的两组，一组是由于封锁而断绝了国际交往，另一组则是用盟国的资源来支付它们的进口。第一组的典型代表是德国，第二组的典型代表是法国和意大利。

德国流通的货币量大约是战前的10倍<sup>①</sup>。用黄金来衡量的话，马克的价值大约是战前的1/8。由于以黄金衡量的世界价格比战前翻了一倍，因此，德国国内马克的价格应当是战前的 242  
16~20倍，这样才能与德国以外的价格相一致。<sup>②</sup>然而，事实并不如此。尽管德国的价格有很大上升，但就主要商品来看，仍然不超过战前价格的5倍；除非同时对工资水平作类似程度的调整，否则价格不可能进一步上升。目前的价格失调在两方面（其他障碍除外）阻碍着进口的恢复，而进口的恢复是一国经济重建的基本前提。第一，进口商品超过了大多数人的购买力，<sup>③</sup>人们期望在解除封锁后能够有大量进口，这在商业上实际是不可能的。<sup>④</sup>第二，对于贸易商和生产商来说，用外国信 243  
用购买原材料用于进口和生产，并以此换回价值极不稳定且可

① 如果包括 Darlehenskassenscheine 这一地区的话，则会更多一些。

② 类似地，奥地利的价格应当是其战前的20~30倍。

③ 停战期间，协约国政府在管理德国的被占领区时所面临的一个惹人注目和明显的困难是这样一种现实：即使它们把食物运到这些地区，居民也不能支付食物的成本价格。

④ 理论上，过低的国内价格水平将刺激出口并最终自我实现平衡。但是在德国、波兰和奥地利，可供出口的产品很少或根本就没有，因为在有出口以前必须先有进口。

能无法实现价值的马克，这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为。后一个阻碍贸易恢复的因素很容易被人忽视，因此应当予以更多的重视。三个月、六个月或一年后马克能值多少外国货币，这在目前是不可能知道的，外汇交易市场也无法提供可靠的数字。因此，事实可能是，一个关心其将来的信用和声誉的贸易商，即使有人提供给他英镑或者美元的短期信用，他在是否接受这一信用上也会不愿意或犹豫不决。他欠的是英镑或美元，但是出售产品只能换回马克，当需要偿还债务的时候，他把马克换成他需要偿还的货币的能力是一个大问题。商业丧失了其真正的特征，变得比投机好不了多少，价格的波动完全剥夺了正常的商业利润。

因此，有三个阻碍因素独立影响贸易的恢复：第一，国内价格和国外价格的失调；第二，缺乏购买原材料的外国个人信用，而原材料是保护工业资本、重新启动商业循环所必需的；  
244 第三，混乱的货币体系使得信用操作有很大风险或不可能，而这并不同于普通的商业风险。

法国流通中的货币量是其战前水平的6倍。法郎以黄金衡量的交换价值不到战前的 $\frac{2}{3}$ ，这就是说，法郎的交换价值并没有随着货币流通量的增加而同比例地下降。<sup>①</sup> 法国这种明显较好的形势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直到最近，法国进口的很大一

---

① 考虑到黄金价值的下降，如果法郎交换价值的下降与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同比例的话，则法郎的交换价值应该少于战前的40%，而不是实际上的60%左右。

部分并不是由它自己支付的，而是由英国和美国政府的贷款来支付的。由于外国支援越来越少，建立出口和进口均衡的愿望就变得非常迫切。目前，法国国内经济和法郎与外汇的兑换水平是建立在进口超过出口这一不能继续维持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不降低法国的消费标准，那么如何重新调整法国的经济形势就245就很难预测，但是即使是暂时的降低消费标准，也会激起极大不满。<sup>①</sup>

意大利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流通货币量是战前的五六倍，里拉的交换价值以黄金来衡量大约是战前的一半。因此，意大利货币交换价值对流通货币量的调整超过法国。另一方面，意大利的移民汇款和旅游者的支出等“无形的”收入受到了严重损害；奥地利的分裂又使意大利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市场；而意大利对外国船舶和各种原材料进口的特殊依赖让它在世界价格水平上升中受到的伤害更多。由于这些原因，意大利的形势246

① 可以从下表看出法国现在的国际交换离均衡还有多远。

月平均数量	进口（万美元）	出口（万美元）	进口超过出口（万美元）
1913年	14 035.5	11 467.0	2 568.5
1914年	10 670.5	8 114.5	2 556.0
1918年	33 191.5	6 905.5	26 286.0
1919年1~3月	38 714.0	6 667.0	32 047.0
1919年4~6月	42 141.0	8 389.5	33 751.5
1919年7月	46 756.5	12 367.5	34 389.0

注：这些都经过平均汇率转换过的数字，但是由于1918年和1919年的贸易是用1917年的官方汇率转换的，因此只是粗略的数字。法国的进口不可能继续有这么大的数额，建立在这一事实基础上的繁荣表象是虚假的。

非常黯淡，它的贸易赤字像法国一样严重。<sup>①</sup>

在法国和意大利，政府预算的不利形势加重了两国现有的通货膨胀和国际贸易失调。

在法国，征税难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战前，法国和英国的人均预算和人均税收差不多相同，但是法国在弥补不断上升的支出方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就。据估计，“战争期间，英国的人均税收从 95 法郎增加到 265 法郎，而法国的人均税收仅从 90 法郎增加到 103 法郎”。法国在 1918 年 7 月至 1919 年 6 月底的财政年度里，其征税额还不到战后正常支出估计额的一半。将来的正常预算支出不会少于 44 亿美元（220 亿法郎），很可能 247 会超过这一数字；但是即使是 1919 ~ 1920 年这一财政年度，预计的税收收入也不会超过这一数字的一半。法国财政部长除了期望从德国获取大笔赔款（法国官员自己知道这是毫无根据的）外，没有任何计划和政策来弥补这一巨额赤字。同时，它们还出售战争物资和剩余的美国国债，即使是在 1919 年下半年，它们也毫不犹豫地通过法兰西银行发行货币来弥补不断扩

① 意大利的进出口数字如下表所示。

月平均数量	进口（万美元）	出口（万美元）	进口超过出口 （万美元）
1913 年	6 076.0	4 186.0	1 890.0
1914 年	4 872.0	3 684.0	1 188.0
1918 年	23 502.5	4 139.0	19 363.5
1919 年 1 ~ 3 月	22 924.0	3 808.5	19 115.5
1919 年 4 ~ 6 月	33 103.5	6 925.0	26 178.5
1919 年 7 ~ 8 月	22 353.5	8 451.5	13 902.0

大的赤字。<sup>①</sup>

意大利的预算形势可能比法国稍好。战争期间，意大利的财政比法国更富有进取心，在征税和支付战争费用上花费了更大的气力。然而，意大利总理尼蒂在大选前夕（1919年10月）对选民发表的书面讲话中认为，有必要告诉选民以下对形势的令人绝望的分析：

（1）国家支出是财政收入的三倍；

（2）国家经办的所有工业，包括铁路、电报、电话等，都是在亏损经营。虽然公众以很高的价格购买面包，但是这一价格仍然代表政府每年约十亿美元的损失； 248

（3）每年出口的价值只有进口价值的  $1/4$  或  $1/5$ ；

（4）国家债务每月增加约十亿里拉；

（5）每月的军事支出仍然超过战争第一年时每月的军事支出。

但是，如果法国和意大利的财政状况尚且如此，那么其他欧洲交战国的财政状况就更加令人绝望了。在德国，帝国、联邦各州、乡镇 1919 ~ 1920 年度的总支出估计有 250 亿马克，以前的税款只能够支付不超过 100 亿马克。在俄国、波兰、匈牙利和奥地利，预算这个东西是否存在都成问题。<sup>②</sup>

---

① 在我曾经写过的法兰西银行最近的两个报告中（1919年10月2日和9日），货币发行量在一周内分别增加了 9 375 万美元和 9 412.5 万美元。

② 1919年10月3日，M. 比林斯基向波兰议会作财政报告。他估计未来9个月的支出是过去9个月支出的两倍多，而过去9个月的财政收入只有支出的  $1/5$ ，而未来9个月的预算收入是预算支出的  $1/8$ 。《泰晤士报》关于华沙的相应报道说：“一般而言，M. 比林斯基的语调是乐观的，似乎是为了取悦他的听众。”



上面所述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并不仅仅是战争的产物，也不是和平到来就会开始治愈，而是一个会持续下去的现象，目前仍然看不到尽头。

249 所有这些影响结合在一起，不仅仅使欧洲不能立即提供充足的出口，以支付所需要的进口商品，而且还削弱了欧洲的信用，使它难以获得重新开始交易循环所需要的生产性资本；此外，通过动摇经济规律的力量，欧洲经济不但不能接近均衡，反而远离均衡；这些影响使欧洲继续保持当前的条件，而不是使欧洲恢复过来。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低效率、高失业、无组织的欧洲，遭受国内斗争和国际仇视的折磨，战斗着，饥饿着，掠夺着，欺骗着。有什么根据能够使欧洲的景象变得不是如此的黯淡无光呢？

在本书中，我很少把注意力放在俄国、匈牙利和奥地利身上。<sup>①</sup> 生活的不幸和社会的瓦解人所周知，无须分析；那些对于其他欧洲国家还是预言的状况，在这些国家已经成为现实了。

250 它们拥有广大的领土和众多的人口，是表明人类可以遭受多少的苦难、社会可以多么腐朽的活生生的例子。重要的是，肉体

---

① 施加在奥地利共和国身上的和约条款与奥地利令人绝望的现实形势并没有必然联系。维也纳的 *Arbeiter Zeitung* 报在 1919 年 4 月发表了如下评论：“从来没有一个和平条约的内容如此粗暴地背叛指导和约建立的本来意图……在《凡尔赛和约》中，每一条规定都透露着冷酷和无情，看不到一丝人类的同情，背离了人与人之间的任何约定，是对人性的犯罪，对饱受痛苦和折磨的人们的犯罪。”我对奥地利和约非常清楚，其中一些条款起草的时候我都在场，但是我发现，这种抨击的正义性是难以反驳的。

的疾病在最后的大灾难中如何变成精神的疾病，对我们来说它们就是信号。经济上的匮乏从容不迫地继续下去，只要里面的人能够忍受，外界的人就不会关心。在危机来临前，身体的效能和抵抗疾病的能力慢慢降低，<sup>①</sup> 但是生命仍然继续，直到最 251

---

① 过去几个月中，有关中欧各国健康条件的一些报告表明前景是黯淡的。在引用这些报告的时候，人们都会感到忧虑。但是它们的真实性不容置疑，我下面引用了三份报告，读者不能不关注它们。1919年5月31日的《新自由报》报告说：“在过去的几年的战争中，奥地利至少有3.5万人死于结核病，仅维也纳就有1.2万人。今天，我们至少有35万~40万结核病人需要治疗……营养不良导致正在成长的一代贫血，他们的肌肉、关节、大脑都不发达。”检查德国医疗条件的医生委员会（由荷兰、瑞典和挪威的医学院任命）1919年4月在《瑞典新闻》上发表如下报告：“结核病（尤其是在儿童中间）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增长，总体说来是非常致命的。同样地，软骨病更加有害，更加流行。人类对这些疾病几乎没有任何办法。结核病患者得不到牛奶，软骨病患者也得不到鱼肝油……迄今为止，除了一些只在特殊病例中能够看到的病症外，结核病被认为是空前危险的病症。全身同时被攻击，处于这种状态的病症无药可救……现在结核病在成人中几乎总是致命的。医院90%的病例是由结核引起的。由于缺乏食物，人类对结核病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在腺体结核这种最严重的形态下，还可能会化脓。”下面是一位作家（该作家陪同胡佛代表团到过厄尔士山脉）1919年6月5日发表于 *Vossische Zeitung* 报的一篇报告：“我访问了大量农村地区，其中90%的孩子患有软骨病，三岁才开始走路……如果你跟我一起去厄尔士山脉的一所学校，你会认为这里是一所幼儿园，但他们其实是七八岁的孩子。瘦小的脸庞上长有一双呆滞的大眼睛，被蓬松、突出的额头所遮盖，他们瘦弱的肩膀只剩下皮包骨，弯曲的、关节脱白

终达到人类承受能力的极限，绝望的忠告和疯狂把受害者从沉沉死气中惊醒。于是人类振作起来，打破习俗的束缚。观念的力量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他能够听到的有关希望、幻觉或复仇的教导，他都会听取。最近的丰收使我们远离了最严重的穷困，而《凡尔赛和约》也最终签订。但是，冬天来临了。人们再没有什么可以期盼的，也不再抱有希望。对于城镇居民来说，没有燃料来缓解冬季的寒冷，也没有粮食来慰藉饥饿的身体。但是，人类还能够忍受多少，或者人类从哪个方向上能够寻找到最终脱离灾难的方法，又有谁能够说得出来呢？

---

的双腿上是肿胀、突出的腹部，因饥饿而长有水肿……主管医生解释说，‘你看这个孩子，他吃了大量的面包，然而却一点都没有变强壮。我发现他把得到的面包全部藏在稻草床垫下面了。对饥饿的恐惧如此深植于这个孩子的心中，以至于他把食物储藏起来而不是吃掉，被误导的动物本能使得他对饥饿的恐惧比对真实痛苦的恐惧更甚’。”然而，仍然有许多人要求这些悲惨的人们为了减轻英国纳税人的负担而在四五十年内支付赔款，在他们看来这是完全正当的。

第7章



补 救

252 对重大事件保持正确的观点是很困难的。我曾经批评过巴黎和会的工作，用忧郁的基调来描述欧洲的情形和前景。这是现状的一个方面，我相信这是真实的一面。但是，在一个如此复杂的现象中，所有的预兆不可能都指向一个方面，有时候我们不可避免地需要从也许是完全不相干的因素中得出结论，这时我们就有可能犯错误。前景的黯淡本身就容易使我们怀疑它的准确性，太过悲伤的叙述会使我们的想象力变迟钝，而不是刺激它，我们的大脑的反应可能是“太悲惨了，不可能是真的”。但是，在读者被这些自然反应严重动摇之前，在我把他们引导到补救和改进并发现令人高兴的趋势（这是本章的目的）之前，让他们先回忆和对比英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家，以使其重新恢复思想的平衡。英国的情形可能会使他们过于乐观，而俄

253 国的情形则会提醒他们灾难仍然可能发生，现代社会对大的灾难并不是完全免疫的。

在写本书第1章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英国的形势和问题。在我的叙述中，“欧洲”通常是不包括英伦诸岛的。英国正处于变迁当中，它的经济问题很严重。我们可能正处在英国社会和工业结构大变化的前夕。我们中的一些人欢迎这些变化，另一些人对此表示悲痛。但是，这些变化完全不同于欧洲大陆即将发生的变化。我认为，在英国不存在发生大灾难或任何一般社会剧变的可能性。战争使我们变穷了，但是并不严重。我认为，英国1919年的财富至少和1900年的财富相当。我们的进口比出口多，但是并没有多到需要打乱我们的经济生活才能调整过

来。<sup>①</sup> 我们的预算赤字很大，但并没有超出企业和谨慎的政治家的能力之外。工作时数的缩短可能会使我们的产出有所减少，但是不要过于期望这是社会转型的一个特征，对英国工人来说，只要适合他，只要他对自己的生活条件表示赞成和满意，他在更短工作日内的产出至少与以前盛行的更长工作日内的产出一样多，任何熟知英国工人的人对此都不会怀疑。战争使英国最严重的问题尖锐化，但是这些问题有更基础的根源。19世纪的社会力量按其道路行进，已经被耗尽了。那一代人的经济动机和理想已经不能使我们满足了，我们必须找寻新的道路，并再次经历新工业诞生的初始不适和最终的剧痛。这是其中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我在第2章已经详述，即食物真实成本的增长和世界人口的任何进一步增加所导致的自然产出的下降，这一趋势对所有的工业国家和依靠进口供给粮食的国家伤害尤其严重。

① 英国的进出口数字如下：

月平均数量	净进口（万美元）	出口（万美元）	进口超过出口（万美元）
1913年	27 465.0	21 885.0	5 580.0
1914年	25 048.5	17 946.5	7 102.0
1919年1~3月	54 789.0	24 561.0	30 228.0
1919年4~6月	55 701.5	31 231.5	24 470.0
1919年7~9月	67 963.5	34 431.5	33 532.0

但是这种贸易赤字绝不像看起来那样严重，因为目前商业船舶运费非常高，英国的各种“无形”出口可能比战前还高，平均每月至少22 500万美元。

但是这些世俗问题在哪个年代都不可避免。这种情况与折磨中欧国家的人民的情况完全不同。那些主要关注并熟知英国情形的读者倾向于过分乐观，那些直接接触美国情形的读者就更加乐观了。这些读者应当多关注俄国、土耳其、匈牙利或奥地利的情形，这些国家目前正在经历可怕的灾难，人们饱受饥饿、寒冷、疾病、战争、谋杀、无政府状态的折磨。如果读者领悟到灾祸的性质，那他就会认为我们必须寻找出补救措施（如果有的话），以阻止灾祸的进一步蔓延。

接下来该做什么呢？对读者来说，本章的尝试性建议可能是不够的。但是停战后的6个月时间里，机会在巴黎已经错过了，现在我们无法补救当时所犯下的错误。社会所面临的巨大匮乏和风险不可避免。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竭尽全力去矫正那些决定时下各种事件的基本经济趋势，从而促进繁荣和秩序的重建，而不是把我们带向更深的灾祸深渊。

我们首先必须逃脱巴黎和会的氛围和方法。那些控制和会的人可能会在舆论面前低头，但他们永远都不能带领我们走出困境。很难相信四国委员会能够回头，即使他们想这样做也不行。因此，现有欧洲政府的更替就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了。

我向那些认为《凡尔赛和约》不能持久的人们提议，按照如下标题讨论一个计划：

- (1) 修改《凡尔赛和约》；
- (2) 解决协约国之间的债务；
- (3) 提供国际贷款和改革币制；
- (4) 处理中欧各国和俄国的关系。



## I. 修改《凡尔赛和约》

我们有合乎宪法的和约修改方法么？威尔逊总统和斯穆茨将军认为，获取国际联盟的盟约足以抵得上和约其他条款的弊害，他们表示，欧洲要想有更好的生活，必须依靠国际联盟。257

斯穆茨将军在签署和约时发表的声明中写道：“有关领土的协议将来需要修改。我们都希望不久就发现，安排的那些保证措施与我们以前的敌人的和平特征和非武装状态不协调。大多数平心静气的人可能更愿意忘记那些预示的惩罚。有一些规定的赔款，其执行必然会伤害到欧洲工业的复苏，为了所有欧洲人的利益，应当缓和执行……我相信国际联盟将是帮助欧洲脱离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灾难的正确道路。”1919年7月上旬，威尔逊总统向参议院提交和约时说，没有国际联盟，“……长期监督德国的下一代去完成其承担的赔款是完全不可能的；<sup>①</sup>和约规定的行政安排和约束里面，除非是那些被认为不再有益处或者执行太长的时间会非常不公平的条款，否则，想进行重新审议和修改是不可行的。”258

国际联盟的两位重要创始人所鼓吹的国际联盟可以给我们带来的益处，我们能够平静地期待通过国际联盟的运行而获得

---

① 威尔逊总统建议把监督赔款支付的任务托付给国际联盟的做法是错误的。我在第5章已经指出，虽然和约的绝大多数持续性的经济和领土条款被托付给国际联盟，但是赔款则不然。在赔款问题及其修改方面，赔款委员会拥有最高权力，任何问题都不能诉诸国际联盟。

么？相关条文见盟约第 19 条，具体如下：

对于那些变得不再适用的条约和那些鉴于国际形势如果继续执行将会危及世界和平的条约，代表大会可以随时建议联盟成员重新审议。

但是很可惜！第五条规定：“除本盟约或本条约另有规定外，代表大会或委员会的任何会议如有作出决议，都需要出席会议的所有联盟成员一致同意。”对任何和约条款的早期审议来说，这一规定不是把国际联盟变成完全浪费时间的机构了么？如果条约各方一致认为在特殊意义上需要修改，那也不需要国际联盟和盟约来做这件事。即使是联盟代表大会一致同意，也只能是“建议”那些有特殊影响的成员重新审议。

但是，国际联盟的支持者说，即使在法律上没有效力，国际联盟也可以通过影响世界舆论和大多数人的观念而在现实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祈祷这是真的。然而，在训练有素的欧洲外交官手里，国际联盟可能会变成用来阻碍议程和拖延时间的无与伦比的工具。修改和约不是委托给经常召开会议的委员会，而是委托给很少召开会议的联盟代表大会。凡是经历过协约国内部大会的人肯定知道，这种会议通常会变成一个多种语言辩论的混乱场所，最伟大的决心和最好的管理也不能把所有论点集中起来反对安于现状的那些人的阻挠。盟约的确存在两个非常糟糕的缺陷：一是第五条，它规定要全体一致同意；二是广受批评的第十条，即“任意联盟成员的领土完整和现有政治独立，联盟成员都须尊重，在遭受外部侵略时，联盟成员负有保全之责”。这两条合在一起，一定程度上摧毁了把国际联盟

作为进步工具的设想，使它从一开始就对现状有着致命的偏爱。260  
正是这些条款使得最初反对国际联盟的国家接受了国际联盟。  
这些国家现在希望把国际联盟改成另一个神圣同盟，以使它们  
敌人的经济永久崩溃，并为了它们自身的利益而维持它们认为  
是由和约建立起来的均势。

为了“理想主义”的缘故而隐瞒修改条约这一特殊事情的  
实际困难是错误和愚蠢的。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去谴责  
国际联盟，世人的智慧可以把它变成强有力的和平工具，盟约  
的第11~17条<sup>①</sup>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因此，我同意修改和约  
的最初努力必须通过国际联盟而不是其他途径来进行。希望舆  
论的力量足以阻止少数顽抗分子投否决票（如果有必要，可以  
使用财政压力和财政诱导）。我们必须相信新政府（我假定在主  
要协约国家存在新政府）能够比它们的前任表现出更深的智慧  
和更多的宽容。261

我们在第4章和第5章已经看到了众多令人反对的和约细  
节。我不打算在此处详细讨论，也不想逐条修改和约。我认为，  
有三方面的重大改变是欧洲经济生活所必需的：赔款、煤炭和  
铁以及关税。

### 1. 赔款

如果实际的赔款要求数额少于对和约条款作严格解释时协

---

<sup>①</sup> 这些阻止联盟成员之间以及联盟成员与非联盟成员之间爆发战争的条款是盟约的重大成就，使得像1914年那样有组织的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出现实质性的下降。单单这一项就值得向所有人称赞国际联盟。

约国有权得到的数额，就没有必要详述赔款所代表的项目，也没有必要审理那些为赔款而编纂的论据了。因此，我提出以下解决办法：

(1) 德国承担的关于赔款和占领区驻军的费用总支付数额可以固定在 100 亿美元；

262 (2) 根据和约交付的商业船舶和海底电缆、根据停战协议交付的战争物资、割让地区应该承担的公共债务以及德国对其前盟友的权利要求，所有这些应当被估算为总价值 25 亿美元，没有必要逐项估算；

(3) 剩余的 75 亿美元，未支付的部分不应当计息，并应当从 1923 年开始由德国在 30 年内每年支付 2.5 亿美元；

(4) 应当取消赔款委员会，或者如果有一些职责仍然需要它来执行，那么它应该变成国际联盟的附属机构，并应包括德国和中立国家的代表；

(5) 应当让德国按照它方便的方式支付每年的赔款，任何对德国没有履行其赔款责任的控诉都由国际联盟受理，这就是说，除了已经清算的财产以及在协约国与美国的公共保管委员会和敌对国家资产托管局的用于支付德国私人债务的财产外，不能进一步剥夺德国在国外的私人财产，尤其是第 260 条（该条剥夺了德国在公共企业的收益）应当被废除；

(6) 不得试图从奥地利索取赔款。

## 2. 煤炭和铁

263 (1) 附件五规定的协约国购买煤炭的权利应当被取消，但是德国由于破坏了法国的煤矿而补偿法国煤炭的义务应当保留。

这就是说，德国“每年向法国交付的煤炭数额等于诺德和加来海峡的煤矿（这些煤矿毁于战争）在战前和所讨论的年份中年产量的差额，时间不超过10年；最初5年中，任何一年的交付额不超过2000万吨，随后5年中任何一年的交付额不超过800万吨”。然而，由于产煤区上西里西亚在最终的公民投票中从德国分离出去，因此这一义务应当降低。

(2) 对萨尔河地区的安排除了两方面需要修改外，其他安排仍然有效：一方面，德国的煤炭不应当再赊销；另一方面，10年后，德国应当无条件地收回煤矿和领土，无需任何支付。但是这应当以与法国签订一份协定为条件，协定的内容是：同一时期内，法国应当从洛林向德国提供铁矿，数量至少是战前德国从洛林输入的铁矿的一半；作为回报，德国向洛林供应煤炭，数量等于战前德国运送到洛林的煤炭数减去萨尔河地区的煤炭产量。 264

(3) 关于上西里西亚的安排仍然有效。这就是说，应当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在达成最终决定的过程中，“主要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应当考虑当地居民通过投票所表现出的意愿，并考虑当地的地理和经济形势”。但是协约国应当宣布，根据它们的判断，“经济形势”要求把产煤区划入德国，除非上西里西亚的居民明确表现出相反的愿望。

(4) 协约国已经成立的煤炭委员会应该变成国际联盟的一个附属机构，并扩大代表的范围，包括德国、中欧和东欧其他国家、北欧中立国家和瑞士的代表。它的权力仅限于顾问，但是应当包括德国、波兰、前奥匈帝国组成部分的煤炭供给的分配以及英国剩余的可出口煤炭的分配。所有在煤炭委员会拥有

代表的国家都有责任向它提供完全的信息，并在它们的主权和关键利益允许的情况下听从它的建议。

### 265 3. 关 税

应当在国际联盟的主办下建立一个自由贸易联盟，联盟的国家不能对其他联盟成员的产品征收任何保护性关税<sup>①</sup>。德国、波兰、新成立的那些以前构成奥匈帝国的国家、土耳其帝国以及国际联盟委任托管的国家在开始十年必须加入联盟，十年以后是否继续加入全凭自愿。从一开始，其他国家是否加入联盟就全凭自愿，但是希望英国无论如何能够成为创始成员。

通过把赔款支付额定在德国的支付能力之内，我们可以恢复德国境内的希望和进取心，可以避免由于和约条款不可能完成而导致的永久性摩擦以及不正常的压力，还可以使赔款委员会那令人无法容忍的权力变得没有必要。

266 通过缓和与煤炭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条款以及煤炭和铁矿石的交换，德国的工业可以继续发展下去，生产效率的损失也受到了限制，否则，政治边界对铁矿和钢铁工厂坐落位置的干涉会导致生产效率大大降低。

---

<sup>①</sup> “保护性关税”的定义如下：(a) 完全禁止某些关税；(b) 对本国不生产的商品征收奢侈税或收益税；(c) 对与本国产品相似的商品征收不超过5%的抵消性关税；(d) 出口税。自由贸易联盟大多数国家投票允许的关税除外。加入自由贸易联盟的五年以前就存在的保护性关税，允许逐年等额减少，在加入联盟五年后完全取消。

建立自由贸易联盟可以挽回一部分组织上和经济上的效率损失，否则，国家之间的贪婪、嫉妒、幼稚以及经济上的不完全等因素所产生的大量新的政治边界，必将导致巨大的效率损失。只要几个大的帝国内包含广阔的领土，经济边界就可以容忍；但是当德国、奥匈帝国、俄国和土耳其被分割成20多个独立的国家时，经济边界就让人难以容忍了。自由贸易联盟包括整个中欧、东欧和东南欧、西伯利亚、土耳其以及（我所希望的）英国、埃及和印度，可以像国际联盟那样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作出重大贡献；可以期望比利时、荷兰、斯堪的那维亚和瑞士会很快加入自由贸易联盟，而如果法国和意大利也寻求加入，那将是它们的朋友所非常期望的。

我猜想，这种做法会招致一些评论家的反对，他们会认为，267  
这种安排可能将帮助德国实现它以前怀有的中欧梦想。如果其他国家都愚蠢到呆在自由贸易联盟之外，由德国独享所有的好处，那么这种说法可能是真的。但是一个各国都有机会加入、任何国家都得不到特殊利益的经济体系，肯定不会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个具有排外性和歧视性的公然的帝国主义阴谋。我们对未来的国际关系与世界和平在道德和感情上的整体反应决定了我们对待这些批评的态度。如果我们认为，至少不能给德国的下一代任何一点繁荣，我们新近的盟友都是阳光天使，而我们所有新近的敌人——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以及其他国家——都是恶魔之子，德国必须年复一年地穷困下去，它的孩子将挨饿受冻，它将被敌人团团包围，那么，我们将抛弃本章的所有提议，特别是那些可能会帮助德国重获以前的部分物质繁荣的提议，以及可能帮助德国的城镇工业人口找到谋生手段



268 的提议。如果这种有关国家及其之间关系的观点被西欧的民主政治所采纳，并得到美国的财政资助，那只能祈求上天来保佑我们了。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使中欧贫困，我敢预测，我们肯定会得到报复。任何事物都阻挡不了保守力量和拼命挣扎的革命力量之间的最终战争，在这场战争面前，最近的德国战争的恐怖就显得不值一提了，而且不论最终的胜利者是谁，这场战争都会摧毁我们这一代的文明和进步。即使结果令我们失望，难道我们就不能把行动建立在更好的期望之上吗？难道我们就不能相信一国的繁荣和幸福可以促进其他国家的繁荣和幸福？难道我们就不相信人类可以团结？难道我们就不相信国家之间可以像同胞一样相互对待？

我上面提议的修正可以使欧洲的工业人口继续谋生，但仅仅这些是不够的。特别地，法国在账面上有损失（仅仅是在账面上有所损失，因为它将永远不可能得到当前的债权），只有通过其他方式才能使法国脱离困境。因此，我提议：第一，调整  
269 美国和协约国之间的债权；第二，提供足够的信用，以使欧洲能够重建流通资本。

## II. 解决协约国之间的债务

在提议修改赔款的条款时，我只考虑了与德国相关的部分条款。但是，由于德国的赔款大大减少，为公平起见，必须相应地调整其在协约国之间的分配。出于其他各种考虑，而且我们的政治家们战争期间的演讲也已经表明，被敌人侵略所破坏的地区要优先得到赔偿。虽说这是我们战争的最终目的之一，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获取征属津贴是我们的战争目的。因此，我建议，我们应当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真诚，表明我们是值得信赖的，据此，英国应当完全放弃对现金赔款的要求，把它让给比利时、塞尔维亚和法国。德国支付的所有赔款优先满足那些实际遭受敌人入侵的国家和省份的重建需要；我认为，所得到的75亿美元赔款足以支付所有的实际重建费用了。此外，英国只有通过完全放弃它对现金赔款的要求，才能坦荡地要求修改和约，并重建其已被破坏的声誉，因为在1918年大选时，英国的议员曾宣誓，要在向德国索取赔款的行动中承担主要责任。 270

赔款问题如此解决，为了更体面以及有更多成功的希望，可以再提出两个财政提议，其中每一个都需要美国的慷慨解囊。

第一个财政提议是完全取消协约国之间由于战争而产生的所有债务（即协约国及其联盟国家政府之间的债务）。这一提议在某些方面已经提出过，我认为这对世界未来的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与这一提议的关系最密切）能够采用它，那这实在是一个具有长远政治眼光的行动。实行这个提议所涉及的货币总数大致如表7-1所示。<sup>①</sup>

---

① 表中的数字部分是估算的，可能在细节上不完全精确，但是对于当前的论证来说，它们给出的大致数字已经足够精确了。英国的数字取自1919年10月23日的白皮书（Cmd. 377）。在任何实际操作中，都需要根据某些黄金贷款及其他各方面来作出调整，而我关心的只是其中所蕴含的主要原理。总数中没有包括英国在美国市场的贷款、法国在英国和美国市场上的贷款以及法国在英格兰银行的贷款。

表 7-1 提议所涉及的货币总数

单位：亿美元

借入款项者	借自美国	借自英国	借自法国	总 计
英 国	42.10	—	—	42.10
法 国	27.50	25.40	—	52.90
意大利	16.25	23.35	1.75	41.35
俄 国	1.90	28.40*	8.00	38.30
比利时	4.00	4.90**	4.50	13.40
塞尔维亚 和南斯拉夫	1.00	1.00**	1.00	3.00
其他协约国	1.75	3.95	2.50	8.20
总 计	94.50***	87.00	17.75	199.25

\* 没有考虑自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的债务利息；

\*\* 向这些国家提供的预付款都没有收取利息；

\*\*\* 目前，来自美国的实际贷款总额应该非常接近 100 亿美元，但是我没有得到最新的数据。

假定协约国之间的贷款并不互相抵消，这样协约国之间的债务总额将接近 200 亿美元。美国只是借出贷款者。英国借出的数额大约是其借入数额的两倍。法国借入的数额约是其借出数额的 3 倍。其他国家都只是借入者。

272 如果上述协约国之间的债务被全部相互免除，账面上的最终结果（即假定所有的贷款都是良好的）是：美国交出了约 100 亿美元，英国交出了约 45 亿美元，法国获得了约 35 亿美元，意大利获得了约 40 亿美元。但是，这些数字高估了英国的损失，低估了法国的收益，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很大一部分贷款是借给俄国的，这些贷款无论如何都不能看做是优良贷款。如果把英国借给其联盟国家的贷款的价值估计为贷款总额的 50%（这种假定虽然随意，但是却很方便，财政大臣已经不止一次地

采用这种假定了，而且用这个假定来计算一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完全足够了)，免除债务对英国来说不赔不赚。但是不管最终结果是如何计算出来的，这种对当前形势的清算必将大大缓解各国的忧虑。所以，这个提议需要美国的慷慨解囊。

关于战争期间英国、美国和其他协约国财政部之间的关系，我知道一些私密信息，因此，我认为，如果欧洲不是为了继续战争、自己获利或其他目的，而是为了重新构造整个欧洲的经济这一崇高目标，那么欧洲要求美国慷慨解囊是完全正当的。273

相对于其财富来说，美国的财政牺牲在比例上远小于欧洲各国。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一场欧洲的冲突，与欧洲国家的做法不同，美国不可能向民众证明倾举国之力参与战争是正当的。在美国参战以后，它的财政资助非常大方，毫不吝惜，没有美国的财政资助，协约国不可能赢得战争，<sup>①</sup>更遑论美国军队的到来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了。欧洲也不应该忘记美国通过胡佛代表团和美国救济委员会在1919年最初6个月所给予我们的特别资助。从来没有如此高贵、充满无私善意的工作，坚韧、真诚、熟练，不要求也不给予任何感谢。毫不领情的欧洲政府从胡佛274

及其美国工作队的政治才能和眼光中所获得的帮助远远多于它

---

① 财政资助的历史从1916年夏末开始，到1917年4月美国加入战争时仍在继续。除了在那些日子里整天与巨大的忧虑和无法满足的财政请求打交道的6名英国财政部官员外，很少有人能够完全认识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坚定和勇气。如果没有美国财政部的资助，我们就没有任何希望来完成任务。1917年4月以后的财政问题，与以前几个月相比，其状态已经完全不同了。

们所表示感激或将来愿意承认的那些帮助。美国救济委员会在那几个月里真正看清楚了欧洲的形势，并用心去感受它。正是它们的努力、能量以及由胡佛交由欧洲自由处置的美国资源冲破了欧洲的重重障碍，不但救无数欧洲人于水火，而且阻止了欧洲体系的崩溃向外蔓延。<sup>①</sup>

但是，在我们谈到美国的财政资助时，我们下意识地假定（我相信，当美国给我们钱的时候，它也同样假定），这并不具有投资的性质。如果欧洲需要归还美国财政资助的 100 亿美元，  
275 并以复利形势支付 5% 的年利息，那么局面将完全不同。如果美国的借款是这样子，那么相对来说，它实际的财政牺牲就非常小了。

有关相对牺牲的辩论非常无聊和愚蠢。为什么相对牺牲必须相同？世界上没有这种道理。在这两种情形下，很多其他相关的考虑都变得完全不同了。因此，下面给出的两三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向美国提出了任何有力的论据，而只是为了表明如下事实：从一个英国人自身的角度来看，他提出当前的建议并不是为了免除他自己国家应当承担的那部分牺牲。

（1）英国财政部从美国财政部借入的数额与美国参战后英

---

① 胡佛是在经历巴黎和会后唯一一个声誉提高的人。他复杂的个性、惯有的像疲倦的泰坦巨人般的气质（或者说像一个筋疲力尽的职业拳击手）、洞察欧洲真实形势的眼光，都在巴黎的各个委员会风靡一时。当他参加这些委员会的时候，就会为之带来真实、渊博、宽宏大量、大公无私的气氛，如果这些品质在其他地方也能发现，那可能已经给我们带来好的和平了。

国借给其他盟国的数额大体相抵消（即不包括美国参战以前英国借出的数额），因此，英国欠美国的几乎所有债务并不是由于自身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帮助其余的协约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直接从美国获得资助）所造成的。<sup>①</sup>

276

（2）英国卖掉了价值约 50 亿美元的外国证券，此外又借了大约 60 亿美元的外债。而美国非但没有出售，反而买回了 50 亿美元以上的外国证券，并且实际上没有产生任何外债。

（3）英国的人口约是美国人口的  $1/2$ ，收入约是美国的  $1/3$ ，积累的财富为  $1/3 \sim 1/2$ 。因此，英国的财政能力约是美国的  $2/5$ 。这一数字让我们可以作如下比较：除了各自借给盟国的款项之外（假定这些借款都需要归还），英国的战争支出是美国的 3 倍，按照财政能力计算的相对战争支出是美国的七八倍。

把这个问题尽量简单地解决后，我将讨论更广泛的问题：战争结束以后交战各国未来的关系——当前的提议主要由它们之间的关系来决定。

如果不按照当前的提议来做，战争结束后，各协约国之间会存在沉重的贡赋，并构成一个大网。这个贡赋的总额甚至超过可以从敌人那里得到的贡赋，而且战争结束后，将出现协约国之间相互支付债务而不是从敌人那里收到赔款这一令人无法忍受的结果。

277

因此，协约国之间的债务问题就与欧洲各协约国对债务问

---

<sup>①</sup> 即使在美国参战以后，俄国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所有支出仍然由英国财政部支付。

题的强烈感觉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感觉不是建立在任何对德国实际赔款能力的合理计算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对自己国家财政形势的理解之上，这些国家发现，如果德国不赔款，它们自己的财政就难以为继。意大利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如果意大利应当支付的债务是40亿美元，那么德国肯定能或应当支付更大数额的赔款。或者，如果决定（一定会这样决定）奥地利几乎不用支付任何赔款，那么意大利将要承担重负，而奥地利则不负任何责任，这能够接受么？或与此稍有不同，看到捷克斯洛伐克支付很少或不支付，怎么能期望意大利提交巨额的支付呢？英国属于债权国一方。由于财政形势不同，要求我们支付40亿美元与要求意大利支付这一数额完全不同，但是在感情上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没有从德国得到全部赔偿，但是却不得不满足于此，那么抗议者们就会激烈反对我们对美国的支付。或者说，我们不得不接受对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的那些破产财产的赔款要求，而美国却先于我们获得了第一抵押权。法国的情形至少也极为严重。它几乎不能从德国得到被破坏地区的全部赔款。然而，作为战胜国的法国，必须向它的朋友和盟国支付的债务是1870战败后给德国的赔款的4倍还多。相对于它的盟国的手段来说，俾斯麦的手段算是轻的了。因此，对于那些认识到从敌国获取赔款的真实前景而且没有发疯和愤怒的协约国人民来说，解决协约国之间的债务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开端。

如果说欧洲的协约国家不可能支付它们所欠债务的本金和利息，那这可能过于夸张，但是让它们支付这些债务的确给它



们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因此，它们会一直企图逃避支付，这种企图在未来的很多年里都会成为国际摩擦和敌意的根源。债务国不会喜欢它的债权国，如果法国、意大利和俄国每年必须向英国和美国进贡，并因此在很多年内抑制了它们自身的发展，279 那么我们不可能期望它们对英国和美国有好感。它们将有在其他方面寻找新朋友的强烈动机，而且将来与我们断绝和平关系会给它们带来免除外部债务的巨大利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这些巨额债务被豁免，则会使最近形成的国家之间的友谊更加牢固和真实。

巨额战争债务的存在对任何地方的财政稳定都是一个威胁。不久，欧洲国家拒绝偿还债务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争端。然而，就国内债务而言，由于双方都有利益集团，这只是一个财富在国家内部重新分配的问题。国外债务却非如此，债权国不久就会发现，它们的利益同维持债务国特定种类的政府和经济组织有密切联系。与混乱的债权债务关系相比，混乱的联盟算不了什么。

然而，最后一个影响读者对这一提议的态度的考虑因素依赖于读者对以下情况的看法：国内外的战时财政遗留给我们的巨额债务在未来世界进步中的地位。战争的结果是每一个国家280 都欠其他国家一大笔钱：德国欠协约国一大笔钱，协约国欠英国一大笔钱，英国欠美国一大笔钱。国家欠每个国家的贷款持有者一大笔钱，而纳税人又欠国家一大笔钱。整个形势极度虚伪、令人误解和伤脑筋。除非我们能从这些账目的束缚中脱离出来，否则我们将寸步难行。一把火把所有账目都烧掉是非常

必要的，除非我们能够任何人都不受严重伤害的情况下使这把火有秩序地、慢慢地燃烧，否则等到最后，这把火会变成熊熊烈焰，把其他更多东西也烧掉。至于国内债务，我相信，在每一个欧洲交战国，征收资产以清偿债务是健康财政绝对必要的先决条件，但是政府部门之间大规模债务的存在对政府自身具有特别的危险。

281 在 19 世纪中期以前，没有国家欠外国大量的债务，除非是被其他国家的实际军事占领所强迫缴纳的贡赋和曾经在封建制度下向不住在本地的领主缴纳的贡赋。虽然欧洲资本主义在新世界寻找市场的需求在过去的 50 年里（现在也如此，只是相对规模小了）导致了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每年都欠英国这类国家大量债务，但是这一体系是脆弱的，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债务国的负担并不沉重，是因为债务负担有真实资产相对应并与一般的财产体系紧密联结在一起，是因为已借的款项相对于希望继续借到的款项来说并不算大。银行家过去习惯于这一体系，并相信这是社会永久秩序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由此类推，他们倾向于相信政府之间也存在一个类似的体系，这个体系范围更广、更加令人难以忍受，而且不以实物财产为代表，与财产体系联系很少，这种想法是自然的，有道理的，合乎人的本性。

282 然而，我怀疑这种世界观。即使在国内的资本主义（得到许多地方上的同情，实际参加日常生产过程，社会经济组织的安全主要依靠它）也并非安全可靠。但即使可能会这样，愤懑的欧洲人民愿意未来一代人把日常生产相当大的一部分用来偿

还外债吗？而且，不论是在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债务，还是德国和其余欧洲国家之间的债务，其偿还理由从它们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来看都不是非常有说服力。

一方面，长期来看，欧洲必须依赖的是欧洲自己的日常劳动，而不是美国的慷慨；另一方面，欧洲不可能为了把日常劳动成果运往其他国家而使自己变得很窘迫。简短地说，我认为，所有这些贡赋最多只能持续很短的几年，这种贡赋与人类的本性和时代的精神不相一致。

如果这一思想模式有力量的话，那么自私就会与慷慨相一致，能最好地促进国家之间直接友谊的政策也不会与捐助者的永久利益相冲突。<sup>①</sup>

### III. 提供国际贷款和改革币制

我现在就论述第二个财政提议。欧洲的需求是迫切的。免除未来两代人对英美两国的沉重利息支付（以及每年从德国得到一些重建费用）这一前景将使它们对未来不再过分忧虑，但是这并不能解决当前欧洲的进口超过出口、逆汇以及货币混乱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外部援助，欧洲产品很难重获优势。因此，

---

① 有报道说，美国财政部已经同意在未来三年把贷款应得的利息用于资助（即增加本金数量）协约国政府。我认为英国财政部可能要效仿。如果债务最终要偿还，那么债务以复利形式累积会使形势变得更糟。但是美国财政部的明智安排提供了一个适当的休息时机，使我们可以根据不久就会明朗的战后形势来平静地思考整个问题。

我支持某种形式的国际贷款，就像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的很多地区曾经提倡的那样。无论什么方式，最终的支付要由各国分摊，但寻找直接资源的重担肯定不可避免地主要落在美国的头上。

284 我认为，对这类计划的主要反对意见如下。美国在有了最近的经历后，不愿意进一步纠缠于欧洲事务，而且无论如何，美国目前并没有更多用于大规模输出的资本。欧洲也不能保证自己会合理使用财政资助，或者不会浪费财政资助，也不能保证两三年后情况不会像现在一样差。M. 克劳茨会把这笔钱用于多拖延一点征税的日期，意大利和南斯拉夫将会用于正在进行的战争，波兰将按照法国的设计把这笔钱用于履行对所有邻国的军事职责，罗马尼亚的统治阶级会把这笔钱作为战利品而分掉。简而言之，美国推迟自己的资本发展，提高自己的生活费用，换来的只是欧洲把过去9个月里的行动、政策和人事等再延长一两年。至于对德国的资助，欧洲的协约国把德国的最后一丝生产资本都剥夺干净，并反对美国财政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争辩和请求，现在却求助美国提供资金把德国复原到足够程度，让它们在一两年内可以再次掠夺，这是合理和可以容忍的吗？

285 目前情况下，这些反对意见无人能够辩驳。如果我在美国财政部有影响力，我不会借给现在的任何欧洲政府一分钱。不能再借给欧洲政府资源让它们用于推行自己的政策，尽管威尔逊总统未能发挥美国人民的力量，发扬美国人民的理想，但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这件事情上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我们

必须祈祷将是这样) 欧洲人民的精神在今年冬天抛弃掉虚假的幻觉(这种幻觉产生于战争,并在战争中留存下来),替换掉心中的仇恨和民族主义,代之以欧洲大家庭幸福和团结的理想和希望,那时,自然的虔诚和子女的孝顺会促使美国人民把所有微小的反对意见和个人的利益置之一边,完成他们未竟的工作(把欧洲从有组织的暴政中解救出来,把欧洲从它自身中解救出来)。即使欧洲的转变没有全部完成,欧洲各国只有部分政党支持和解的政策,美国仍然可以通过并制定对重建欧洲新生活的工作给予资助的计划和条件,来指引道路和支持和平党人。

据说,在美国人心目中,摆脱骚动、混乱、暴力、损失以及欧洲那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这是最首要的)的冲动非常强烈,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对于欧洲政治家的愚蠢和不切实际,反感自然是会有的,作者对此深有感触,那么让他们在自己的预谋中腐朽吧,我们走自己的路。 286

远离欧洲,远离它枯萎的希望

远离它流血的土地和污浊的空气

但是,如果美国回想一下欧洲以前对它意味着什么,现在对它仍然意味着什么,回想一下欧洲(不论如何,欧洲是艺术和知识之母)现在是什么,将来是什么,那么美国难道不会抛弃这些冷漠和孤立的议论、转而专注于那些可能对人类的进步和文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吗?

假定为了维持我们的希望,美国准备为增进欧洲的正面势力而作出贡献,并且不让我们经受已经把我们的敌人完全毁灭的那种灾难,那么美国的帮助将采取什么形式呢?

我不打算详述这些问题，但是有关国际贷款的所有计划，其主要框架都是一样的。提供资助的国家，如中立国家、英国、美国（提供了所需贷款额中最大的一部分）必须向欧洲的所有交战国家（不论是其盟友还是敌对国家，都同样对待）提供购买外国产品的信用。所需的总额可能并不像有些时候假定的那么大，也许最初 10 亿美元的基金就能够做很多事情。即使为了取消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债务已经建立了同样数额的另外一种基金，但是这笔用于国际贷款的基金在借出借入时必须明确表明是需要全额偿还的。为了这一目标，贷款的安全必须得到最好的保障，有关最终偿付的安排必须尽可能完善。特别的，不论是偿还利息还是偿还本金，这一贷款都应该排在所有的赔偿要求（所有协约国之间的战争债务、所有国内战争贷款以及所有其他种类的政府债务）之前。那些有权得到赔款的借款国必须保证把所有收到的赔款用于偿还这一新的贷款。所有借款国应当把它们关税都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上，并保证把这类收入用于公共服务。

贷款的支出应当由借出款项的国家作一般监督，而不是每项支出都监督。

如果除了用于购买粮食和原材料的贷款基金之外再建立一个 10 亿美元的保证基金（该基金可能只需要部分现金），由国际联盟的成员国按照各自财富出资，那么在这一基金的基础上，重新整顿通货将是可行的。

通过这种方式，欧洲可以用最少的流动性资源来重振希望，恢复经济组织，把它的巨额固有财富用于增加工人的利益。当

前更加详细地描述这一计划是没有用处的。在本章的提议进入实际政治领域之前，需要舆论有巨大的转变，我们必须耐心等待事态的发展。

#### IV. 处理中欧各国和俄国的关系

在本书中，我很少谈论俄国。俄国当前形势的主要特点无须强调，而我们所知道的细节却几乎都不可信。但是，在讨论欧洲的经济形势如何能够恢复时，有一两个方面的俄国问题非常重要。

从军事观点看，俄国和德国军队的最终联合令某些人非常担心。其实，保守力量的运动更有可能在这两个国家成功，而列宁与当前德国的中产阶级政府是不可能结成有效联盟的。另一方面，害怕俄德联盟的这些人更害怕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他们必须承认，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有效力量在俄国国内是保守势力，在俄国国外是德国那些代表既有秩序和权威的势力。因此，那些鼓吹直接或间接干涉俄国的人，与他们的本来目的始终是相悖的。他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说他们看不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与他们的做法互相矛盾。这就是他们的政策如此变化无常和琐碎无用的原因之一。

巴黎的协约国委员会对待德国当前政府的态度表明，它们的意图显然也同样是相互冲突的。斯巴达克斯党在德国的胜利是各国革命的前奏：它增强了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力量，促进了令人恐惧的俄德联盟；它终结了建立在和约的财政和经济



290 条款基础之上的任何期望。因此，巴黎不喜欢斯巴达克思党。但是，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把保守势力在德国的胜利看做是对欧洲安全的威胁，会危及胜利的果实与和约的基础。此外，在东欧，一股新的军事力量开始建立，其精神家园在勃兰登堡。该军事力量在整个东欧、中欧和东南欧吸引着军事天才和军事冒险者以及所有哀悼德国皇帝和憎恨民主的人。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协约国军队难以接近它。至少在胆小的人看来，这一军事力量很可能（像凤凰涅槃一样）从全世界的军国主义灰烬中建立起新的拿破仑一世式的独裁统治。因此，法国害怕勃兰登堡，而不是喜欢它。这一论调指出，我们应当支持温和派势力（虽然这有点出乎世人预料之外），让它们靠着德国人的性质来自我维持。但是，现在的德国政府可能更多的是代表着德国的统一，而不是其他；在一些德国人看来，德国政府在和约上签字是为了保住 1870 年以来的德国统一而付出的代价，这是值得的。法国沿着莱茵河瓦解德国的希望至今未熄，因此，法国

291 不放弃任何一个侮辱德国的机会，不放过任何一个降低德国政府声望、削弱德国政府影响力的场合，但对于德国政府的持续稳定性，欧洲所有的保守势力仍然看法一致。

波兰在执行法国为它制定的任务时，其未来也面临着同样的两难困境。波兰应该强大，信奉天主教和军事化，对法国忠诚，成为法国的伴侣或至少是成为法国的心腹，在一片狼藉的俄国和被摧毁的德国之间逐渐繁荣而壮大。罗马尼亚只要能听从劝说，多装点一下门面，就与波兰差不多一样了。然而，除非波兰的伟大邻国繁荣有序，否则，没有工业、只知道迫害犹

太人的波兰不可能在经济上有大的发展。如果波兰发现法国诱人的政策只不过是瞎说大话，既没有任何钱，也没有荣誉，那么波兰会立刻投入其他国家的怀抱。

因此，“外交”的算计是没有结果的。那些无聊的寻求刺激的英国人和法国人认为，外交政策与廉价的情景剧都是一个类型，至少他们也是这样做的。俄国、波兰和附近国家疯狂的梦想与幼稚的阴谋是他们当前的最爱。

现在，我们转向一些更可靠的事情。德国政府 1919 年 10 月 30 日宣布，继续支持不干涉俄国内政的政策，“不仅是原则上这样，即使从实践的角度看，这种政策也是正确的”。假定我们最终也采取同样的立场，即使不是原则上这样，从实践的观点上也至少是这样，那么，在将来中欧和东欧之间的关系中，基本的经济因素是什么呢？

战前，西欧和中欧的谷物进口很大一部分来自俄国。没有俄国，这些进口国家就会出现粮食短缺。1914 年以来，俄国不再向这些国家出口粮食所造成的损失已经好转了，部分是因为动用了粮食储备，部分是因为胡佛的保证价格导致北美粮食丰收，但是最主要的是因为消费的节省和贫穷。1920 年以后，对俄国粮食的需求会比战前更大，因为北美的保证价格不会再继续下去。与 1914 年相比，北美正常的人口增长使其国内粮食需求大大膨胀，而欧洲的土地却仍然没有恢复到战前的生产水平。如果不能恢复与俄国的贸易，1920 ~ 1921 年间的小麦将非常稀缺和昂贵（除非所有季节都大丰收）。因此，协约国最近宣布的对俄国的封锁是非常愚蠢和短视的行动，与其说是我们封锁俄

国，还不如说是我们封锁自己。

无论如何，俄国出口贸易的恢复都必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目前，俄国农民的生产力不可能产生出像战前那么大规模的出口剩余。原因明显有很多，其中包括农业工具和配件的不足、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由于市场上缺少农民用自己的农产品可以换取的商品），最后是因为交通运输体系的破坏，使得把各地的农业剩余集中到大的分配中心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了通过德国企业和组织的这些代理机构外，我找不到在合理的期限内弥补这种生产力损失的可行方法。由于地理和其他各种原因，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都不能承担这一重任——我们既没有动力，也没有办法把这一工作做得足够好。

294 另一方面，德国有经验，有动力，而且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供给俄国农民在过去五年非常缺乏的商品，使俄国人可以重组其商业交通和收集粮食，为了共同的利益，把我们现在极度缺乏的物品运送进世界市场。当德国的代理商和组织者在每一个俄国农村准备就绪的时候，加强一般经济动机的刺激对我们是有利的。这是一个与俄国政府不相干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预测到，贸易、舒适的生活和一般经济动机的恢复都不可能改变那些有关暴力和专政（它们产生于战争和绝望）的教义的极端形式。

在我们的对俄政策中，不仅要赞扬和模仿德国政府所宣称的不干涉政策，而且要终止那些既伤害我们的永久利益又不合法的对俄封锁，我们要鼓励和支持德国再一次为它的东部和南部邻国创造和组织财富。

许多人对这些提议抱有强烈的偏见，我想请他们仔细想一下这些偏见所产生的后果。如果我们因为对德国或俄国的人民或政府怀有国家的、种族的或政治的仇恨，从而反对可以使德国或俄国恢复其物质福利的任何方法，那么我们必须准备好面对这种仇恨所带来的后果。欧洲相近的两个种族即使没有道德上的团结，也一定有经济上的团结，对此我们不能忽视。现在，整个世界是一个市场。如果我们不允许德国与俄国交换产品来养活自己，那么德国肯定会与我们争夺新世界的产品。我们愈成功地切断德国和俄国的经济联系，就愈会降低我们的经济标准，加重我们国内的问题。这是从最轻的程度上来论述这一问题。还有其他的论据来驳斥这个使经济崩溃向更多国家漫延的政策，这些论据即使最愚蠢的人都能看得出来。

我在各地很少看到突然的或戏剧性的发展迹象。目前，暴动和革命虽然有，但是并没有根本性的意义。革命是反对政治独裁和不公平的武器，但是革命可以给那些遭受经济贫困（这并不是由分配不公平所造成的经济贫困，而是普遍的经济贫困）的人们提供什么希望呢？即使在那些绝望无助的人看来，革命也不能提供任何能够改善他们处境的前景，这一事实是中欧唯一能够阻止革命发生的安全措施。因此，我们也许还将面临长期的饥饿，生活标准和舒适程度将不断降低。如果我们任由欧洲破产和衰败继续下去，终将会影响每一个人，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和直接。

幸运的是，我们仍然有时间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有时间

用新的眼光观察世界。由于在不远的将来，事态将失去控制，欧洲最近的命运将不再受任何人掌握。明年的事态不再由政治家精心策划的行为形成，而是由隐藏在没有人能够预测到结果的政治历史表面之下的不断流动的暗流形成。我们能够影响这一暗流的唯一方法是：激发教育和想象的力量以改变人们的观念。坚持真理，消除幻觉，驱散仇恨，扩展和教育人们的心灵，这些都是正确的方法。

我写作本书是在 1919 年秋季，这正是我们的命运最沉寂的季节。我们对过去五年的努力、恐惧和痛苦的反应达到了顶点，超乎我们自身物质福利等直接问题之上的感情力量被暂时屏蔽了。除了我们的直接经历和最可怕的预期以外，我们对任何重大事件都无动于衷。

### 人人心中都有恐惧

它充满了毁灭：极端的恐惧  
他们轻蔑地把下面描述认定为事实  
伪善和习俗构成他们的精神  
原本令人敬拜的教堂，现在废弃了  
他们不敢把美好的东西留给人类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不敢  
好人需要力量，但却只能无助地流泪  
强大的善良所希望的是：给他们更坏的需求  
智慧想要爱情，而爱情想要智慧  
所有好的事物都与坏的事物混在一起  
许多人强壮而富有，他们就是公正的

但是那些饱受痛苦折磨的人

好像感觉不到：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们被感动过甚，已经超出了承受的能力，因此需要休息。  
在人的一生中，人类灵魂中的通用元素现在是最微弱的。

因为这些原因，新一代人还没有发出真正的声音，而沉默 298  
的观点还没有形成。为了形成将来的一般观点，特奉献此书。





## 译后记

今年4月底，一次偶然的机会，得知华夏出版社将翻译出版一套经济学名家的著作，其中就包括本书，并得知其委托范家骧老先生代为推荐译者。在与范老先生详谈后，我决定负责起本书的翻译。因为本书写于1919年，距今已有88年，书中很多英文用法与现在已经大为不同，这无形中增加了翻译的难度；此外我个人俗务也较多，致使本书的翻译工作一直持续到10月底才完成，整整花费了半年时间。这段时光是繁忙的，同时也是美好的。

本书是凯恩斯的成名之作，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但是中文只有1920年由陶孟和与沈性仁共同翻译、新青年社出版的一个译本，此后一直没有新的中文译本。这可能是因为本书主要为凯恩斯对一战后欧洲局势的分析，故时效性不强的缘故。但是凯恩斯在其传世之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所有重要思想几乎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端倪，这使得西方学者

对本书的重视程度日渐上升。此次华夏出版社能够再次出版本书，实在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举措。而对我来说，能够翻译本书更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情。

本书的中文名称通常翻译为《和平的经济后果》或《和约的经济后果》，而且一般前者的使用率更高，受此影响，本书翻译之初的暂定书名也是《和平的经济后果》。但是随着翻译的进行，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凯恩斯论述的是和约而不是和平，《和平的经济后果》实属误译，因此本书最终定名为《和约的经济后果》。

本书的具体翻译工作由贾晓屹和我共同承担。贾晓屹翻译第1~4章，我翻译了剩余部分，全书最终由我统一校对。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范家骧老先生不仅作了诸多指导，并拨冗为本译本作序，在此致以诚挚的感谢。此外，刘涛、李敏波、滕贞旭等诸位同仁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并提供了许多资料，对此深表谢意。最后，要感谢华夏出版社的几位编辑同志，本书能够及时出版与他们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

本译文虽然几经校对，但是由于译者水平所限，纰漏之处在所难免，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张 军

2007年12月18日

于北京大学